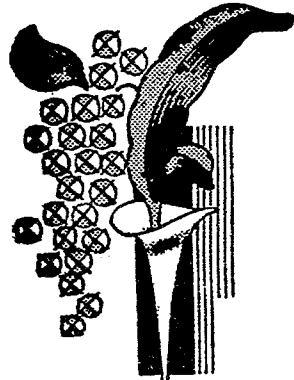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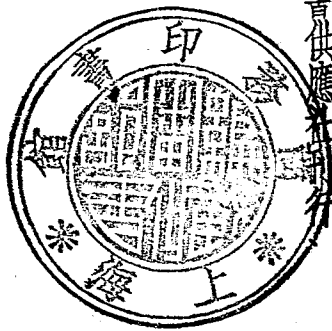




# 隨園文選



大達圖書供應社



9/6

H 812.81

428.81

## 序

文與詩殊，是以工文者不必能詩，工詩者不必能文。若以作文之法作詩，必非以作詩之法作文，亦不然。隨園之詩，誠能動人心目，入人肝脾，矜其性靈，加以學力，是無意爲之而善者也。其有意爲之而善者，駢文也。無意爲之而亦善者，尺牘也。有意爲之而不善者，古文也。古文何以有意爲之而不善？蓋詩可以性靈爲之，文不可以性靈求也。隨園知其然，故有意爲之，不知文又不可以有意求也。太似不得，太摹仿不得，雕琢傷氣，塗澤傷質，曲意致力，轉失自然之趣。此隨園之文，所以不若其詩也。自云欲撰古文，而苦無佳題，故有論文好似昇平將，娶妾常如下第人之句。此誤也。文之佳不佳，不盡關題之好不好，若必欲得好題目，始作一文，知其無能爲役於此矣。世之善爲文者，不論大題小題，枯題狹題，皆能爲之而佳；倘必待好題始作，豈不工文者得一好題，亦能使爲之而佳耶？恐無是理也。然其文法雖未合，義理自佳，予最愛其佛者九流之一論，雖使老佛復生，亦無以難之。其他若原土儉戒，嚴蔽釋名，魯肅論，宋論，愛物說，後出師表辨，俱妙。所記各家逸事，及論喪娶書，足備異聞，而廣學識。唯魏徵論，似未免太苛。觀答陶觀察問乞病書，則知其所以早年解組之由，語極真切，不特淡於進取，急流勇退，苟非具大智慧人，曷克有此定力耶？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凡欲作令者，宜取作座右銘可也。初隨園以制舉文震動海內，爭相摹倣，以弋科名者，如操左券，而袁穀芳氏獨不以爲然。蓋制舉之文，雖合章法，無當高深，猶俗士之作，卽文采斐然，而一瀉無餘，按之無物，成爲識者所不取也。是以予不喜俗士空泛易盡之浮文，而





獨喜隨園經濟義理之古文，以爲於文格雖未可深求，而尙高出於世俗之文，不可以道里計。詩寧輕，文寧實，予之論詩文如是，然詩寧其輕而又實，文則萬不願其空而無實。若空而無實，卽今之所謂語體，烏可加以文名？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南匯朱太忙撰序

# 題辭

我讀隨園文，太史之官徒紛紛，四百年來作者存，屈指中郎多虎賁。依傍門戶襲笑嚶，豈不皮傅但失真。先生棄官抱典墳，胎息元氣藏精神。靜觀萬物求其根，嶽峙瀆流手搥捫。天結地構心吐吞，我文之法如是云。庶幾成吾一家言，百年數事代數人。特筆傳志臣見聞，達者貴者功德尊。卑者賤者志業勤，孝義節烈困厄羣。正氣鬱律生苦辛，端嚴疎密氣象陳。旁見側出鬚眉新，石渠金匱遺佚頻。公爲存之待討論，丞相卿尹大將軍。削牘論事開螺紋，明體達用言可循。利弊得失毫毛分，規抑上官直氣伸。亦嚴亦婉理道醇，君子受之迴怒曠。取而施行何其仁，循吏指畫皆宜民。用之廟堂風益淳，文人之文斯可焚。讀書論世平反申，一洗俗眼千年塵。自言序記別有遵，緊嚴峭潔荆公倫。辨才豪氣至此馴，玩之信然無跡痕。天授此筆回千鈞，輔以學識成彬彬。染羽屢入緇緞，繡練絲沃盥塗宿。因角幹三液膠必均，鮑人治革緩急勻。篇成讀之覺恂恂，數易稿本誰策勳。我望海洋雖退奔，字字暖我陽和溫。我翁志節埋九原，言行完美憂終淪。叩頭陳狀淚沄沄，倘賜表著公之恩。傷哉賤子亦史臣，乞因其子憐其親。館後學蔣士銓題。

隨園文選 題辭

# 新式隨園文選目次

長沙弔賈誼賦	.....	一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憲公神道碑	.....	一九
不繫舟賦	.....	二	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	二一
坐觀垂釣賦	.....	三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	二三
笑賦	.....	三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一等公孫公神道碑	.....	二四
原士	.....	四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志銘	.....	二八
子產不毀游廟頌	.....	六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	二九
儉戒	.....	六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	三〇
嚴蔽	.....	六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	三一
釋名	.....	七	范西屏墓志銘	.....	三二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	七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	.....	三三
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	九	補羅先生墓志銘	.....	三四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	一一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	三五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	一二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	三七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神道碑	.....	一五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	四〇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	一七	兩江總督于清端公傳	.....	四二

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	四四	稗事二則	七一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四六	書馬僧	七二
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四八	書悔軒觀察五事	七四
涇君小傳	五〇	送望山相公入閣序	七七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五〇	送陸明府入都序	七八
李孝子傳	五二	史閣部遺集跋	七九
常孝子傳	五三	隨園記	八〇
徐靈胎先生傳	五四	隨園後記	八〇
江寧兩校官傳	五五	隨園三記	八一
三賢合傳	五六	隨園四記	八二
廚者王小余傳	五八	隨園五記	八二
石大夫傳	五九	隨園六記	八三
短人傳	六〇	馬骨記	八四
記富察中丞四事	六〇	記句容叟	八四
書魯亮儕	六四	遊仙都峯記	八五
書麻城獄	六六	遊黃龍山記	八六
李敏達公逸事	六七	浙西三瀑布記	八七
郭文端公逸事	六九	遊武夷山記	八七

祭姊文·····	八八	答友人某論文第二書·····	一一六
祭徐心梅秀才文·····	八九	答友人某論文第三書·····	一一九
胡稚威哀詞·····	九〇	答某生書·····	一二〇
韓生哀詞·····	九二	管程畿園論詩書·····	一二〇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九三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一二二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九四	荆軻書盜論·····	一二三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九七	駁侯朝宗于謙論·····	一二四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一〇一	魏徵論·····	一二五
與清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一〇二	魯肅論·····	一二六
答蔣信夫論喪娶書·····	一〇四	高帝論·····	一二八
代劉景福上尹制府書·····	一〇五	宋論·····	一二九
答某山人書·····	一〇六	張巡殺妾論·····	一三一
再答某山人書·····	一〇八	高歡宇文泰論·····	一三一
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一〇八	駁公羊氏宋宣公論·····	一三二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一〇	愛物說·····	一三三
答惠定宇書·····	一一三	清說·····	一三四
慰王麓園喪子書·····	一一四	玩古者說三篇·····	一三五
答友人某論文書·····	一一五	後出師表辨·····	一三七

隨園文選 目次

金滕辨上	一三八	讀左傳	一四七
金滕辨下	一三九	讀孟子	一四七
書王荊公文集後	一四〇	讀左傳國策	一四八
書柳子封建論後	一四一	書秦檜傳後	一四九
書留侯傳後	一四三	書陸游傳後	一五〇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一四四	書張郎湖臬使逸事	一五一
書通鑑溫公唐維州論後	一四四	策秀才文五道	一五八
書大學補傳後	一四五	論語解四篇	一六〇
讀賈子	一四六		

新式  
標點  
隨園文選

長沙弔賈誼賦

歲在丙辰，予春秋二十有一，於役粵西，路出長沙，感賈生之弔屈平也，亦爲文以弔賈生。其詞曰：「何蒼蒼者之不自珍其靈氣兮，代紛紛而俊英，前者既不用而流亡兮，後者又不用而挺生，惟吾夫子之於君臣兮，淚如秋霖而不可止，前既哭其治安兮，後又哭其愛子，爲人臣而竭其忠兮，爲人師而殉之以死，君固黃農虞夏之故人兮，行宛曼於先王，不知漢家之自有制度兮，乃嚶嚶然一則曰禮樂，二則曰明堂，夫固要君以堯舜兮，豈知其謙讓而猶未遑，彼絳灌之艷艷兮，召儒生而恆東向，見夫子而吠所怪兮，以弱冠而氣凌其上，曰：「丁我躬而未諧，夫人世兮，未免負孤姿而抱絕狀，當七國之妖氣將發兮，彼社稷臣無一語徒申申其排余兮，余又見木索篋笥而憐汝孫，兩愛而莫知所爲兮，終不知千古之孰爲龍而孰爲鼠，彼俗儒之寡識兮，謂宜交驥，夫要津，使詭遇而獲獸兮，吾又恐孟軻之笑人，聖賢每汝汝而蹇屯兮，歷萬祀而不知其故也，吾獨悲吾夫子兮，爲其知而不遇也，明珠耀於懷袖兮，忽中道而置之，淑女歎於衾席兮，媵妣譖而棄之，夫既干將之出匣兮，胡不淬清水而試之，蒙召見於宣室兮，泣鬼神於前席，蓀拳拳而託長沙王兮，終不忍使先生之獨受此卑濕，欲嘉遜乎山椒兮，感君王之恩重，圖効忠於晚節兮，鵬鳥又知而來送，己之薄命固甘心兮，又累梁王而使之翻鞞，傷爲傳之無狀兮，自賢人之忠愛也，三十三而化去兮，恐終非哭泣之爲害也，彼顏淵之樂道兮，亦時命之不長，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宜其身先七國而亡，誤鳳凰爲鷓鴣兮，覽德輝而竟去，駟玉虬以上升兮，知九州之不可以久駐，逝者既蕭曼以雲征兮，名獨留乎此處，」亂曰：「瀟湘之春水浩浩兮，有美一人涉遠道兮，忽見芳草生君之廟兮，咨嗟涕洟感



年少兮。」

不繫舟賦有序

望山尙書，再蒞兩江之四年，政行化和，風物恬美，署之西小園夾池屋，形如舟，公嘗其舊而顏之曰不繫。夫舟之義，取乎濟川，其繫與否，非舟之所能自爲也。昔人稱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公之謂矣。枚宰江寧，從公遊而賦焉，其辭曰：

渺三山之在望，登一室之如舟，水搖光於博壁，月照影於承露。臆影影兮簾卷，庭冉冉兮雲留，偶摳衣於綠野，恍遺世於丹邱。步入而雙鳧欲化，首欲回而四顧難休。爾乃八達崇期，三楹藻枕，半榻中饋，一琴旁列。但栽薄媚之花，略綴飛來之石，雖不泊於江湖，儼橫陳而待涉。體靜而櫓槳無聲，心虛而波濤不入。右則斷橋鶴峙，小渚霜清，望舒涼室，錦淙烟庭，靈瑣繁停而霧掩，重簾屈竿以天成。左則牟首斜臨，康圭遙踞，宜啓背以納涼，可倚襟而拾絮。高軒象君子之懷，疎落得野人之趣，牆低則遠景皆收，樹老則斜陽不去。當夫夏始春餘，井欄石畔，竹密晝陰，草多蛙亂，鳥應節以聲移，葉辭條而律換，唯茲舟之隆然，偃長虹於天半。不因急雨以回帆，不逐浮萍而傍岸，篙工欲撼以難搖，錦纜將牽而未斷。洵足以解巾遐矚，退食澄懷，意行緩帶，小憩流杯，坐繞芝蘭之契，手栽桃李之材，靚離落而心殷稼穡，聽波聲而夢繞黃淮。畫戟香而空塔花墮，牙旗颺而水面風來。然而事本無常，舟原不繫，星自移宮，泉非擇地，攬物化之推遷，歎人生之如寄。朝雖控乎中流，夕不知其所至，當前之峯影常青，此後之擊音孰繼。鼓沙棠之楫，豈料重登賦，苦葉之匏，還期共濟。舟之泊也，共萬物以安恬，舟之行也，聽江風之位置。何况傍舟之草，附舟之蟲，本乘泚之賤質，涉官海之飄蓬。攀慈航而難再，空揭厲於波中，其能無挽纜纏而詠志，託雲物以歌也哉？

坐觀垂釣賦 爲莊念農作

子才子息志塵軌，棲神玄妙，迴謝軒冕，日事漁釣。過其友莊先生而傲之曰：『子亦知夫釣之樂乎？當子之猶膏棘軸而遨盪於康衢也，吾則琅玕三尺，冰蠶一絲，馳波跳沫，與水爲嬉。當子之僕遯相從，跽莊鞠踞，參衙府而不得舒也，吾乃投亞九飯，視一鮪魚，伸眉肆肘，天不能拘，思子之樂，樂不我如，胡不易子之所事，而娛吾之所娛？』莊先生曰：『不然，吾聞好涸者溺，好獵者驚，當局者誤，旁觀者清。故五采之藻，袞服之者不見，而見之者耀焉。五音之笙簫，吹之者不聞，而聞之者妙焉。當夫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夕照千里，碧雲一色，蕩水影以鱗鱗，魚浮空而戢戢，乃命童子坐危石，俯深流，投醜扇以爲餌，削焦銅以爲鈎，或沉或浮，載泳載游。余不持一綫，但瞪雙眸，試摸縱之有道，任貪廉之自求。彼得吾不喜，彼失吾不憂，抒澹觀於物外，何筌蹄之足謀？於是神如東王公之鯉，大如任公子之鰲，年如姜尚父之老臺，如嚴子陵之高入吾目，今不過一瞬，當吾坐兮，不過終朝，釣鯉魚而無羨乎尼父，會大郡而奚夸夫魚？刀子但知垂釣之樂，而烏知吾坐觀垂釣之道遙？』子才子於是嗒然意失，擱然神爽，結葦蠟廬，投繩釋網，叩舷而歌曰：『巧人之巧，坐而息兮，拙人之拙，垂竿立兮。吾欲作書與魴鯉，慎出入兮，展如之人，大巧而有愚色兮。』

笑賦

陸大夫本無笑疾，養空而遊，所見人士，與己不侔，但覺其蔽，莫測其由。付之一笑，啞啞不休。則見夫金穴方崩，銅山又起，屢覆前車，仍循舊軌，廣酌雉膏，甘焚象牙。豈知有造必化，無泉不瀉，縱置筦鑰於枕邊，難掣分文於泉下，贈百萬與何人，無一言之報謝。又見夫捨樂土，趨熱官，自投苦縣，自上危竿，取下千怨，博上一歡，或同謀而異

獲，或始笑而終嘆，從高墜者輒碎，泛海泊者大難。然後鶴唳思聞，尊羹想餐，不已慎乎？又見禁忌百端，福田是慕，不學顏含，思尋管輅，王莽所信，陰陽小數，治行則黃歷少日，卜葬則青山無墓，見術士而頭低，望神巫而卻步。百鬼集於胸中，五行遮其前路，捨王道之蕩平，墮終身於雲霧。又有蒲博呼盧，葉子作戲，每一登場，如鷹止吠，眸子營然，神魂囚繫，屏珍羞以忘餐，置妻孥而若棄。一息尚存，六時不廢，試清夜以捫心，終不知其何味？又有丹訣大悟，蒲團小參，受錄自喜，常齋自甘，捨名教之樂地，誦梵咒之喃喃，斬半菽於戚里，揮萬鎰於伽藍。廣陵則妖亂有志，臺城則餓死難堪，凡此千秋之感，皆由一念之貪。至於誦習詩書，曠覽宇宙，何必瓠剖苛碎，清臚似豆，披臚顏裕，逐康成後，黨枯骨以死爭，抱陳編而苦鬪。卒之古人不生，長夜不晝，徒相歐於昏黑，終不知誰之勝負，亦有囿於習而心昏，縛於教而自束，繩趨溝衷，龜腸蟬腹，理不經於心，見不出於獨，寧顯悖夫周孔，懼小違於濂洛，如蠱蟲之藉角作耳，如水母之以蝦爲目，甚至八翼冲舉，一行未讀，相引爲曹，高冠簇簇，方且選才俊而秉鈞軸焉。若諸人者，紛紛藉藉，究究居居，其氣多滯，其實本愚，雖有盧扁之藥，不能祛其疾，惠莊之辨，無以釋其拘。君子洞觀物外，手暗挪揄，不得已而虛舟相值，愧謝不如拈花無語，舉杯相於，惟鬱然與堯爾，不能忍於須臾。

### 原士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也？尙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箭，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

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後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既爲士，則皆四體不動，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妬，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如祝堯之多福，多壽，多男子，以福壽男子皆不易得故也，使盡人而可得，亦奚以祝爲？子閱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鬪；漢末士多，故頌王莽功德者四十二萬人。宋末士多，故淳熙景德間，三學之權與宰相抗，史嵩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賈似道作相，加以餽錢，而上書者，即稱賈爲周公，召公，士習之陋，一至於此，皆多之故也。不知漢盛時，每郡戶口十萬，裁舉孝廉一人，吳公所薦，止賈生一人，文翁所遣張叔等，亦不過十餘人，善養士者，不在多也。唐設八十一科，未免過雜，鄙意法溫公十科取士，而參以符元與一議，其庶乎自記。

### 子產不毀游廟頌

突突游廟，南道而居，將葬簡公，黼荒難驅。繼爲火社，馬更契需，葬除蒐除，豈子產私歟？當官而行，毀之毅如，乃有太叔操具而立，似毀不毀，探刺顏色，冀危得之，毋乃用術？子產過時，有倅其容，問不毀故，感動於中，顧曰：舍之以妥其宗，一之已甚，太叔乃再恃巧干仁，愚者亦怪子產不然，稱心而待，寧墮彼術，以行吾愛。嗚呼！子產隆赫嚴明，凶人必殺，刑書必成，火焚不動，龍鬪不驚，乃至毀廟，肫肫其情，爲國教孝，匪已求名，展如之人，孔子所敬，執國之法，順人之性，其死也哀，其生也慶，借頌爲箴，今之從政。

### 儉戒

某尙書撫浙，以儉率下，過三元坊，見圻者妻，紅絨繡簪花，立而目公，公命將某婦詣轅，前騶擁而去。圻者故新娶也，號泣從之，伺轅三日，探刺不得信，乃棄其屋，并其妻之屋，得二十金，賄中軍，中軍爲之請，公笑曰：「吾幾忘。」引婦之中庭，而高呼夫人，婦惶視，俄而有蓬首持舂，衣七纓之布，從窳軀來者，曰：「此夫人也已。」公立婦而訓之曰：「夫人封一品，服飾如是，汝家圻者，而若是華妝，行見飢寒之將至矣。吾召汝者，以身立教，俾語而夫知也。」飯脫粟而遣之，婦歸已無家矣，乃雉經死。袁子曰：「儉，美德也，自矜其儉，便爲凶德。蓼蟲食苦而甘，彼自甘之，與人無與也，必欲率天下人而爲蓼蟲，悖矣。尙書亟表己之儉，故并載轅之尊且嚴而亦忘之，有所矜乎此者，必有所蔽乎彼也，故曰克己之謂仁。」

### 嚴蔽

某大府御下嚴，巡鳳陽，奚奴召謳者侑飲，事發，殺其頭斃，意以警衆也。嗣後每巡，率奴挾妓而博，強索州縣錢，箕坐大啾，大府竟不聞。袁子曰：『是嚴之蔽也。漁者謹提其綱，而網疎焉，故常得巨魚；或捉溺於鰕蝦間，則吞舟者逃。天下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見一罪發，卽一人死，有所不忍，則專務爲隱匿縱捨，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則寧爲其大，以自溢於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橫益甚。然則上之嚴，將禁惡也，而乃生惡，慮失入也，而反失出，豈非有所蔽歟？既蔽之，將并其嚴而失之，然則宜如何？曰：多其察，少其發，此御下者之法也。匪重匪輕，適協其平，此用刑者之經也。』

### 釋名

名非聖人意也。聖人者，乘其時之得爲，行其心之所安，歿齒而已矣。伏羲畫卦，使民知陰陽，蒼頡造字，使民備遺忘，非爲名也。然則名何始？曰：自尙書毛詩始，其人皆慕聖人，情不能已，然後詠歌而紀載之，蓋以傳聖人之名，而非自爲其名也。故堯典禹貢關雎葛覃，皆不著作姓氏，卽論語一書，亦是孔子亡後，弟子之弟子記之，孔子所不知也。使孔子若存，若知之，必不教作也，何也？孔子望其道行，則有之矣，爲萬世師，非孔子意也。故作論語者，亦卒無姓氏，下此孟荀老莊皆著書，皆列姓名，然而非聖人矣。余每讀史書，若三國，若南北朝，僅數十年，而其間之英傑才俊，可喜可愕之事，繁富若此。然則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之未有世本左氏以前，其時事迹，俱付之冥冥，可嘆也。今儒生握管，動求傳後，豈以爲夏商周千餘年之人，皆不己若乎？嘻！愚矣。然則余之好有所著也，如何？曰：察士無思慮之事，則不樂，蠶之爲絲也，終日綿轉不絕，死而後已，彼豈望人之朱綠之，玄黃之，衰冕而被服之哉？亦不自知其何所爲而爲之耳。余欲明余之無所爲而爲之之意，作釋名。

###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秋九月十四日，今天子命車駕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四日公薨，天子再奠於其第，加贈太傅，諡文端。冬十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培，次子翰林庶吉士璣，與機歸葬，剛日已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枚伏考史冊，堯學於子州父，舜學於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遊，以增崇其欽明；二臣者，雖訐謨無聞，而要其能爲堯舜之師，其人必邁臯夔而上。公奉世宗詔，侍皇上青宮最久，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異音同歡，慶堯舜復生，然則公啓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概，又豈可求諸唐虞下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宣髮廣額，晉中黃鐘鬚數十莖，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知湖廣潛江縣事，治獄忤總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信。」爲解於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都御史，巡撫浙江。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宰相蒞任，必詣翰林衙門，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衝洋石墩，多風魚之災，公榷老鹽倉淤中，小壘渚夏，蓋山功成，岷廬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羹堯以大逆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畫諾矣，公不署名。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父。世宗領之，遐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漳衛諸河爲經，以趙北口兩淀爲咽喉，穹壤引泉，回坻衛隄，溉田六千頃。其督振陝西也，安流庸，禁邊糶，勸糶粟，請留漕，立醫廠，增驛夫，雨隨禱降，民與災忘。公潛躬味道，神識凝然，而於戎贊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爲都御史時，請終父喪，聖祖勿許；在營田所，請終母喪，世宗勿許。公雖斯徒跣，洵涕力請，至於批鱗叩閣，章三四上。黃門近御，皆咋舌瑟縮，奪毀奏稿，九卿尤臣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已，則引古墨經禮請，從征西戎，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閱其孝，重違其意，乃詔如怡賢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勿補原官，國家有大事，公卿詣廬中咨謀。性介而和，病門生某餽，公呼謝者，再開封稱量畢，仍還之，曰：「以束脩問先生，於誼甚古，受之無所爲非。」第書不云乎？享多儀，儀不及物，吾體未羸，

無藉於獲，故稱量之，則已受汝儀矣，奚必及物耶？今上在藩邸時，聞公講生民休戚，歷朝治亂尤悉，既即位，凡所陳奏，無不張施。公自知道可大行，輔志弊謀，如恐不及。乾隆元年，首陳除開墾省刑罰兩疏，其他語秘，外不盡知。然公已七十二歲，鬢頹禿且盡，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慮已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竭蹶之思，卒以成疾。輔新君九閱月而薨。其遺表曰：「臣遭盛世，入綸扉，既老且疾，口垂閉矣。伏念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財用人而已。臣核國儲經費，綽然有言利之臣，倡為加增者，幸勿聽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尚書逆於汝心，遜於汝志，二語願皇上時以為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章上海內傳誦之。所著有春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某。

銘曰：「惟天以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帝以聖相有庸，恩始榮終。奕奕太傅，學為儒宗，禔躬何約，艾物何豐？孤終既協，陰陽就宮，變醜養瘠，休我王風。凡彼百工，倖倖衝衝，或才之忌，或盛名之攻。至於太傅，而曰：君子，竟罔不僉同。梁木壞矣，心支明堂，舟楫朽矣，慮海波之或揚。讀公遺表，惓惓君王，身墜泉底，心立殿旁。臯、皞、說、命、餘音琅琅，配於太廟，祀於太學，書於旗常，葬於礪磧。松柏九丸，羊虎躍躍，永峙一碑，以伉五嶽。」

### 戶部尙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公諱其倬，字章之，先世自高密遷鐵嶺，父澹庵，累官口北道，生五子，公其仲也。十八歲舉於鄉，十九歲登進士，入詞林。聖祖奇公狀貌，欲試以外事，會四川有獄未決，命公往訊。歸，上問打箭爐形勢，公口陳手畫，沉詳不煩。上器之，命典試蜀中。督學山西，累遷內閣學士，巡撫粵西，鄧橫苗叛，公單騎入寨，曉以威德，萬衆投刀乞降。世宗登極，遷雲貴總督。公奏西藏用兵，中甸乃進藏咽喉，調請鶴麗劍川兵鎮撫之，開墾陸涼州，屯穀儲備，改哀牢山土司為流，與苗大小戰三十有二，所平魯魁茅洞諸寨，所擒呼囉兒刀光煥等，以功襲拜他拉布哈番，福建饑，民



變，調公督浙閩。公道浙，即奏姦民不可不誅，饑民不可不養，請撥溫台倉穀七萬石運閩，寬臺灣米禁，濟漳泉二府。上從之。閩自朱一貴反後，番不納餉，小不順，輒攻劫焚殺。公立民夷界址碑，移興泉道駐廈門，設哨船巡之。苗夷襲服，生番阿密氏反，公遣臺灣道吳昌祚，參將何勉，從竹脚寮南投峙，兩路進兵擒之。上聞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會福建巡撫某不識字，見人僂息者欲傾之，密奏福建倉穀全虧，而公又與所親山東按察使白映棠私言江浙清查無益，恐累民，白奏之。上以公相同官沽名，罔不上道，遣內大臣史貽直等馳驛料簡閩穀，而調公督兩江。會雲南普思苗叛，貴州廣西獠獞應之，乃命公總督三省。公到滇，即率提督蔡成貴等討平之，仍回兩江權巡撫事。今上登極，公首劾淮關權使年希堯，人以爲仁者之勇。尋遷戶部尚書，入都過寶應，謚文良，年六十三。公揚休玉色，進止凝重，目瞻焉不能遠視，然長寸餘，無事輒眈，開則精光射人，性端靜，包涵蘊含，一本於自然，人相對如臨山海光明之中，廣大無所極。每奏事，天語褒寵，或忤旨，且夕禍不測，而公施施如平時，雖家孳賓僚，欲窺公顏，卜主眷盛衰，不可得也。世宗深知公性寬，不能掖之使奮，代人匿瑕藏疾，至累及終不悔，然於國憲民瘼，大綱必舉，且望重治行終長者，故雖詔書迫責，而封疆重任，十三年如一日。西師大事必密，與謀阿喇蒲坦降，上問公。公奏宜減兵，不宜撤兵，宜加戍糧以彈壓。兀魯特喀爾喀兩部落降，人和羅爾邁逃，上又問公。公奏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宜撫其不逃者，愧其逃者，上嘉納之。孫文定公嘉淦，少時殺人報仇，公督學時，爲脫其罪，故終身執弟子禮惟敬。李敏達公衛，爲滇南布政使，與安南爭鉛廠河，上切責公引咎絕不言，李慚感折骨。後李眷日隆，上疑公叢脞，問李。李奏高其倬勤過，臣太愼，故少遲緩耳。又短視，終日騰摩文案，生肉肝起，可驗也。逾年公入覲，奏事畢，上命褫公衣，公驚以爲將刑。侍衛摩公胸奏曰：「李衛不欺。」上大笑。補熙提督松江，上猶慮公在江久，不無裨政，命補察劾旨甚嚴，補唯唯。到江南，聞人人稱公賢，乃以實奏。上喜曰：「熙不迎合朕，樸誠可嘉。」即遷總漕。嗚呼！公與補俱不可及，而世宗之神聖，誠何如也！公於學，靡不窺，天文地理皆洞悉。

而詩尤工，所著奏疏十卷，堪輿家言四卷，味和堂詩集八卷行世。繼配蔡夫人，亦能詩。公以定萬年吉地功，賜男爵，葬大興縣秀才營之原。子某。

銘曰：「泰山之雲，崇朝而互，何仰之不高，而探之莫竟？扶桑之枝，浴日而行，何風吹似柔，而雷禁不驚？惟公秉夷姘之性，行恢台之政，抒端右之才，慰閭左之懷。始任戴冠，來扶王風，赤霄冒頂，素手捫空。導帝九阡，罔弗棣通。倪尼來遠，有睟其容。歸邪星出，白澤神通。鼯矛丈八，鼙鼓一中。使獐村狗國，區人籠封。靡不書雲奉歷，橫草成功。徵衣旁旅，其聲喁喁。帝曰：「汝太將牢而弗操刺，宜淬其鋒，以持劍臙。」公拜稽首，黎收而答。臣持者心，臣亨者法。七年教民，三百先甲，百辟欽之。高山仰兮，九乾竺之。終德賞兮，冢象祈連。高一丈兮，所謂大臣，盍置以爲像兮。」

### 禮部尙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九月，禮部尙書楊公薨於位。天子震悼，加贈太子太傅，崇祀賢良。公諱名時，字賓實，一字凝齋。其先出關西，明初以軍功襲鳳陽勳衛，家懷遠，徙江陰，世無顯者。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公淇深聖學，至布衣至爲尙書，言動措施敷奏，一不外於孔孟。以事被譴，人懼且不測，而公構殘火治詩禮如平時。聖祖時，宰相李文貞公，嘗薦公爲第一流。康熙庚午舉人，辛未進士，入翰林，督學直隸，典試陝西，歸授直隸巡道。當是時，直隸無兩司官，巡道司刑名，所屬見憚，迎奉者相夸以多金幣，出巡則餽夫錢驛費者，重足錯轂而至。公一切禁絕，牢籍書吏，僅通食飲，姦不得發，每讞決，多所平反，居月餘，天下稱其廉。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好也。」遷貴州布政使，尋巡撫雲南，時征西藏，滿洲兵集省城，公慮擾民，爲髻茅葺屋，撤牙門西廊使居，而中隔以垣，遣官巡之。庠其馬夏不宛渴，順時覘土，教民農桑，嚴畜饑寒者，收穀之所，劾官雖有罪，必助其歸，較巡道時尤多仁惠。曰：「昔專

乎巡，今兼乎撫故也。」在滇二年，而聖祖崩，世宗憲皇帝即位。雍正三年，遷雲貴總督，五年題豁鹽課，六年受代。公既以道自任，不與時合，或以危事中，公新撫朱綱來鞫，不得毫毛罪，坐他事修城。雍正十三年冬，今天子受世宗遺詔即位，召用向所廢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丰采。滇黔人狂走權告，老幼相率觀公，或張酒宴羅拜，繼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既入覲，天子召對良久，命以課皇子，造人才，秩典禮數大事。既出，尋賜馬，賜第，時公年七十六矣，以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初康熙時，江南翰林，非二甲前勿與，公獨以三甲得故事，直隸學政，非宮坊不與，公獨以檢討往。至是天子命公教習庶吉士，時未館選，而詔先下，公受恩三朝異數，皆此類也。公既用，益陳利害，諸朝臣言可採者，為代奏聞，所定滇省事，有弊即請報罷。時天子銳意太平，於藩邸時，深知公亦感上責望重，欲盡所學以報，諸仁政將次施行，而公遽病，閱庶常卷勞，患手足痛，上醫問不絕，公具冠帶草遺表薨，壽七十七。娶劉夫人，無子，以弟子應詢為子葬某。

銘曰：「何聖非儒？何事非書？學之不至，或拘或迂。道果能宏，沛然有餘。穆穆楊公，其學粹如。禮士敬容，仁人貴際。大賁無色，大羹無味。薰薰熙熙，口噓元氣。用之則行，投之無戾。天子曰：「咨汝桐，三朝如彼，卿雲久爛。丹霄惟汝余輔，以帥百僚。伯夷伯形，班序顛毛。」公拜於殿，民賀於郊。惜哉冬日，雖和暑短。逝矣春風，雖歸澤遠。蒼蒼九乾，茫茫五施。兩楹兩廡，魂無不之。古書黑石，罔或磨治。路過者勿馳，大賢在茲。」

###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文華殿大學士尹公薨於位，天子震悼，加贈太保，諡文端，崇祀賢良。次年三月，公子慶玉等，扶柩葬於遼東，遵公遺命，墓勿為碑。其門下士袁枚，泣而言曰：「古勳華之盛，皆於臯，夔之許，謨中見之，我國家治隆唐虞，天生文端公，熙帝之載，垂五十年，四夷九州，聞公慕公，萬頸胥延矣。倘生平忠勛，灑然就湮，於公謙

德可也，其何以佐聖清之光明哉？第公奏稿盡焚，密勿語，外間聞知，而枚又生晚，靡能記憶。謹就受業以來，隅坐時齒牙所及，諸軍民屬吏所祝稱者，鋪揚之，以聲於貞石，或亦左氏所謂達而道者耶？諸公子曰：「唯唯。」乃撫其梗概而銘之曰：「公諱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世居遼東。父泰，罷祭酒家居。世宗爲藩王，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繼善，舉京兆。」曰：「當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雍邸，而聖祖崩，世宗卽皇帝位，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進士，引見，世宗喜曰：「汝卽尹秦子耶，果大器也。」選入翰林，而召祭酒，公爲工部侍郎，尋遷東閣大學士。怡親王請公爲記室，上許之。天寒，衣羊裘從王，王憐其貧，賜青狐一襲，奏署戶部貴州司郎中。當是時，廣東總督孔毓珣與巡撫楊文乾不相，肇高廉道王士俊者，楊所薦也，伺楊入覲，劾王下獄。公承命往鞫，得其情，世宗深嘉之。未復命，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仍兼河務事。時雍正六年也。江蘇漕政玩弊，公奏衛丁州縣費各有需，嗣後請米一石，收費六分，先給官丁，使無不足，然後一裁以法。又奏平糶盈餘，非公家之利，應存縣庫。又奏撤水師營，而增沙船巡海。又奏鹽院伊拉齊不法，請褫職擒問。世宗悉允所請，權聲接於衢。七年，署河道總督。九年，署江南總督。未一年，雲南元江苗反，調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公白皙少鬚，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癩，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釋褐五年，卽任封疆，年裁三十餘。遇事鏡燭犀剖，八面瑩徹，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喜者，亦必寒暄周旋。常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依然，無容亦無驕色，猶與諸生論文課詩。以故民相傳折報，聞呼驕過，爭欣欣然走一二里，追與望影，以爲天人。其督南河也，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衛入覲，過清江，傳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小大，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湖水弱，難以敵黃之強。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爲動。世宗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輟御衣冠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其調雲貴入覲也，江南災，河東總督

田文鏡欲夸所屬之豐，請漕東粟助賑。按察使唐綬祖密奏東省亦災，粟宜留。世宗問公，公奏如綬祖言。世宗曰：「如卿言，山東誠災，第綬祖田文鏡所薦，不宜異議。」公曰：「臣聞古人有申公憲以報私恩者，若臣作田文鏡，只知感愧，不知嫌怨。」時唐禍幾不測，以公解得免，而公初不識唐也。公既到滇，知前督高其倬雖受譴，而老成有識，乃虛己諮詢。高亦感公意，備告款要，遂率總兵楊國華、董芳等，分路進兵破之，擒其魁。老常小等，元江平。今上登極之二年，補刑部尚書，四年教習庶吉士，五年總督川陝，八年江南災，調兩江，十三年調廣東不果，補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金川用兵，乘傳與忠勇公傅恆詣軍前受降，畢，仍督川陝。十六年調兩江，十九年河決，命督南河，河平，命視師伊犁，半途追還，仍督兩江。二十九年上召公為慶七十，賜譙於第，拜文華殿大學士，仍攝總督。次年還朝，相天子，七年薨。公毅而能擾，機牙四應，上深知之。凡糾紛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既命公，則皆棋危危險，萬口禁聲，人方怯公無下手處，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帖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改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而在江南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心開，臨入關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愴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住，慰勞送者。不侵官，不矯俗，不畜怨，不通苞苴，嚴束僚從，所蒞肅然。將有張施，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是，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循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偽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引萬千，而公部居別白，除苛解燒，不妄戮一人。先是十六年，天子南巡，黃文襄公盱衡厲色，供張辦。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三迎鑾，熙熙然民不知徭役，供張亦辦，人以為服公之敏也。公清談干雲，而尤長奏對。世宗嘗詔公曰：「汝知有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矣。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懷也。」江蘇布政使某，妄奏司胥侵歷年正供，自矜嚴察，公偏劾其寬縱，曰：「某既知庫虧百萬，而不能

科別窮治何耶？」上意釋，命大學士劉統勳會同按覆，事果虛。俗傳公貌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推轂，提訓孳孳。每公餘，一卷一燈，如老諸生，寒暑勿輟。詩成，喜人吟聽，至頓挫處，手爲拍張，或半字未安，必嚴改乃已。以故清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上嘗下詔云：「本朝滿洲科目，惟鄂爾泰、尹繼善二人。」嗚呼榮哉！故事，宰相抵任，在翰林衙門，公入相時所坐處，即公先人之位。公母徐氏，側室也，以公貴，封一品夫人。公側室張氏，以第二女爲皇八子妃，亦封一品夫人。充丙戌會試總裁，先一年而降旨，皆異數也。公本姓章佳氏，先娶郎氏，再娶鄂氏，俱封夫人。子某某。

銘曰：「一事未行，權聲雷鳴，問厥所由，相感以誠。一令裁布，趨迎滿路，我知其故，信之有素。大哉夫子，金粹玉溫，仇怨低首，羌戎扶輪，五行中土，四時中春，惟其育物，所以歸仁。公嘗訓人，人如履地，不留有餘，鮮不顛躓。人亦指公，公如大樹，安寢其下，使人可據。羊腸巖巖，公能游之，虎目獐獐，公能柔之。匿瑕藏疾，公亦憂之，摘果未熟，曰且留之。及其覆矣，轉相咎矣，公亦無言，笑而受矣。貴且彌恭，毫乃益墮，乾乾日稷，扶我皇風。大鐘勿考，大廉勿表，官久胡貧，惟天了了。十事要說，姚崇忠受，公欲云云，探懷有待。玄齡遺表，諫征高麗，公竟生前，抗顏陳詞。易簣猶視，殘徧斷紙，曰性所耽，惟文與史。七十七年，大星歸矣，如待宣尼，可止則止。有子十三，鄧家金紫，罔不束脩，敦詩說禮。遼水湯湯，繞公墓堂，江水悠悠，望公來遊。二水之間，知公俱到，所到孰多，江南有廟。」

###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神道碑

公姓黃，名廷桂，字丹崖，正黃旗人。年十九，以材官引強，從聖祖出塞獵，控飛猱，落雙雕者，二十餘年。世宗登極，授宣化總兵，四川提督。甫至官，卽奏設局辦治槍礮鉛丸，時西土無事，而公預籌伺，仕者笑之。未幾，西藏阿爾布託反，公往，敵千數甲，軍容山立，賊大驚散走。事聞，世宗知公可大用，命討雷波土司楊明義等，擒其魁，餘黨悉平。

亡何，滇苗阿驢反，圍參將謝某於赤衣臺七日；公率兵入大小涼山，攻殺降下之，乃還。秋滇省烏蠻又反，公軍川滇接壤處，四路堵遏，卒縛其酋。世宗大悅，命總督四川。川省地丁每兩耗二錢，民苦之，公請每兩減一，奏上報可。卽今皇上卽位之元年也。俄而總督缺，裁署天津總兵，遷古北口提督，再遷甘肅巡撫。其時邊省倉空，地屢震，新渠寶豐幾不毛矣。公符縣買籽種耕牛，招民授田，浚昌潤渠灌之，行二年，兩邑富如初。十三年春，署陝甘總督，冬調江南，十六年仍調陝甘。十八年調四川，二十年加太子太保，補武英殿大學士，仍督陝甘。當是時國家禽達瓦齊，方開關伊里，威震萬國，而投誠之阿睦爾撒納叛，入哈薩克，回虜竊發，襄勤伯鄂容安，兵部尙書班第死之。天子震怒，命大將軍永常兆惠等相繼出兵。公以爲先安內而後攘外，外夷跳梁，國無大損；若因軍需騷，致內地有事，則金甌玷矣。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值，許帶什物資糶，民踴躍爭先。慮牛運妨農，奏買騾分布口內外，民耕如常。又以爲凡事預則立，糧待盡而後運，則士饑，馬待缺而後補，則戰馱。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開池畜豆，馬到行且喂，以故馳千餘里，愈壯。駐防臺站，月需米數千，曰：「吾前撫蘭時，曾買穀三百萬石，分貯河東西，正爲此耳。」識者方知公遠謀。董安於不是過也。逆酋以瑪等叛，截臺，臺信不通。沙克都爾曼吉一支，就振蘭州，逼近肘腋。巴里坤大震，公遽發兵三千鎮撫之，奏出半月而命下。如公言。布政使蔣炳，共事肅州，公檄令回蘭州督振，奏出四日而命下。如公言。公又擬奏大將軍兆惠，以孤軍守阿克蘇，無益，宜早令回軍，相機再進，奏未出而命下。如公言。公每有謀算，動符聖意，雖隔萬里，如在目前，以故眷寵日隆。加太保，封忠勤伯，世襲雲騎尉，賜紅寶石頂，四圍龍補服。公素患咯血，旣理軍務，中夜輒起，或張目達旦，致積勞成病，病劇，嚙語，以馬馱糧運進，剿擒賊諸務，喃喃不絕。官吏文武，繞榻環聽，爲之涕泣。漏下一鼓而寤，年六十九。天子震悼，賞賻無算。柩還，車駕親奠，諡文襄，崇祀賢良。公陰重強毅，常稱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黨援諸病，爲上所知，便行一好事不得。故生平寡笑語，所在芒角，專以招怨，謗忤權貴爲務，孤行一意，奉主而已。及事關重大，旁人平素舒緩養名者，束手不敢動。

而公輒以一疏得之。或直薦其戚里，或保留人於臨斬決時，或請給軍需數百萬，奏上卽行。海內駭服。貌清奇，長身鵠立，額上瘤起如佛頂懸珠者然。見屬吏，無溫顏，質確其過，高坐不冠，斜睨而涕唾。司道以下，寒毛惕伏，甚至股弁。然喜人強項，愈駁辨愈喜，理屈則從之，或以此受目色。督西川時，外夷准噶爾入關熬茶，有誤奏入寇者，子命公發兵。公封還詔書，奏不可，已而果以誤聞。調肅州馬，駐防兵，倚將軍勢，或不時給。公奏之，上命滿洲三品以下官，許公杖決，由是令無不行。居恆無他嗜好，放衙畢，手通鑑一編而已。子一人，某福建糧道，先公卒，以某年某月葬公於某。

銘曰：『吾未見剛，次莫如猛，惟我文襄，秉此以逞。起宣化，終涼甘，利西北，不利東南。莫獷獮，付崔楷，貉子過，老熊臥。天縱其鋒，爲李橫衝，孤捧紅日，以行於空。如繫虎鬚，牽不得動，嗚呼！竟以始終。世之過人，不履影而充預奪常者，其視此華表之穹隆。』

###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乾隆五年，天子命刑部尙書史公教習庶吉士，枚習國書免課，而公命擬奏疏一通，褒許甚盛。嗣後趨函丈，不待啓輒入，得與聞本朝文獻，仁廟世廟兩聖人所以致太平之隆，與公生平受知恩遇，談洋洋盈耳。於古大臣中，酷愛姚元之，蓋自况也。後十年，枚再拜公於賜第，時公已作相，而枚起病入都，公教之曰：『聞汝宰江寧，有善政，誠不負所言，惜杜牧之未免風流耳。遠到者，宜戒也。』嗚呼！言獨在耳，而公自此訣矣。今年五月十三日，公薨於位，天子贈太保，諡文靖，命翰林立傳樹碑於墓。公之動，天子爲揚其聲光，銘公者，有大手筆在，何俟門下一舊史官哉？然弟子傳其師，各有所心得，而不能自己，謹廣其事於狀外，而擬爲銘曰：『公諱貽直，字敬弦，號鐵崖，系出東漢溧陽壯候，世居湖埭里，徙夏莊。父夔，官宮詹，以文學清望伏海內，公貴，贈如公官。公十歲能詩，十八舉京兆，



十九登進士，入翰林，典試於滇，督學於粵，所至有聲。爲掌院湯公右會所抑，由檢討而贊善，而諭德，而侍講，而庶子，而學士，優游清祕，不羈一級者二十三年。雍正元年，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黃糧紫駟，絕馳道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過目不平視，獨公長揖，年望見大驚，遽翻轡下曰：「是吾同年鐵崖耶？」扶上已所乘馬，而已易他馬，並轡入章益門。翼日補吏部侍郎，尹順天，世宗晝日三接，咨詢優獎，公亦布露所畜，勤施於四方，乘傳訊雁平道，王寵閩令梅庭謨，清釐直隸河南積案，甄別閩省官，雖事祕外不能知，而考覈平反，輿論翕然。公在世宗時，總督福建，再督江南，授都御史，巡撫陝西。在今上時，總督湖廣，再督直隸，加經筵講官，戶工刑兵吏五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吏部尚書。公生而徇通，神識超妙，周巡六曹，出入九鎮，又復六十餘年，以故所游處，如日破黑，湯沃雪，批仇竅，要動中機宜。常言天下辦事人多，解事人少，深刻非明，懈弛非寬，交際非私，協恭非黨。故公爲政行己，無心寬猛，恥於苛廉，一以持大體安社稷爲務。先是成臺灣，兵武弁送往，動索番社頓遞，公改委臺鎮本標，弊遂絕。漳泉卑溼，穀易朽，公奏臺灣例給兵米，即以四府穀運廈門碾發，嗣後無角尖耗。西安無屯倉，公請軍需剩穀十六萬爲貯，歲饑屯民受賑如一。苗盜蒲寅山，據梟頭山叛，積十稔未平，公設方略，命總兵李椅擒其魁，餘黨悉散。容美土司稅輕，改歸流後，稅增，公請仍征原額，獠獠歡呼。督直隸未半年，所題結事九千六百餘。今上登極，公首奏停開墾，以杜浮冒，禁勸捐以正國體，循資格以息奔競，用科目以重科道，吏禮四衙門，疏數千言。上在藩邸，習聞世宗稱公，及是愈信其賢，悉允所奏。因公入謁梓宮，召見溫諭良久，賜世宗所遺鵝黃蟒衣，四圍龍補服，曰：「此先帝意也。今朕君臣所共事，即先帝事也，卿其始終一致。」公感謝嗚咽，上亦泣下不止。公清標玉立，眉目如畫，舉止詳華，靴塵不沾衣，圭袍褶式皆內裁，性強記，尤善清言，雖莊語危論，必多譬引。饒風趣，每早朝，立宮門槐柳下，諸王貝勒卿貳翰詹環聽鐵崖，相公道三朝舊事者，臣言行以至與服車騎之儀，適羅縷明暢，如鳳鳴九霄，下風傾耳，聞所未聞。他大臣或懼言溫室，言訥訥不宣，而公肆意逞詞，談調流速，忌者亦不能中。

也。乙亥歲，次子突昂署甘肅布政，公通書於巡撫鄂昌，事聞，天子休公於家。公出學舍後，未嘗家食，至是乃得掃墳墓，到兒時釣弋處，召族人數千，分俸置酒，爲二疏故事。里中負簞笠者，見公鄉音如故，媼睦有加，咸從奔趨，來看真宰相。乃未幾而天子南巡，仍召公入關矣。公尤長奏對，年羹堯伏誅，窮治黨與，世宗問汝亦年某薦乎，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年羹堯，用臣者皇上。」世宗默然。常奏事，拜起舒遲，上問卿老憊乎，公曰：「皇上到臣年，當自知之。」上大笑。時公年八十一矣。公少時撤金蓮燭成婚，中年督兩江，開府鄉里，晚年再宴鹿鳴瓊林，周科目六十年之數，天子賜詩褒美。祝太后萬壽，入九老會，圖形內府，近古以來所未有也。上蔡令張球，誣陷同官邵言綸，總督田文鏡庇之。世宗命公往預案，覆發其奸，田大慚。大學士邁柱，請開楚丹河運米，公力持不可。浙督李衛約爲兄弟，公嫌其不學也，謝之。三人方柄用，時撰其鋒者皆懼，公獨棘棘不阿，其守正如此。晚年恩禮愈隆，肩輿入紫金城，陪祀不與，大寒暑不入閣，湯沐小休，卽齋物賜於家。患風熱數日，曰：「吾本無疾，而此中竭矣。」卽繕遺表薨。子三人，長突簪，官翰林；次突昂，廣東布政使；次突瓊，知潞安府。夫人許氏，先公卒，合葬某。

銘曰：「天球河圖，西序雙陳，阿衡太師，朝不兩人。突奕史公，維嶽降神，逋峭風華，骨重冠巾。天生公來，作百官表，表上頭銜，公身可考。帝賜公履，作九州圖，圖中禹甸，公盡馳驅。勿矯勿隨，有猷有爲，雷霆之下，談笑指麾。垂老雍容，黃扉供奉，主聖臣逸，物希寵重。堯禹盤匝，羲軒露瓊，但厥於庭，四方風動。何必瑁琯，再叩其用，伏波談論，王公意消。奚斤老去，善說先朝，八十二年，委化而卒。帝子奠酒，千官執紼，太常太蒸，與國無極。惟予小子，奉詔受經，隅坐請業，有訓則聽。褒其文才，揚於王廷，小謫蓬山，公爲涕零。望奮澗池，以振厥聲，一朝星隕，吾將安仰。絲竹前生，山河音響，見而知之，典型不爽。私製碑銘，以質泉壤。」

### 太子太師禮部尙書沈文愨公神道碑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七日，禮部尙書，太子太傅，沈文愨公薨於家。余三科同年也。故其子種松來乞銘，余按其狀而不覺嗚咽流涕曰：「詩人遭際至於如此，盛矣哉！古未嘗有也。在昔卿雲賡歌，則有八伯喜起賡歌，則有臯陶，卷阿矢音，則有召公。其人皆公侯世卿，非藉詩進者。唐人或以單詞短句受知，而目色偶及，恩眷已終，卽晚遇如伏生、恆榮，亦不過蒲輪一徵，几杖一設，而其他無聞焉。惟公以白髮一諸生，受聖人知三十年，位極公孤，家餐度支，遠封榮祖，近蔭貴孫。薨後，皇情紆眷，賜諡賜祭，賜葬賜誄，贈太子太師，崇祀鄉賢，嗚呼！如公者，何古人哉！古何人哉！然而皆天也，非人也。公諱德潛，字礪士，自號歸愚，吳郡長洲人。弱冠補博士弟子，丙辰薦博學鴻詞，廷試報罷。戊午舉於鄉，己未登進士，入翰林。壬戌春，與校同試殿上，日未暎，兩黃門捲簾，上出賜諸臣坐，問誰是沈德潛公跪奏臣是也。文成乎？曰：「未也。」上笑曰：「汝江南老名士，而亦遲遲耶？」其時在廷諸臣，俱知公之簡在帝心矣。越翼日，授編修，屢和上詩稱旨，遷左中允。少詹事，典試湖北歸，召入上書房，再遷禮部侍郎，校戊辰天下貢士。公自知年衰，薦齊召南自代，而已請老。上許之，命校御製詩畢，乃行。上賦詩以賜曰：「朕與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歸後，眷益隆。三至京師，祝皇太后皇上萬壽，入九老會，圖形內府，而皇上亦四巡江南，望見公，天顏先喜，每一晝接，必加一官，賜一詩，嗟乎！海內儒臣著士，窮年兀兀，得朝廷片語存問，覺隆天重地，而公受聖主賜詩至四十餘首，其他酬和往來者，中使肩項相望，不可數紀。常進詩集求序，上欣然許之，於小除夕坤寧宮，手書以賜，比以李杜高王海外日本琉球諸國，走驛券索沈尙書詩集，盛矣哉！古未嘗有也。然公逡巡恬淡，不矜矯，不干進，不趨風旨，下直蕭然，繩非皂綈，如訓蒙叟，或奏民間疾苦，流涕言之，或薦人才，某某展意，無所依回，或借詩箴規，叶堯舜，務達其誠，乃已。諸大臣皆色然駭，而上以此愈重公。公既老，所選詩或不能手定，庚辰進本朝詩選，體例舛忤，上不悅，命廷臣改正付刊，而待公如初。此雖皇上優老臣，赦小過，使人感泣，而亦見公之樸忠，有以格天之深也。公嘗訓其孫惟熙曰：「汝未冠，蒙皇上欽賜舉人，亦知而翁十七次鄉試不第乎？」公鄉舉時已

六十有六其時雖倚夢幻想必不自意日後恩榮至此而從來人主之權能與人爵未必能與人壽倘皇上雖有况施而公不能引其年以待之則亦帝力於公何有矣觀公之九十七歲方薨然後知蒼蒼者有意鍾美於公以昌萬古詩人之局而皇上與天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公之年與恩俱亦有莫之爲而爲者嗚呼此豈人力也哉公醇古淡泊清臞聳立居恆恂恂如不能言而微詞雋永無賢不肖皆和顏接之有譏其門牆不峻者夷然不以爲意詩專主唐音以溫柔爲教如絃匏笙簧皆正聲也所著古文詩各三十卷詩餘一卷先娶俞氏後朱氏均贈夫人以庚寅二月二日葬元和之姜村里

銘曰古松得天讓萬木先雖槁暴於前而償以後澤之綿綿則較夫早達者轉覺羸焉皤皤沈公杖朝而帝曰懋哉朕知卿久朕有文章待卿可否殿上君臣詩中僚友公拜稽首老淚浪浪從古傳人半仗君王蒙陛下將臣置日月旁以星雲色爲名姓光生論定矣死何勿彰吁嗟乎宮爲君商爲臣宮商應聲先生之詩之神

### 刑部尙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今天子優禮文臣稱爲江浙兩大老者一爲沈公德潛一爲錢公陳羣沈年雖高于公爲後進受知今上而公則受知聖祖世宗贊國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薨後天子加贈太傅賜祭葬諡文端崇祀賢良一切恩禮較沈爲尤隆非徒眷舊臣兼以重先朝也公爲錢武肅王十四世孫高祖富一公始遷秀水生而敦敏愛讀書母陳太夫人躬自課督公貴後繪夜紡授經圖皇上題詩獎許以康熙甲午舉人辛丑進士改翰林庶常世宗登極召見曰錢陳羣不獨文佳亦好遂以編修主試湖南旋遷學士視畿輔學政乾隆元年擢通政司右通政丁母憂服闋補原官累遷禮刑兩部侍郎加經筵講官充乙丑會試總裁主江西丁卯庚午兩科鄉試壬申病上命太醫診視予告歸里公天才警敏藻思盈湧每扈從廣歌帳殿前諸黃門環而伺之晷刻未移百韻已就歸田

後，上有吟詠，輒寄示公，絡繹往來，至千餘首。凡國家大禮畢，武功成，公必進雅頌數十章，璽書褒美，賞賚不可紀極。辛未南巡，命閱召試諸生卷，丁丑南巡，命在家食一品俸。壬午南巡，晉刑部尚書銜；乙酉南巡，加太子太傅，賜幼子汝器舉人。辛巳祝太后七十萬壽，命與九老會，賜杖入朝。辛卯祝太后八十萬壽，命紫禁城瀛臺騎馬，偕九老遊香山，圖形內府。土于公有櫛契，每入見，聖心先怡。公亦事君以誠，承顏抗詞，動引書語，頌不忘規，民隱必告。壬午，公子汝誠典試江南，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招公遊攝山，俾父子歡會。聖壽六十，念公老，難北行，命沈文愨公往嘉禾，互相勸止。公進竹如意，上批劄云：「未頒僧紹之賜，恰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節，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凡此恩意周摯，皆出於尋常控揣之外，龍光湛露，海內榮之。公雖研深文學，而於政治尤通明。雍正七年，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宣講時，有姦民某闖入聽講，公異其狀，命遮留之，果邑中捕者。至乾隆十九年，僞稿獄興，公家居矣，密奏姦民主名未立，請緩窮治，以省株連。奉旨嚴飭，俄而諒其誠悃，寵眷如初。公任天而動，倜儻和易，口泊泊如傾河，汲引後進，酬應翰墨，必躬必親，日不暇給，然能廢心而用形，人人滿所懷，以去而體益聰強，構宅雙溪之西，春秋佳日，輒偕故人野叟遊桑麻間。常至古杭聖湖，小住信宿，見者或以爲元老，或以爲神仙。幼有至性，弟死未殮，公抱尸臥，冀溫熨使甦。太夫人至，見公身冷如冰，乃哭而止之。官通政使時，以應待己身封典，請封外祖母，上許之，遂著爲令。公諱陳，字主敬，號香樹，又自號柘南居士，兩妻子俞氏，皆誥封夫人，三代贈如公官。子七人，長汝誠，官刑部侍郎，次汝恭，汝懋，汝豐，汝隨，汝弼，汝器，皆有官秩，女九人。薨年八十九，葬某。

銘曰：「文思天子張威英，皋陶庭堅方降生，爽鳩氏代鳳鳥鳴，奕奕錢公輔聖清。純然明允更篤誠，爲士作鑑文持衡，有茅必拔賢必登，義刑義殺廷尉平。惟公折獄能引經，天牢雖空臣疾瘳，昧死上疏求歸耕。上帝著之詩寵行，東門送者車千乘，爭羨白鶴翔蒼冥，誰知在野如在廷。堯饗舜薰時和賡，君臣師友相合并，四河入海無河

名，五年巡狩鑾輿迎，羣臣之中喜見卿。子牟魏闕江湖情，能無銜感涕沾纓。韋孟雖歸王室爭，丹忱足照青史青。傷哉顏光大蓋驚，帝獨批勅期遐齡。龍章雖來臣目眩，中涓捧祭馳新塋。有睟其容圖殿庭，龜銀後祚隆隆升。實肝實草多孫曾，公委化矣公永寧。

###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乾隆四年，兵部右侍郎盧公，巡撫浙江，乞假歸娶，謁公於南衙，一見如舊相識，於寵甚盛。次年枚官京師，聞公被劾，天子命內大臣汪札爾往按其事，獄兩月不具。浙之氓呼嗷罷事，纂公於頌繫所，昇至吳山神廟中，供餽糗粢盛者，如牆而進，所過處婦女呼冤，躅足數萬人，赴制府軍門擊鼓保留。制府德公，據實奏聞，天子知公無罪，而又不欲長黔首之刁風也，遣戍軍臺。一時朝野駭公能得民，枚亦疑公果何術以致之。後四十餘年，公子崧以貞石未建，來索銘幽之文，讀其狀，方知公自縣令至任封疆，忠勤惠愛，終始一貫，以故誠能動物，應如舛壘，初非違道干譽之所能襲取於須臾。宜備書之，抒鄙民之思，爲大臣之式。謹按公諱焯，字光植，號漢亭，奉天鑲黃旗人。先代從龍，世襲恩蔭，祖崇，官江西布政使，父承倫，官大理寺少卿。公生而岐嶷，繁繁有才，以功業自期。初知武鄉縣，縣有均徭錢供差費，而遇差仍按里派夫，公革除之。有豪家莊頭倚勢凌民，公大創之。有巨盜四十餘家，公剿絕之。遷之亳州，州俗好鬪，有白帽鐵帽諸黨，公擒其魁，餘黨解散。擢知東昌府，署登萊青道，實授河南南汝道，遷按察布政兩使，巡撫福建。今上元年，調浙江落職，再起授鴻臚寺少卿，巡撫陝西，再落職，命往巴里坤哈密協理軍需，事竣還家，年七十五薨。公抗爽而和，與人語，姝姝然不衣自暖，然義之所在，赴若江河之決。武邑災，公開倉振飢，東昌災，公放隄水入運河，飭各屬開倉振飢，俱不待報請，便宜之行事。浙江海塘特尖山爲保障，壩工屢圯，公親臨築成，上喜，御製碑文以賜。西陲用兵，湖北奉部檄運歸化城米往軍前，公慮道遠費重，奏請以陝西采

賈者，就近先撥上嘉之，謂深得大臣敬事之道。當田文鏡總督河東時，政尚苛嚴，司道以上，莫敢撻其鋒，東昌一郡，所訪至二十餘案，囚疊獄不能容。公到登時，判遣囹圄爲空，田心銜之，卒亦無如何也。公爲政大概以膽決濟其仁心，福建前任撫臣奏建寧田糧較明季少十之五六，部議按畝均攤。公奏請先丈量而後酌增，上許之。丈無虛浮，其事遂寢。鹽販拒捕有登山者，總督某欲用兵，公止之，而密遣官禽獲首犯，分別杖懲，即時案結。豫省黃河遷徙無常，兩岸爭地，訟牒債輿。公曉以漲則升科，坍則豁免，一言而訟息。湖州費氏，大族也，有兄公某，認其弟妻李氏之姦，公不忍以曖昧事污人名節，爲平反之，竟以此獲譴。然有識者觀公之過，知公之仁。公揚休玉色，軒霞舉，長鬚飄然，望而知爲公輔。從武鄉運餉入都，年纔強仕，世宗召見，即賜飯，賜豐貂墨刻香珠等物，捧至殿外，又喚入，命開寫年庚具奏。嗚呼！公日後屢旄擁鉞，垂三十年，皆由此時特達之知。然以縣令微員，薦引無人，而簡在帝心，一至於此。雖公之儀狀奏對，必有異乎尋常者，而即此可想見世宗之聖德如天，求賢若渴矣。遭逢之盛，至今聞者，猶爲泣下。所著有觀津錄、牧亭政略、秉臬中州錄、撫閩撫浙略數十卷。配周氏，以覃恩誥封夫人。副室崔氏，以子貴誥封宜人，皆以己丑年四月，合葬於棋極山之高原，禮也。子五人，長山蔭工部主事，次樞官衛輝太守，次嶠，次峒，次峒，女六人，孫九人。

銘曰：「屋漏在上，知者在下，主恩易邀，民口難借。聖鑒虛公，氣如春夏，弊絕吏瞿，樂與人化。鏡磨愈皎，衣涅不緇，屢起屢躓，未竟其施。人爲公惜，公獨適然，委運任化，知我者天。天眷良臣，令終壽考，樹蔭幽宮，鶴歸華表。」

###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封一等公孫公神道碑

公孫姓，諱士毅，字智治，號補山。先世爲姚江望族，遷居仁和臨平鎮。父玉亭公，生丈夫子四，公其季也。幼即聰雋，神明湛然，玉亭公爲治生計，教之質鬻，公所到輒有奇贏，然非所好也。溺苦於學，窮晝夜，額額有有子，惡臥自

粹其掌之風，遂博通經史。入泮，舉於鄉，辛巳中進士。皇帝南巡，公獻詩，召試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遷侍讀，充戊子科四川正主考。是年冬，王師征緬甸，大學士傅忠勇公素悉公才，奏請同往，駐軍騰越州。一切羽書章奏，公指揮於矢石間，動合機宜。忠勇公嘆曰：「古所稱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者，其孫某之謂乎？」亡何，大軍奏凱，授戶部廣西司郎中，庚寅鄉試，充湖南正主考。督學貴州，擢大理寺卿，出爲廣西布政使，調雲南。雲南有鹽銅二廠，數十年來，礦老山空，柴薪騰貴。又自大兵過後，夫馬疲曳，官商多惰，煎情運情銷者，前督撫不敢上聞，致獄囚壘壘。公奏請豁免，一時廠員沙丁如荷校之得脫，咸權呼祝延之。未幾，任巡撫，以失察總督李侍堯革職，効力軍臺，簿錄其家，不名一錢。上嘉公廉，未至軍臺，起用爲翰林院編修。或笑謂公曰：「昔陸伯言爲大將軍封侯後，吳主命其還鄉補舉秀才，欲其出身之正也。公先封疆而後詞館，天子恩公，得毋此意耶？」公故工文章，亦覺自喜，旋授山東布政使，巡撫廣西，調廣東，陞總督，兼管粵海關務。廣東濱海，民有佔沙地者，爭訟不休。公設局清釐，升科千餘頃。沙窰多盜，有黃姓者聚衆萬餘，前撫李湖擒殺二百餘人，不無冤漏。公率大兵，張旗鳴鼓，環其窰而圍之，命自獻渠魁，否則將移其民，藉其地。黃大懼，縛盜首七人以獻，不血刃而沙窰平。是年冬，臺灣林爽文反，公以閩粵海道相通，而潮州最近，先到其地，備戈甲芻窰。未幾，王師渡海，果調粵兵徵餉，遂咄嗟而辦。上大悅，晉秩太子太保，賞戴雙眼花翎，世襲輕車都尉。戊申，安南國王黎維祺爲其臣阮惠所逐，率其母妻叩關求救。公得信，即檄安南各處總兵起義，而身自領兵防守鎮南關。上嘉其能識輕重，知大體，命提督許時亨領兵送黎氏母妻還國，命公率兵相助。阮惠遣將抗拒，擊破之，進兵市珠江，將造浮橋以渡。探知南岸有賊據山，乃於北岸列陣攻之，親自督戰，相持三晝夜，砲聲震天，賊衆大潰，乘勝直抵富良江。賊驚曰：「江在安南國都之外，王師渡江，是無安南也。」乃盡收戰艦泊南岸，拚死拒守。天大霧，公縛竹篾，命將士大呼渡江。賊不知我兵多寡，自相蹂踐，獲其大小戰艦數百，擒斬無算。是役也，賊衆四萬守江，我兵之先至者，僅千餘人，竟送黎維祺還國復位。阮



惠遁歸故城。事聞，上封公一等謀勇公，賜寶石帽頂，下詔撤兵。公亦涉視小醜，遵旨遽退；而黎維祺、本孱王也，孤立無助，阮惠率餘黨傾國而來，倉猝間，衆寡不敵。公欲以死報國，策馬直犯其鋒，參將其牽公馬泣曰：「損大，有傷國體。」公怒，擊以鞭，墜其兩耳，而馬首已被牽回，不能再進矣。公上表自劾，辭公爵，繳還恩賞。上以撤兵太早，引爲己過，釋公罪，授工部尚書，賜第一區，紫禁城騎馬，充順天鄉試正考官，旋署四川總督。庚戌調兩江，未半年，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回京供職。辛亥，西藏廓爾喀與喇嘛構釁，川督鄂輝帶兵赴藏，上命公往打箭爐辦理軍需。其時大兵已進後藏，而前藏爲軍營要道，公督理糧餉，路經察木都瓦合山等處，上下七十二峯，嶽崎屨嶮，盛夏積雪，下消凝爲冰稜，人馬無駐足處。公令土人立山頂，以繩繫腰，懸縋以下，身帶糈糒，和雪而食。每遇險，輒以身先，人多感奮。凡器械軍糧，無不如期而至。是年秋，廓爾喀平，奉旨授文淵閣大學士，仍駐前藏辦事。乙卯，黔楚諸苗叛，延及四川秀山，公移營平塊，堵禦各隘口。丙辰春，湖南白蓮教反，侵擾酉陽。公往來鳳札營，乘其不備，分四路進兵，勦除茶園溪旗鼓寨一帶屯聚之賊，晴用火槍，雨用短刀，高處用雲梯，叢曲處用鉤戟，應手稱心，如風掃葉。有千總張超者，手執丈八矛，闖入賊營，斬一騎赤馬而白衣者，梟賊也。餘賊奪氣，漸漸解散。公追奔九十里，至龍嘴札營，將圖進取，而年已七十有七，瘴癘毒淫，積勞成疾，自知不起。乃延請軍中大臣福寧交代印信軍務，連夜輿至平塊軍營，未半道而薨。當放旗鼓寨時，賊兵號稱十萬，皆虜脅良民爲先鋒。公病中將所獲囚皆爲訊明判別生死，以故騎箕之夕，遠邇哀號。天子震悼，下詔追念勳庸，復還公爵，命內臣護送其喪，賜金賜祭，賜葬賜諡，錫典之隆，爲近代大臣所未有也。公五官並用，精悍之色，垂老不衰。每日晨起，除校簿書，見屬吏外，一切章奏尺牘，親自操觚，灑灑千言，諷藻法書，皆可付諸石刻。甲辰秋，枚見公於廣撫署中，蒙執後輩之禮甚恭，談輒移日，別後北羈南金，餽遺不絕。今年四月，公在西藏軍中，半夜秉燭而起，操筆疾書，衆將弁鵠立帳外，驚疑有緊急軍符，悚息以待。俄而老兵捧墨箋出，乃和隨園壽詩六章。嗚呼！當軍興時，虜氛甚惡，他人當之，或飯不知口處，

而公好整以暇，歌詠臨戎，可以想見其平生之局量矣。先是兩江總督官尊，不甚理事，公一蒞任，如光弼將軍，旌旗變色，所到撤去前站驃馬，便行不拘嚴鼓之節，白事者，到轅卽見。至今父老刊刻公所張告示，傳播閭閻，相與嘆曰：「如此好官，不得借寇一年，江南可謂薄福矣。」通判葉文麟，權知通州，巡撫閔公忌其慧，借驛遞事，嗾司道劾其遲誤公文，與以革職。葉飲忍數年，待公到，方投牒申訴。公不動聲色，立發五百里馬遞，取某年月日驛站號簿，送轅呈驗，遂無俟發訊，而葉冤已雪，得復原官。至今銜感次骨。公雖風裁山峻，而貞不絕俗，受人誣誣，必委曲爲謀，刻意憐才，一介之士，輒與抗禮。故事，京師士大夫在軍機者，例不見客，不答拜，獨公反其所爲，與故舊周旋，宴飲如平生。權家本寒素，能耐艱險，凡繩行沙度之地，人騎瑟縮，而公視若康衢。然亦有天幸出於意外者，從忠勇公征緬甸，時虜氛甚惡，公自防一利刃，朝夕摩挲。天雨糧斷，公靴中藏筍脯五，以其三奉忠勇公，而留二以自給，餓三日，而糧始通。過天生橋，馬駭墜山澗中，澗深數十丈，公昏絕良久，馬忽蹶起，負公掀淖以出，曲折數十里，竟達大軍。公受主恩深，嘗慕古大臣遣子入宿衛之義，隸入旗下，臨危時，遣表恫切，竟忘及也。奉特旨，開孫士毅生前曾有入旗之願，著令其孫均入籍漢軍。嗚呼！安南之敗，旣寬之於生前，從龍之誠，又慰之於死後，此雖聖德如天，非凡所測，而亦由公平日忠誠，有以格君心之深也。夫人張氏，賢能有德，誥封夫人。姜沈氏，封宜人，俱先公薨。子二人，長曰興，大理寺評事，次曰衡，內閣中書。二女四孫，遺表請以孫均襲封伯爵，從子儀，給與一品恩蔭，上皆許之。三代皆贈如公官，以某年月日，葬西湖之天馬山。

銘曰：「奕奕孫公，天人眉宇，絳灌能文，隋陸能武，不兢不祿，知今知古，纔揮銀毫，便持蕭斧，旣拔菁莪，又擁貔虎，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亦惟聖人能知之。東蕩西除，十步九算，長艦渡河，短兵接戰，黑山警服，黃巾遠竄，一紙奏聞，九重嘉嘆，事兄如父，友愛肫肫，施於寮采，內厲外溫，能不自恃，貴不自矜，勞不知倦，廉不知貪，才餘於事，力大於身，堅持心肝，上奉至尊，在昔成周，伯禽呂伋，雖受侯封，仍衛王室，天子恩公，曰改黃籍，俾爾孫曾，國同休戚。」

朝星隕，天風拔帳，乘馬悲殉，三軍悽愴。鯨鯢未盡，遽藏吳鉤，麟閣未書，驟掩山邱。知公忠憤，雖休勿休，定起神兵，石馬汗流。」

###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誌銘

本朝以文學受知今上者，禮部尚書沈公德、詹事府正詹張公鵬而外，惟副都御史趙公。公名大鯨，字橫山，別字學齋，雍正二年進士，入翰林，楷法秀潤，如鋪春雲；詞賦修意修言，得沈隱侯三易法。入試內廷，皆稱旨。遷學士，再遷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提督江西直隸學政，典雲南、湖南、河南三省鄉試，四校順天、鄉會科。以太夫人大薨乞歸，五年卒，年六十九，葬仁和某原，安人郁氏附焉。子二，其次升官庶吉士，公督學時，遇諸生如弟子，每校卷，躬自點勘，觀者相環，拂衣觸几，公勿禁，曰：「取士易，教士難，使諸生觀吾所以取，知吾所以教也。」衡文額額，顏澀不展，臥記某卷佳，起再誦，再加墨，擢之如不及待，且者然性峭急，無威儀，送客輒走客前，客或坐未起，必問有餘語乎？趨爲我言，不然，時寔事過，可以行矣。人有譏諉不可者，謝之，已負諾責，捫胸苦記，必踐之而後食飲。大中丞永貴，公弟子也，將撫浙，來見公，問君往，政將奚先？曰：「劾貪吏。」公笑曰：「貪吏賊入己者，勿劾也。」永愕然曰：「何謂也？」公曰：「歸入己而不分潤大府，即大府久劾之矣，不待君往也。今巧宦全取之民，而半致之上，已潤其餘，或且全致之上，以遷其官，是暗劫民財，納己爵也。不見捕盜者乎？脰篋百萬，有所私焉，不敢目憚之。其所勸詰禽獲以上計者，皆竊鉄攘雞者也，君將奚擇焉？」永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者，敬聞命矣。」既抵浙，延公、萬松書院教諸生。先是主教者面柔，典容濫等，公以爲設書院，所以待高才生，非養簞人子，若不以才取，而徒哀其窮，故收之，是恤孤，非養士也。於是申、良、拉、枯，無所聽請，及見士，又大不悅，飛言如雨，公不爲動。不數年所，嘯揚者，異目視者，九卿三司，茂才高等，均從窮約致顯貴，紛然麟鳳羣翔，而詬公者，如秋蚊、冬蠅，漸滅。

殆盡，或至今猶墮沉藍縷。嗚呼！公人倫之鑑，果何如也？未遇時，袖文質公，公奇賞之。枚乞一授餐所，公唯唯。朝送公出，暮聘已至，即今大宗伯楹公家也。公卒時，太夫人年九十餘，故遺表曰：『沐聖世如春之澤，小草長榮，奉慈親垂暮之年，反哺難遂。』誦者皆爲泣下。

銘曰：『無亢不中，無過不庸，不惡不仁，而曰好仁，其所好者，亦隳隳黜黜，蹇蹇應龍，斬曲樗，扶青松，此豈吾一人之爲，而佻險者，竟鷓鴣僂僂以相攻，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吾見鏘金腰玉而拜華表者，如萬壑之朝宗。嗚呼！雖余小子之不肖，亦咨嗟涕洟而執筆以銘公。』

###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公諱秘，楊姓，字靜山，奉天正黃旗人。生有至性，侍繼祖母疾，衣不解帶，至蟲緣領遊，益敬。十九歲，知陝西兩當縣，丁父憂，再補直隸固安。故事，修永定河，秋汛畢，工輿，永定道黃某，役不平賈，遲延及冬，朝涉者數塚，公憐之，許日出後下鑿。黃巡工，遲民之來，將笞督，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其馬，至凍溜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陽光熏人，公重裘尙縮瑟，乃責相肩者戴星來耶？黃大悲，適館張牒將劾公，會撫軍安溪李文貞公過柳家口，聞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固安民以爲大感。聞宛平吏來迎，驚聚而逐之。聖祖獵水圍，過固安，老幼爭留。公上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奏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上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知固安縣事。旋權鄒平，壽光諸城數縣，有夏，百姓民爭產，享銀五千，公卻之，諭卽以此金遺若弟，夏昆季泣於庭，陸如初。遷雲南曲靖府，調麗江。麗江故苗地，中甸外控鶴劍，內隣婁徒，羈縻彥狼屯雜，一旦隸爲編氓，如開洪濛，守土者噤齟不肯往。公到，爬梳捐瘠，俯順荒邊，令口樹一本榆，畝畜一溝水，召土官爲典吏，諸里魁以頭目充，除奴籍，建文廟，定婚葬禮，頒尺籍伍符。期年俗化，風雨和甘，俸錢糞布

大行，民祀公於廟，號第一太守祠。先是民間有遇木則易，和必見日之謠。土官土人，皆禾木兩姓，而公名姓恰合，亦異數也。遷湖南糧道，西安布政使，署湖北巡撫。沔陽地濱湖，淤沉無常，田與糧離，稅法玩愒。公手弓尺丈之，按畝輸賦，數無訛。調撫四川，奏滅火耗，改馬廠爲普濟堂，墾田千四百畝，登租貯穀，養鰥寡老癯。乾隆二年，請撤河西七兒堡城垣，忤旨罷官。七年起用甘肅涼莊道，尋遷光祿寺少卿，以老休於家。公豐碩，善騎射，用弓至十石。聖祖時，東宮侍衛德齡，以廢太子故逃，恃其勇，泛海至青州，官拘者擁役數十，持械無敢前。公往，刻刻起履，扈抱其背，廢之德，抽刀公叱之，刀落於手。聖祖以爲日，禪縛奔何羅，不是過也。涿州夜下鄉，遇響馬盜，方洵洵劫人，公射之，殺二人，獲一人，督糧湖南，奉牒禽李，鐵背刺魚大王，公偵知竄入旗丁，故閱岳州，幫禽之案下。至老神明不衰，長孫魁官江寧，公來就養，騎上下山如飛，年已八十四矣。甲申十二月某日，跌坐而逝，公先娶李氏，再娶黃氏，俱誥封夫人，子國棟，官廣東韶州知府。

銘曰：「仁之徵壽也，福之集厚也，清畏人知，指屋漏也。勇而好禮，伏不鬪也。雲之油油，楚蜀覆也。大臺南游，神彌茂也。望夏號殷，而增周邦之舊也。厥聲隆隆，孫將又也。天其以是鍾美於後也。」

###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公諱寶璵，字泰舒，世居徽州，以理學世其家。祀文廟者七人。父廣雲，教授婁縣，因家焉。公生十五歲，賦牡丹句，驚其坐人，年三十，學於鄉，有同試禮部者，託公費文書至京，奴愆於期，公撫然曰：「以我故，致渠不與試，吾義不獨試也。」袖筆出。考授中書，隨大學士查郎阿度地塞外，登醫無閭，至黑龍江，畢臘再至，登爾者庫，入烏蘇，凡半年，行二萬二千里。艾殺棘刺蓬蒿，觸抵豺虎，茹乾餒啖雪，盡得其險要扼塞，乃還。時乾隆六年也。查公以陽城馬周薦，御試第一，擢福建道監察御史，遷順天府丞，督學政十三年。從經略博公征大金川，時蜀中軍書旁午，瘴癘

毒淫，大赦納回等山，馬契需不度，公非屢徒步，繩索相引，夔跼勃率，不納勺飲，或三晝夜一食，乃得至屯營處，賊方張，調樓天接，矢石夾兩耳下。公警筆畫策，削牘作奏，動合機宜，卒佐經略，降其酋凱旋。

天子親斟金杯，賜公酒，海內以爲榮。以軍功遷順天尹，加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湖廣，再調江西。鄱陽湖多盜，公立編船法，責文武督治，盜遂息。其年江浙米翔貴，公禁遏糴者，西粟方船而下，南民賴焉。調撫河南，陳汝等州大水，天子詔公與侍郎裘曰修分疏水利，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繪溝支榦派圖，記修濬丈尺若干，勒諸石。功成，加太子少傅，調江西，未抵任而河南又災，天子亟追公還，會同大學士劉統勳，塞楊橋口築堤。公慮水去而沙停，乘賈魯惠濟諸河沖決處，制宣浮淤，俾無梗滯。俄而黃流平田皆涸出，卽給麥種，設棚廬教之耕耨，果汗邪滿車，民蘇彫劫。十六年扈蹕南巡，河南姦民誣人謀逆，詞連百人，公馳驛夜鞠，片言燭奸，誅客訴者，民皆懼呼。性謙謹，鞠躬鞠躬然，雖監門廝養，尤益敬與鈞然。權要鴟張，不爲動。爲詩文立就不加點竄，尤善騎，能日行三四百里。某太史以善騎夸公，約至朝，各驟馬去。某狂奔盡氣，入內閣不見公，方竊喜自負，而公自內出，已批勅數行矣。奉命祭南嶽，還松江，上冢，知府蔡長雲驚曰：「吾守此數年，不知有八座某也。」來謁則蓬蓽數椽，乃嘆息去。公感上恩厚，年已七十，猶刺閩判事，極剪籌之勤。眸子清碧，能白日視鬼神，臨卒，諸屬吏來受遺言，公手指南汝道，陳公坐曰：「避河神。」陳爲悚然，歸竟病三日。先是教授公宣城，居正學書院，院有王文成公祠，生公之夕，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天子駐會稽，命公賈金軸，御祭王文成，讀祝堂下，方知前夢之徵也。子某，葬某。

銘曰：「雖居旬如折矩，雖飲甘如茹苦，能談笑折樽俎，能遺虵歷險阻，行而供翼坐而俯，九命而車上不舞，彼何人君子以爲古。」

###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隨園文選

乾隆元年春，湖廣總兵崔某，劾大學士鄂爾泰，苗疆失機。是時鄂方以首相受世宗遺詔輔政，天子怒，下崔於理，刑部九卿議崔罪斬立決。右審司主事李公治運年二十餘，獨持不可，曰：「如是，將啓大臣擅威福之漸。」崔因是得末減，而小李主爭之名震天下。其年秋，余薦鴻詞科入都，受知於公父編修重華，公世所稱玉洲先生是也。得交公，公狀短小，豎眉秀眸，微鬚，爲人端靜詳審，無多言。終日坐駟馬赴部決事，他人休，公不休。以雍正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再遷禮部儀制司郎中，送琉球國使還。主廣西鄉試，督山東學政，俱有聲。天子知公練刑名，改授陝西榆林府知府，尋遷湖北糧道，安徽按察使，調浙江。公吳江人，最鄰浙，在浙八年，民無聽請之嫌，戚朋無矯情之怨，人以爲難。嘉湖二府連淞泖震澤漁匪竄焉，公頒舟式而編排之，盜風爲清。紹興寧波兩府近海，出洋者多爲姦，公命州縣核其貨，書其年月姓名，按籍鈎考，姦無所容。常言例雖繁，統於正律，心能小，自能活人。每勘獄，窮日夜孜孜，爲求其可生之路。巡撫某不悅，劾公迂緩沽名，天子休公於家。時太夫人年八十餘，公得歸養，頗以爲慳，而浙之士民送者，涕泣不能去。三十六年七月，枚過吳江，公病已篤，聞枚至，力疾出見，談天下事侃侃然，蓋身雖衰，用世之心尚在也。別後一月薨，年六十二。子會辰，葬公畢，來乞表墓，且云：「公在浙平某獄甚善，歸當取原牘相付。」已而書來，檢寄無從，以爲大感。予謂會辰無傷也，漢子公自言活人多，後世當與卒其所活何人史莫得而詳也。嗚呼！此其所以爲陰德歟？公字寧人，一字漪亭，夫人張氏，子一女三，葬某。

范西屏墓志銘

有清奔國手曰范西屏，吾浙海寧人，父某，以好奕破其家，奕卒不工。西屏生三歲，見父與人奕，輒啞啞然指畫之。十六歲以第一手名天下。當雍正乾隆間，天下昇平，士大夫公餘爭具采幣，致勅敵角。西屏以爲笑娛，海內惟施定庵一人差相亞也。然施歛眉沉思，或日映未下一子，而西屏嬉遊歌呼，應畢則哈臺解去。嘗見其相對時，西

全屏局僵矣，隅坐者牽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切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嗚呼！西屏之於奕，可謂聖矣。爲人介樸，奕以外，雖誠以千金不發一語。遇窶人子顯者，面不換色，有所畜，半以施戚里。余不嗜奕，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後接精器者盧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醴粹如西屏，然後嘆藝果成，皆可以見道。而今日之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怫然不樂，尊官文儒反不如執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西屏贅於江寧，無子，以某月日卒，葬某，有桃花泉奕譜傳世。

銘曰：『雖顏曾，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千齡萬齡，猶以棋鳴，松風丁丁。』

###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銘

嗚呼！我朝卓行君子，高怡園先生之墓也。先生姓高，名景蕃，字崧瞻，一字怡園。先世爲宋助戚，從高宗南渡，先居山陰，後居杭州。高祖咸臨，知福建永安縣，死土寇之難。世祖章皇帝，贈按察司僉事，諡忠節。祖鳳盤，父組綬，俱郡文學。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先生行二，中雍正三年鄉會試，選山西樂平縣知縣，蒞任六年，內遷刑部湖廣司主事，再遷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永道，內補禮部主客司郎中，提督四譯館，兼鴻臚寺少卿。以老乞休，家居數年，年七十八卒。先生生有至性，七歲喪母，哀毀如禮。事伯兄甚敬。少授生徒，貧，有賈人持金丐爲立傳，堅拒不可。興泉永道駐廈門，海商聚泊，多奇服怪民，以故前官來，荷校列戟甚威。先生一切屏撤，正己以臨，儻從蕭然，不市外洋一物，宵小之因緣爲姦者，望風遁矣。雖柔和，不妄管督，而摘伏如神。樂平縣有殺人於郊者，主名不立，先生診屍，旁顧一氓曰：『殺人者汝也。』訊之果然。或問故，曰：『衆人擅視，渠獨斜睨而遠探，必有內怯於心者，是以知之。』衆皆擊服。刑部吏或受賂舞文，持決事比來試先生，先生笑曰：『某事常引某例，不得以疑似者相溷。』吏張目不能對。先生短身而耀，與下僚言，若恐傷之，獨斷斷於大府前。福建總督陳文肅公將劾某令



賊先生廉其誣，爭之，陳不聽，公不畫諾。陳不得已，事竟寢，而心不悅。奏先生不宜外任，賴天子知其賢，雖內用，眷注愈隆。庚午命典雲南鄉試，庚申甲戌，命提調會試。十六年，命送暹羅國使者，二十年，命送琉球國使者。先生隨事盡職，在滇以得人稱，行海外萬里，曾夷欽其清嚴。今天子元年冬，余試鴻詞科，報罷，落魄無歸，飯先生家三月有餘。至今常涕泣追想長安米貴，今古同然，以素不識面一男子，又不任典籤記室，而許其虛糜廩，驚之餘，食棗依宇下，此何如恩德耶？雖客邸清貧，除脫粟外，絕無一豆一觴，而先生每食必偕，明日將有早朝，會鞠諸大事，棗淪二雞子以自供，而猶必推盤讓客，至於再四，嗚呼！仁哉！所著六經疑義錄十六卷，秋水堂古文十六卷，駢字類編十二卷，愛日軒詩餘十二卷，娶恭人黃氏，生五子三女，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輪方不行，瑟古難聽，吁嗟乎先生而竟以享我爲之銘，先濯筆於滄浪之水清。」

### 補蘿先生墓志銘

本朝王吏部虛舟，以書法冠海內，從遊者爲補蘿沈先生。余見先生時，年六十餘，博唇廣額，鼻隆然高，白鬚貫兩頤，長尺許，雜爲毫毛，沿頸而下，覆其身幾滿。其先江陰人，先生生十六年，家燬於火，蕩無一椽，十九歲受知虛舟，當是時，虛舟館於淮安程氏，程故豪士，饒於財力，能致天下之桓碑彝器，及晉唐真蹟，先生天性好之，縱觀臨摹，虛舟又爲授入法之源流，以故業精而學博，以其餘，刻劃金石，古麗精峭，如斯冰復生。嘗一過京師，再遊酒泉，所至公卿間，爭袖玉石求握刀，惴惴慮不可卒得，而先生一與周旋，無德色慳狀，以故名益高，貧益甚。雍正十三年，以國學生効力南河，乾隆二年，署江寧南捕通判，再署徽州同知。凡七攝縣篆，宣城靈璧舒城建德盱眙涇縣，皆所歷也。於吏事非所喜，每治行，服飾蕭然，載冊籍圖卷爐研等物，重疊後車，外皂唱衙畢，諸吏抱案侍偕下，先生猶伸紙潑墨，含毫逸然。在宣城訊竊難者，畫雞賊面以恥之，雞之神色，有畏竊欲飛之狀，合邑傳觀，笑以爲

神性廉靜謹厚，斤斤形於體貌，郵罰麗事，雖小有過差，而吏民諒之，無怨嗟者；大府皆器重之，常異目以視。黃文襄公督江南嚴，官三品以下，膝行無敢闕語。先生入，褒衣博袖，強曳一足跑，啞然垂與言俱；黃爲霽威談笑，賜坐賜食，人皆驚且羨，轉相告語，而先生亦不自知所以然。乞病金陵，金陵之人，咸僂僂捧手與余及李晴江交，尤密朝夕過從，聽談三朝典故，及前輩流風，如上陽宮人說開元遺事，燈前酒闌，諧謔雜作，誦伊優小說數千言，聽者傾靡欲絕，而先生語益緩，色益莊，若不解笑者。自言生平篆刻第一，畫次之，字又次之。晚年不肯刻石作畫，而肯書，余以其間，得請山中題額，尹文端公過隨園笑曰：「何滿山皆沈鳳書耶？」亡何，先生歿，海內之求其書者，若金膏水碧之珍，然後歎余見之先焉。余好古器，苦無所解，每鑒別，奉先生爲師。未十年，而先生有所疑，必質余以定真贋。余雖私喜自負，而心憂先生之衰，年七十一卒。卒前數月，貧不能具膳，而歷任之核減叢至，竟先牒產絕而後報人亡，嗚呼！其可哀也已！先生名鳳，字凡民，一字補蘿，葬金陵南門外湯家窪。二子恆溧俱早卒，孫夢蘭，隨寡母僑寓廬州。余權春秋祭掃事，俟夢蘭長大，將勒石而告之處。

銘曰：「其生也賢，故人貌而天，其所好也古，故於今少伍。嘻！此非馬鬣之封，乃商彝夏鼎之宮。」

###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公姓姚，名啓聖，字熙止，浙之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弱冠時，路遇健兒劫二女子行，其翁隨之哭，牽持洵洵，公大怒，即奪健兒佩刀殺健兒，縱翁與二女子去，而已逃入旗。聖祖登極，公以布衣上疏，請八旗開科，遂舉康熙二年鄉試，宰廣東香山縣。明末廣東寇災，民稅不登，知縣坐負課，獄繫者七人。公嘆曰：「明年增吾爲八矣。」乃張樂置酒，出七人於獄，痛飲之，爲辦裝遣歸，而通牒大府云：「七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於某月日收庫訖。」督撫驚疑公巨富，代償帑行善，而不知公故寒士，實未辦作何償也。居亡何，三藩反，天子命康熙親王南征，公謂其

友吳興祚曰：「我賈禍大，非佐王立奇功不得脫，欲說王非子不可。」吳許諾，乃予金五千，俾通門關之廝，又陰探王好彈，爲造十萬，九銀泥封，雜施五采，藉吳獻之。吳亦貌玉立甚口，熟悉八閩，扼塞錢糧兵馬之數，王與語大悅，飛檄廣東，辟公參謀。督撫知爲公所賣，迫於王命，不得已將所屬督強海商填庫，而遣公行。當是時，閩王耿精忠，脅鄭經同反，經者成功之子，據臺灣者也。先一年，其將黃梧，以海澄廈門降，經爲精忠所誘，復煽遺孽，據廈門，使其將劉國軒等拒王師。會精忠已爲浙督李之芳所敗，窘乞降，王不許。公請於王曰：「如二賊者，如韓遂馬超，不離之，卒難破也。請許精忠降而專攻經。」王許之。公招降潮州賊劉進忠，汀州賊韓大任，皆演逆吳三桂黨也。王嘉其功，奏授溫處僉事道，再擢福建布政使。公率其子儀攻紫閩山，破之，又擒賊將曾養性於溫州。上知公可大用，加兵部侍郎銜，總督福建，以吳興祚爲巡撫。康熙十七年，海澄公黃芳，都統穆黑林等，戰敗於祖山頭，退保海澄。國軒攻陷之，乘勝取長泰同安，進圍泉州。再逼漳州，兵號十萬，壁於龍虎蜈蚣兩山，軍容甚盛。城中兵少，公以五蠟九檄泉州兵來援，不至，耿精忠悔其降，大勦，將軍賴塔欲棄城走。公曰：「賊驟勝而驕，謂我不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奇以破之。」命閉城門，韜弓臥鼓。忽一日，天大霧，公吹筆筆者三，壯士鍾寶等突開城，持長戈先登，而公自率精兵五千繼之，呼聲震天。賊不辨衆寡，自相貽籍，陣遂亂。自辰至酉，斬首四千，生禽千五百人。國軒敗走，海澄公收復長泰同安等處。進攻海澄，海澄者濱海地也，峻而險，賊據之，築塹高數丈，排列礮櫃，守金門諸島，密若布棋，相持一年不決。公開修來館，招降人，奏設水師提督，練水戰，分遣散兵擾其餉道，賊漸乏食。十八年，吳三桂死，其五鎮將黃靖等相繼來降。經大將朱天貴亦降，賊勢愈蹙。十九年，公會同巡撫吳興祚提督萬正色，水陸進兵攻海澄，克之，賊逃歸臺灣。先是，鄭有梟將曰施琅，斬經髮來降，上授水師提督，屢立戰功。公知琅薈悉海道，奏取臺灣非琅不可，又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上乃使公與琅同進兵，琅請出銅山蘇少，甌洋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風直趨臺，彼此意見不合，各有奏聞。會南潮驟發，舳艫乘疾流逼壓賊壘，被賊圍困。

瑣駕樓船衝突入圍。公率兵相助，至鹿耳門，門仄水淺，鼓之舟不得上，賊據高險處，曳足觀，揚揚自得。公禱天妃，廟借水，明日大戰，砲發水驟長一丈，舟並行如鳥張翼而上。賊鏑愕不知所爲，哭曰：「天也！夫復何言！」國軒與鄭經子充礮，面縛反接以臺灣降。自康熙十三年用兵，至二十二年，福建平。天子晉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授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公身長七尺，白皙，兩目精光四射，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材劍客，皆能得其死力，臨陣時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妄殺戮。先是閩人困軍供，十室九匱，當事者遷沿海居民於內地，界而圍之，越者死，民多流離，滿兵奴其老稚，鞭箠呼號。公受總督印，即奏滿兵不宜水土，宜撤歸，又奏康王體尊，不官久暴於外，宜先班師。疏三上，天子報可。兵歸者猶驅子女北行。公向王涕泣，求下令嚴禁，而私傾家財贖之，凡捐金三十萬，贖所俘二萬餘人，還閩中。又請開海界，復民田廬，聽降卒懇荒土資其生，列戍於外以防衛之。閩人歡呼祝延，處處肖公像爲生祠。初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多不解。及臺灣平，或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當芝龍起事時，公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爲公滅，公滅鄭之次年，疽發背薨。

###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公姓岳，諱鍾琪，字東美，一字容齋，先世湯陰人，爲忠武王飛之後。十七世徙居蘭州，父昇龍，以百夫長從征吳三桂立功，累遷至四川提督，因家焉，薨諡敏肅。公生有至性，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療，敏肅公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爲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尋兇，頗有法。敏肅公器之，奏以同知銜改武，授松潘鎮遊擊，遷永寧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退我兵。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會其使者五

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兵自天而降，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公請於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強，能檄令先馳，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公卽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餘人，禽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聖祖嘉之，由副將遷四川提督，駐松潘。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大將軍年羹堯召公會謀。公沿途勦撫，有潘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番爲賊虜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喊搶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烟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既見大將軍，卽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於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軍到寂然。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率大迎隊戰。戰方塵，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耀，賊累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喜謂公曰：「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搗青海，約四月啓行，何如？」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蓄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卽發。」大將軍以公言奏，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虜食速驅，果禽百餘，自此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告知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呼兒。公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尚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禽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巨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氈毼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遠。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至此窮矣。」公乃班師，是役也，公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

天下，加公公爵，賜詩褒寵，仍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海餘孽也。所至警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莊浪爲定番縣。三年遷川陝總督，五年準噶爾叛，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至關中，築壇拜公爲寧遠大將軍征之。公率師至巴爾庫勒，賊逃，公築東西城，將屯兵。會上召公，乃交印於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都。賊伺公行，入刼馬廠，紀蔥縮不救，廷議者劾公失機，所薦非人，上斬成斌，下公於獄。今上登極之二年，赦歸田里。十三年起公爲四川提督，征大金川。先是經略張廣泗等，皆無功。公到，命撤土兵募新兵，揚言攻康八達，而暗襲根雜，奪四十七碉樓。復臨勒歪口，僞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搶糧，槍筒齊發爛。先是金川聞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挫，方疑公來，然猶未知公果在否也。會天子命大學士傅恆視師，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恐降而誅，負固未出。公請於傅公曰：「鍾琪願詣賊巢驗誠否。」問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羣苗千餘，皆鬪布衲，衷甲持弓矢迎。公目會長，故緩其轡，笑曰：「汝等猶認我否耶？」驚曰：「果然岳公也。」皆伏地羅拜，爭爲前馬，導入帳，手茶湯進。公飲盡，即宣布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苗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次日，會長莎羅奔等，從公坐皮船出洞，詣大軍降。事聞，天子加公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復還公爵，加威信二字，以寵異之。十五年冬，西藏朱爾墨突叛，殺都統傅清等，公會同總督策楞討平之。十六年，雜谷關土司蒼旺，有異志，窺取舊保城。公得信，亟言於策公曰：「雜谷關，卽唐維州，最險要。聞蒼旺密調九子龍窩等處兵，據維關，此地一失，後將噬臍，宜及其未集擊之。若待奏下則遲矣。」策公深然之，卽會奏便宜行事。支武弁一年養俸，兵三年糧，率大軍夜圍雜谷，禽蒼旺斬之。撤土司設營置戍，羣番懃服。十九年再討墊江會陳岷，未至卒於軍。年六十九，天子震悼，予祭葬，賜諡襄勤。公長七尺二寸，駢脅善射，寡言笑，目炯炯四射，食前方丈，膳飲兼人，其忠誠出於天性。征青海，至哈喇烏蘇，天寒溝洫，軍渴公禱於天水，卽湧出。督川陝時，有逆人會靜者，上書勸反，立禽以聞。放歸十餘年，廬於百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爲大將。所

製鉤梯戈甲，精思詣微，他人依古法爲之，俱不能及。閒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畫園蛋吟二集行世。相傳番僧號活佛者，倨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變身韋陀也。」僧言雖誕，然亦可想見公之狀貌云。

舊史氏曰：「枚與公次子油，同舉孝廉，於公爲年家子，以不及見公爲恨。第七子澹，爲六安參將，恂恂儒將，有父風，與枚雅遊甚懽，持公狀索枚立傳，惜當時秉筆者敍次回冗，讀之不甚了析，爲以意纂輯，著於篤恐未足以傳公也。公長子濬，甫弱冠，巡撫山東，明達寬靜，吏民懷之。爲公入獄故，終歲七纓衣，蔬食不宿於內，亦偉人也。當集其遺事，爲別立傳。」

###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寧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大將軍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經略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熙元年，滇王吳三桂奇公，奏擢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爲異詞以解免，隨入闕。補天津總兵。十三年，三藩反，陝西大震，寧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勁兵馳往。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官歸原汛，兵歸原伍，劾貪冒，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寧夏平，上疏奏蜀爲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禽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唇齒，俗號鐵門坎，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爲石固木柞，張砲，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驛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爲萬馬騰簸，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格鬪，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器械旗幟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

滿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劄千，奏繳之。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特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章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卽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能出，方可招降。其二稱我兵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不靈，宜掘壕相攻逼。其三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漢人，不解滿語，張目抵牾，幸公已奏聞，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臺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營壕牆外，牆上架交槍子母砲，身披馬綿，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戟，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槍砲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明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舉火自焚，三桂子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加一等精奇呢哈番，召入都，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破城所得降將僞官，俱不殺，并代奏乞恩，以故樂爲盡力，每戰有功。然本秦人性，戇氣陵其上，首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進寶等咸嫉忌。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尤輕之。每論事，輒不合。初吳三桂聞公取蜀，大恚，遣將胡國柱、永寧、建昌、兵部責公不救，議削爵。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郡，追賊至大渡河，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胡國柱，再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許以在南壩相救。及鏖戰，救不至，得橋，又改命蔡毓榮守之。公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珠雖愆以好語，然以吳丹故，心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熙三十五年，上征噶爾丹，以公老將，復召公，年已七十八，遂上表明心迹，一疏分四十條，洋洋數千言，貶諸將軍不值一錢，而自序戰功最苦，爲部臣所抑，語氣傲慢。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斬，上優容之，命赴行在問方略，寵賜優渥，憫其老放歸，數年薨，諡襄忠。公雖武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騎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



不敬乎？其樸誠如此。子四人，位皆至制府中丞。論曰：「以馬伏波之勳，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爲功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誣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聖祖如天，無所不照，所不容，公遇聖祖，公勝伏波矣。公薨，聖祖諭祭云：「事久而乃績彌彰，人往而朕心長眷。」嗚呼！使死者而無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悲也！」

### 兩江總督于清端公傳

公姓于，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十八年，以副榜宰廣西羅城縣，縣故烟瘴地，多苗，以攻劫爲俗。公與誓，毋弄兵器，毋盜，苗敬信之，轉相告語馴伏，或三日，或五六日，必率子女問安。在羅五年，舉卓異，遷合州知州，遷湖廣黃州同知。巡撫張朝珍知公才，命討武昌賊黃金龍，卽守武昌。當是時三藩反，金龍陰受吳三桂僞劄，兵據險，其軍師劉君孚者，爲訟事受公恩者也。公知衆寡不敵，乃騎一騾，從一鄉約，直入劉家，劉欲探公意，逃後不出，而陰張弩待公。公罵且笑曰：「君孚老奴，受我恩避我，自慚作賊耶？渠不過爲人逼誘耳，我老人髮如此，寧不曉也。」語未竟，君孚從廚後躍出，投弓跪曰：「君孚祖宗有靈，使公至此，降矣，尙何言？」卽日降其數千，武昌鄉勇亦至，問金龍何在，曰：「在望花山。」卽命導行，乘其不備擒之。撫軍喜，奏實授武昌知府，再調州甫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寧鄉，陳鼎業反陽羅，周鐵爪反白水，劉啓業反石畷，各擁衆數千，號十萬，揚先取黃州，議者謂援兵隨大軍征滇，黃州兵少，宜退保麻城。公不可，曰：「黃州湖北咽喉也，棄之則荆岳七郡瓦解矣。使天子威靈可以一戰。」徵各區丁壯，自草檄先攻鼎業，擒之，再攻士榮，戰于黃土坳，賊勢甚盛，紅旗山，畷雨下，隊長吳之蘭焚死，火燎公鬚，不爲動，手劍立營門，而陰令三百人，自右山擊賊，後賊大亂敗走。公曰：

「諸賊中士榮最強，士榮既破，諸賊膽落，宜乘勝攻之。」諸營方炊，覆釜以進，預伏兵于鐵爪等敗逃處，果悉擒之，乃勒石黃市岐亭班師而還。是役也，爲先鋒者把總某，協謀者門下士某，引路者鄉民某，督陣者公也。不費公家一錢，二十四日而黃州平，還江防道，再遷福建按察使。福建當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中，牧馬者月徵茶夫數萬，公爭于王前，罷遣之。海寇犯漳泉，有莠民通海，起大獄，株連千餘家，公平反之。滿兵掠浙東子女，沒爲奴婢者數萬，公贖還之。王與諸大府素知公名，公所言靡不聽。遷布政使，舉清官第一。巡撫直隸，再遷兩江總督，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髻偉貌者，羣相指震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樞坊無鎖。年六十八，巡海歸，薨，天子震悼，給祭葬，加贈太子太保，諡清端。軍民巷哭，繪像以祀。公清介絕俗，重門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薑鼓，右簿書，狀如鄉里學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崇閎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姦不得發，乃半途微服備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亡何，盡悉盜之伴侶，臚篋機密約號，乃遞去，鳴鉦到官。一日者，集健步約曰：「從吾禽盜。」具儀仗兵械，稱姬前行，至張所，排衙于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欄。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曰：「張驚伏地請死，公取袖中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願一切受署。合門妻子環跪泣曰：「第赦盜死，盜不能者，某等悉如公命。」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軍餉盡劫，弁告弟所爲，彭考誣服，連引十餘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驚問曰：「盜寃。」曰：「真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真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賊尙在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虎者，拳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禽，公抵任時，官吏憚公遠迎，公日吁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不受饋，饋牽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虎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

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于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衝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昨曰：「子胡然？子非旬也，子爲于青天來禽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于衛，是夕公秉燭坐，梁上春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之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洵洵，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將軍將魚壳斬決西市。

論曰：「公筮仕羅城，年已四十五，不二十年督兩江，名震天下，其初心豈及此哉？自言治兵武昌，因草豆不足，頭搶柱欲死者數矣。孟子動心忍性之言，不其然乎？魏尚書環極以公與陸稼書同薦，海內榮之。然公晚年出張中丞手書，輒嗚咽流涕，蓋魏公猶識之于名成後，而張公先識之于名未成時。子皮鮑叔之功，尤爲難也。江寧人傳公魚壳事甚著，考澤州相公毛稚黃兩君皆無之，故別立一傳，不使文人釣奇，獨病太史公云。」

### 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

公名來保，滿洲人，字學圃，姓訶他拉氏。年十三，爲聖祖御前侍衛，舉止端凝，容貌眉目如畫，聖祖呼爲人樣子。善騎射，弋獵而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仕於朝七十餘年，其語默動靜，及所跪立處，與幼年初入內庭時，不差尺寸。理邸在東宮，再獲譴，左右近臣以不能導王於善，多誅竄者，公獨持正不阿，竟得無罪。仁廟升遐，公奉祠景陵，七年蔬食菜羹，淡如也。乾隆元年，上召爲工部尚書，兼內府總管。時方議敍水利營田官，公不可曰：「所謂議敍者，爲其開水利於北方，故獎勸之；若收其所營之田而議敍之，是利之也。皇上初登大寶，當以義爲利。」人嗤公迂。

闔公亦淡然。尋遷刑部尙書，圓明園大內被竊，獲係內監，法司審擬充軍。上面諭曰：「盜朕臥榻前物，豈可與尋常竊盜比？可赴部再議。」公出，仍照原議覆奏。上大怒曰：「汝故違朕旨，市恩沽名。」叱之出。公曰：「本朝祖宗定律，竊盜賊滿貫纔死，此未至滿貫而殺之，是律不足信矣。陛下旣付法司，臣愚但知執法，不敢任意爲輕重。」上滋不悅，命內府鑿內監於杖下，公遽引疾具疏通政司乞退。上念三朝老臣，降溫旨慰留，公強起視事，旋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領侍衛內大臣。乾隆十九年，王師征伊犁，將軍舒赫德以路遠糧盡，致誤軍機。上封刀遣內使斬之首相傅文忠，公泣救不得，公聞排宮門入，歷言人才可惜，舒某罪宜寬，媿媿千言，上怒解曰：「旨去已二日矣，奈何？」公曰：「但求皇上賜赦詔，臣能追之。」出，喚其子某曰：「汝卽上馬往宣聖旨，如救不及舒某，不必歸來見我。」其子素驍勇且孝，一晝夜行八百里，竟收回成命而歸。傅文忠公嘆曰：「似此回天之力，非來公不辦，然非平素公忠見信於主上，何能如是？」公尤長於相馬，常言相馬如相人，人無全才，馬無全力，有宜徐行穩步，鳴和鑾者，有宜馳驟登戰場者，有宜行水曲蟻封而不蹶者，有宜上高山峻嶺可託死者，有無可用而只可負鹽車者，用違其才，則人與馬兩敗矣。宰相用人，亦當如此。晚年眼毛垂睫，每相馬，則用寸許金篦撐起之。內府備上騎馬，公試其走法，曰：「此二馬可餘一疋不可用。」圍人曰：「此馬行頗穩，已試過六次矣。」公曰：「汝再試之。」果一犇而蹶，常與史鐵崖相國同坐政事堂，聞牆外馬行聲，曰：「此良馬也，白身而黑蹄。」史公曰：「聞聲知良，容或有之，若隔牆兼知其毛色，則吾不信。」遣人視之，果如公言，乃嘆曰：「公前身是伯樂耶？」公笑而不答。公常云：「我心如鏡，藏在匣中，瑩然不動，要照物，則用匙開匣出之，用畢仍藏匣中。」故年至八十有三，神明不衰。公薨後，繼其相位者，爲尹文端公。

贊曰：「枚登朝雖晚，猶及見公。乾隆十七年病起引見，大學士傅公引至軍機房背履歷，公亦在坐。傅公問兩江總督尹公繼善，黃公廷桂孰賢，余曰：「一枚小臣也，何敢論兩大人優劣，但外所傳尹公爲政寬，黃公爲政嚴者，

曾誤也。傅公愕然問故，余曰：「尹公遇下屬有禮貌，多體恤語，故人以為寬；及犯大不韙，必劾，雖司道不能求，故曰嚴。黃公遇人倨傲，呼叱隨意，然頗多縱捨，常漏吞舟之魚，故曰寬。」公又問寬與嚴孰愈？余曰：「尹之嚴可以得君子，黃之寬只可用小人。」蓋語未畢，公在旁笑曰：「汝以君子必爭禮貌，而小人甘受呵斥，故耶？」余曰：「然。」公以手拍几曰：「好！抗爽南蠻子，豈不將尹黃兩大人神形都畫出乎？然足下胸襟亦可想見。」余感公以一言為知己，故采所聞者為之立傳，餘大節尚多，不能悉也。」

###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公姓陳，名鵬年，字滄洲，長沙湘潭人。生時太夫人夢大鳥挾一青衣童子來，故命之曰鵬。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衡州府西安縣，有善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寧府。江寧俗，父母死，子必親計，公殞士喪禮禁之，惡捕誣良事發，赦後，公仍置之。康熙三十九年，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聖祖赦其罪，命入英武殿修書，起知蘇州府。蘇大疫，公所至疫斷，民書公名鎮於門。過雞亭鎮，見水浮漚心動，遣探得屍，鞠之其鄰，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奉旨攝布政使，忤總督噶禮，再以陰事中之落職。按驗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學士沈涵密薦公，聖祖還其奏。逾年，召公見曰：「沈涵薦汝，朕疑之，今知非汝所聽請，故用汝為霸昌道，可乘傳奏事。」故事，督學使者歸，輸金修城。沈修昌州城，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金，勢甚張。公偽遜詞，延花翎者入，而陰伏健步縛置獄中，駭馬馳奏。適某王入覲，上示以公奏，曰：「無之。」上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狗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六十年，大學士張鵬翮視黃河，奏公協辦。公請於廣武山下開引河，使溜南趨，又請疏南壩尾下流，以殺水勢。尋署總河，兼署總漕。漕舟阻風，旗丁糧盡，公先給河庫銀六萬，而后奏。聖祖嘉之，以為得大臣任事體。世宗即位，授河道總督，未一年薨，上深惜

之，賜諡恪勤，予祭葬。公廉幹有才，民愛之如水趨壑，每褫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糒醪相遺。滿洲駐防兵亦奉男婦，踴門入，牽袍嗅靴，求一見陳青天狀貌。聞赦詔下，焚香跪北，呼萬歲者，其聲殷天。繫江寧獄，或絕其食，獄之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曰：「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不？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郅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何黃河南崖崩，芻麥翔貴，治者竹槌石當，需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數行，嘆曰：「鵬餓江寧獄幾死，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鬢翕張，李色變，客亦惶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乎？盍盡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而奴捧饗，餐踣出，破而鵠金者也，狀瘳惡。公起手擲之，徧示衆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即足下也。今河崖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卽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赦書斬汝，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罇罇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旣李，竟慚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賓從歡飲，而公目覽手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蹄一縷，必爲資送，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骨入獄，迨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遣人泅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寄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檻檻，餽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著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論曰：「先有堯舜，後有臯夔，非遇聖祖，雖十陳公烏能賢？昔汲長孺、魏元成輩，束以細荆三十，則亦呼譽而乞恩矣。譏諷得善諍名，皆其所遭者幸也。聖祖南巡，公不除道，不供張，甫入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曰：「如喪考妣。」村氓蠢愚，至於如此，忌者誣以大逆，非無因也。而聖祖怡然，但云民愛如此甚好，爲霸昌道，進瓜熟河，聖祖詔家人，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供奉，好將瓜帶歸，即賜汝主。嗚呼！聖祖知公何其深也！昔權德輿讀太宗賜李靖手詔，不覺嗚咽流涕而嘆曰：「君臣之際，至於如此！」吾於恪勤亦云。」

### 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公姓陳，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家本寒素，幼好讀書，持一卷，蔽門坐。惟聞京師邸報，必向親友處借觀之，識者皆知其有大志也。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旋中進士，選庶常，改吏部文選司郎中，遷監察御史。當是時，世宗懲生監代考之弊，令自首免罪。公奏如不寬既往，禁將來，免胥役訪查滋擾。世宗大奇之，即召見，謂大學士曰：「陳宏謀能識政體，必能知文章。」山西主考雖籤掣有人，改令伊去。試竣歸，命以御史銜知揚州。且曰：「有大事再奏來。」未幾，遷江寧驛鹽道。故事，淮商有樂輸一款，司鹽政者，博商人急公之名，以空數報收，部文徵取，方催輸納，公奏停之。遷雲南布政使，雲南改土歸流，運糧苦遠，公建短遞運之法，按程交卸，核數給直，增銅廠工本，更鑿新礦，開采者除抽稅外，聽民貨鬻，自此糧運踊躍，銅課日增。皇上登極，雲督張文和公薦公視國事。如家事。上亦久賢公，命巡撫陝西者四，巡撫湖南、江蘇者二，巡撫甘肅、江西、河南、福建者一，總督兩廣、兩湖者一。三十年中，開府九省，所到處，必將各府州境內材莊河道，繪圖懸壁，環覆審視。又將興革事宜，分條鉤考，纖屑必周，久遠必計，刻苦經畫，寢食以之。久之，編次成書，瞭如指掌。有戚友官某地者，輒來借觀，公亦竊喜，自負曰：「此吾歷任宦囊也。」江西南門外羅絲港，爲贛江分流，沖突城垣，公築石隄捍之。港下爲黃牛湖，上爲生米渡，民多

涉，公造浮橋利濟其行。陝無水陸，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公修濬鑿除，遂成康莊。在江南疏排八塘河之丁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開徐六涇白茅口，以洩太湖，築徐州蘇家山隄，以禦河漲，即以開溝之土，築圩護田中，通渠洞爲旱潦備。其過窪者，改令種蘆，蠲免其糧。金川用兵，公奏添設腰站。又奏添棧道驛馬。伊犁兵，公奏驅瓜州回民遊牧吐魯番舊地，免生事端。又奏官茶壅滯，不宜改交折色。福建臺灣米賤，例禁外糶，民出洋者，例禁歸里，公奏請開寬，上皆嘉納之。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植堤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有奇。沁水車教民灌溉。又考幽風，以陝本蠶桑之地，乃立蠶局，募機匠織練，上允歲貢。其他義倉鄉學，隨地建設，州縣八見。如老嫗訓兒，諄諄絮語，不憚舌敝。雖秦土燥寒，公去後桑樹半萎，屬吏希公意，至有買南絲充秦紬，秦絹以媚者，然信古受欺，識者皆嘉公之志也。乾隆二十八年，遷兵部尚書入都，尋調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經筵講官。再授東閣大學士，仍兼工部尚書，賜第，賜紫禁城騎馬。年七十六，以病乞歸，上賦詩送行，賜御用冠服，命經過地方官，二十里以內者，出境護送。行至山東韓莊而薨，上聞哀悼，賜祭葬，諡文恭。公任事不分畛域，亦不避嫌，其在湖南時，聞江南災，奏運楚米二十萬石以助振，在西安時，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上嘉其得古大臣體。任雲南布政使時，奏廣西巡撫某虛報開墾，任兩廣總督時，奏商人借帑作鹽本，上嫌公護鄉里，交部處分，一貶天津道，一調回江蘇。又嘗忤雲南總督慶福，慶密劾公，亦交部處分，革職留任。未幾，慶以誣罔賜死，廣西後撫楊錫紱，覆奏開墾果虛，由是公冤益白，而公眷益深。公與相國尹文端公雖同年同官，而風趣迥別，尹高明寬和，了事多從容，公終日刻厲，無幾微間，然最相得，在上前彼此薦引。公歸時，尹已臥疾，兩人訣別牀，及公舟過德州，病委頓矣，接尹計，猶頓足哭曰：「回船，我欲一奠尹公靈前。」家人勸之再，始止。未兩月，公亦薨，七十六。公強毅，自信頗堅，然亦虛衷聽納。治水天津，常乘小舟，咨詢於野，得放淤之法，令水挾沙而行，從隄左入隄右出。如是數次，沙沉土高，滄景一帶，皆成沃壤。公喜曰：「此非吾策，教我者老河兵，真吾師也。」嘗向枚



自悔疾惡太嚴。枚曰：「公言未是，如果惡耶？疾之嚴亦何妨？所慮是過也，非惡也。又恐誤善爲惡，則嫉之且不可，而况嚴乎？」公悚然謝焉。所薦人才，如大名道陳法、通政司雷鏞、荆南道署嘉正，皆人望也。所著有在官法戒錄，學仕遺規，培遠堂奏疏稿，無子，以兄子鍾珂爲後。

### 涓君小傳

仲姊嫁陸氏，寡攜二孤以歸，其季早亡，長曰建，卽涓君也。大眼而頤容，貌充充然，幼不甚敏。旣長，澄神於學，摩研編削，被飾厥躬，行安而節和，去不善如絕絃。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張古香太守妻以女。從宦宿州，權記室，事甚辦，古香絕愛憐之。性好吟詩，持論與舅氏合，不屑屑唐宋，而內寫幽懷，外媿羣雅，結采必辭，運思必邃，其聲清揚而遠聞，得若干首。或嫌近體差勝，涓君笑曰：「近體近風，宜少年，古體近雅頌，宜晚年，吾其有待耶？」余亦無以難也。去秋患咯血，五倉頓空，心若墜，琅玕然，迎醫而藥之，勿治，召巫而占之，勿祥。予因索其稿，涓君知余之有意其存之也，脫手交，又取去離字酌句，略略然柴立，吮毫力不勝，則臥，臥起再繼，氣魂魂矣。猶呼阿嫻泣曰：「舅爲兒詩，開雕成否？不甚費否？兒思遊目焉，裁腹耳。」其溺苦如此。死時年三十五，有子官郎，生八年矣。嗚呼！姊守志撫孤，卒與無孤同，余哀姊而撫甥，卒與未撫同。且余年五十，髮斑斑有二色，無子，無兄弟之子，而前年瘞死，去年五弟死，今年涓君又死。涓君者，其才且賢，出壻與五弟上，而余夫婦恩之又最久，日謀以身後託者也。嘻！其酷矣，爲之傳以弁其詩。

### 直隸總督兵部尙書李敏達公傳

公姓李，名衛，字又珩。明初以軍功起家，襲錦衣衛，由浙遷礪山。公伉健有氣，入貴爲戶部郎，司納粟事。親王某，

屬每金千，加平十兩，公不可強之，則昇櫃置戶部東廂下，署曰：「某王贏餘。」王大驚，諭止之。王府歌者殺人，公會刑部鞫，刑部因王故，欲爲道地，公爭之急，倅止公，而公往益早。世宗心重之，登極授雲南驛鹽道，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康熙末年，鹽法抗弊，滇省有私歷短平諸色目，浙商浮費至十二萬，州縣赤腳丁錢攤入田畝，有田者不占名籍，奉土豪爲甲長，供奉如奴。公一切禁督，奏免湖屬浮糧，又奏玉環山乍浦近海，請設參將同知鎮撫之。北新關虧稅，司權者患之，公奏以南關之贏，抵北關之縮，往來商大懼。雍正四年，遷總督，節制江南七府五州。當是時，浙省逆案屢發，杭州汪景祺查嗣庭等，以誹謗伏誅，而妖人會靜，又爲石門呂留良弟子。上震怒，停浙人禮部試，將大創之。賴公外嚴內寬，教督於下，開說於上，致民俗丕變，天心回和。庚戌殿試，前三名皆浙人。公駢脅多力，鼻孔中通，身長六尺二寸，痘癍如鏡，著頰上皆滿，而白皙精采，豐頤廣額，腰腹十圍，善養威重。每出繡衣袞袍，乘八座露車，去其帷，壯士一人，高丈餘，執大刀，光明如雪，扶輿而趨。絳旗黃蓋，曝粟葩瑤數十重，鳧藻鴈行，罔不整。最後馬上鼓吹，細樂鏗鏘，三四里闔城老稚，聞制府鉦聲，爭奔趨窺觀，目眩良久，引嚙始畢，而提爐香猶冉冉四散。性好武，設勇健營，募兵教之擊刺，一切器械加鮮明。每霜天大蒐，公披金甲，執鐵如意，登壇指揮。先是東南武備遜西北，而公自信過之，屢請從征西戎，又請長子星垣征楚滇諸苗，然世宗終不許也。公不甚識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書院，餼廩獨豐。公餘坐南面，召優俳人季麻子說漢唐雜事，遇忠賢屈抑，僉王肆志，輒嗚咽憤罵，拔劍擊撞。聞鄞縣有王安石祠，大怒，嚴檄毀燒。奏飭十三省督撫修古賢祠墓，諸生入學者，行肅拜禮，許士女逢春秋節賽會迎神，其姦惡則伐瀦其墳。事雖不行，海內皆嘉公之志。凡文移奏章，不過目，聽人雜誦，不可於意者，嗟惜命，改動中肯綮，雖儒者文吏，皆心折駭伏，以是天授。疏西湖淤三十里，增修祠廟，植柳桃，春時隄樹盡花，水亭風臺，金碧明燿。公哺饗畢，鳴騶出清波門，攜文案坐亭子灣，辦治文武屬吏白事者，就湖光山色間，稟請意旨，判決如流。七年，召署刑部尙書，加太子太保，未二月，總督直隸。故事，直隸五總兵，一提督與總督抗行，公

往悉受節制。總河朱藻素倂張，公劾之，減死爲城旦春。公負氣好勝，遇權要人，務出其上乃已。當是時大將軍年羹堯，河東總督田文鏡，九門提督鄂爾奇，管戶果親王，皆隆赫柄用，而公輒彈劾搖撼之，雖有動有不動，然中外側目，欲甘心於公者相環矣。賴世宗知公深，排羣言，眷寵不少衰。十三年八月，世宗崩，自知狐危獨立，萬無全理，入謁梓宮，跪伏大慟，暈絕不能起。上知其意，召見慰之曰：「卿但努力報國，先帝雖崩，自有朕在也。」賜珊瑚朝珠荷囊兩匣，再賜長子星垣武探花及第，公意始安。公尤長於治盜，凡盜之巢藪火伴，訪知如繪，臨期以一錦囊付將弁往，如教即時擒獲。所到處江湖千里如枕席，行舟桴鼓不鳴，不禁妓不擒，擄藩不擾，酒坊茶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先是朱文端公以醇儒治浙，考於古，殫喪婚宴會儀教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遊山，民肩背資生，及賣漿市餅家，弛擔閉戶，嘿嘿不得意。公雖受知於文端，而爲政不相師，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誘掖而張皇之，民喁喁大和，愈卑賤者，愈禱頌焉。雍正十二年，公總督保定，與戶部尙書海望同勘海塘至浙，遠近村氓，以爲公復來撫浙也，額手迎者，蟻屯數十里，歡聲殷天。文端公聞之，嘆曰：「古人云：『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斯言信矣。』」公生時，太夫人夢神僧授以異寶，及卒，病黃疸，吐聲震屋瓦，衙內牛馬皆吼應之，同起同止。如是者三晝夜，氣乃絕，年五十三，諡敏達。

論曰：世宗皇帝時，才臣任封疆者，田李並稱。然世之人往往優李而劣田，意頗疑之。後讀硃批上諭，田文鏡奏禁銅法，請民間有拋擲制錢者擬軍，又奴婢首主人藏銅器者，許脫籍治其主人之罪。公奏禁銅法，請官增價購，有售者，卽與值，不問所由來，亦不治藏者之罪。是二疏者，在世宗俱未允行，而兩人之見解心術，判若天淵，已可見矣。公每劾權貴，拜疏後必鈔稿以示其人，嗚呼壯哉！

李孝子傳

嘉定之曲江里，有孝子曰李維煌，字裕光，宋贈太師端伯公之後。父巖士，生孝子十年，家無旨畜。母詹孺人，鍼衽以供孝子出就外塾。泣曰：「養親親職也，兒不養母，乃藉母養兒，兒心何安？」遂棄書史，勤耕作，市珍怪之食進之母，而已甘食淡焉。母病喉，勺飲喀喀不下者，三晝夜矣。孝子呼天求救，母夢神人刺一針曰：「哀而子之孝也。」覺一汗而愈。雍正七年秋，海風起，城中生波濤。孝子居故穿漏，夜半屋搖搖然，孝子趨負母伏几下。俄而前後廬舍崩，所避處獨完。孝子父亡逾年，大父亦亡，孝子雖終喪，不吉服，不與賓筵。曰：「古不葬不釋衰，今窆窆未營，某方負疚，敢施施如平常時耶？」及其葬也，時屆嚴寒，體故羸，手炭土僵大雪中，治冢匠數人蘊火覆之，淪以湯乃蘇。年五十卒，卒時抱母大慟，囑其孤某善事大母，聲諮諮不絕，乃瞑。相傳其幼時居父喪，寢苦塊中，哀號三年，每出入，鄰人指曰：「小孝子小孝子。」蓋其天性然也。乾隆三十年，大吏聞於朝，建坊曲江里，立祠其旁。論曰：「孝經一書，聖人所以爲人子訓者至矣。然世人方讀書以求孝，而李氏子獨因孝以廢書，何耶？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古之能率其性者，無俟於教也。不然慈烏反哺，羔羊跪乳，被所讀何書哉？」

### 常孝子傳

孝子姓常，名裕綸，山西徐溝人。生四歲孤，母戴氏，哀鞠子而撫焉。家故織，無存歲資，母鍼衽以供孝子侍側，愉愉然不刻離。既長，以武舉授鎮海衛千總。故事，督漕者多風波危，以故勿克迎輜，視膳飲。乾隆二十八年，孝子畢官事還，鎮人見孝子連日喜色溢眉宇，異恆常時，謂之。乃其母已來，未一載，母卒，孝子雞斯徒跣，不納勺飲。將大殮，攀棺號阿母不止，聲盡血湧，腸裂而卒，越母亡纔三日。

論曰：「禮稱毀不危身，又稱五十不毀。然鼻魚立哭而死，孔子與之，傳稱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毀也，人惜其不立，以徵魯之衰。孝子年五十矣，不爲生孝，甘爲死孝，彼其心豈不知留其身以慰乃母于地下哉？乃情極而禮

忘焉非得已也。王荆公之論李翱曰：「賢者過之。」翱之賢，翱之過也，因其過愈見其賢，吾于孝子亦然。」

徐靈胎先生傳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天子召入都，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樸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田里，上許之。後二十年，上以中貴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燦，載榻楸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天子惋惜之，賜帑金，命燦扶柩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諸生，兩蒙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爲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急思采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訪燦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爲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涇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鈞，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贏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嚮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連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縛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嗚呼！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迨驚以爲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養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

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愷公未遇時，診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額，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洄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紛紛，登樓則太湖奇峯，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釋、醫學原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鈎剗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懷，字榆村，倜儻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葬枯榮乏，造修與梁，見義必爲，是據於德而后游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托舟直詣洄溪，傍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參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權，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丸而別。故人李導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 江寧兩校官傳

我國家百有三十餘載，而江寧以校官祠於學者，既二人焉。其一曰教諭湯先生諱偉字鵬乎宣城人康熙庚午舉人居官時年已七旬，天倪甚和，碌碌然不可見涯涘。夏月短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撲聚，童子環啖之。先生俯而笑曰：『盡留苦敗者，儂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兵部左侍郎法海督學江南，威稜言言，所至不敢仰視。初按江寧，命報程生某劣，先生搖首，意若有所疑。法呵之，先生正色曰：『程生不特不劣，且賢，公命舉優，耶今晚牒日上矣。若以爲劣，則公知之，偉不知也。』法大怒，叱先生出，將劾先生。江寧先輩蔡鉉升者，與法有舊，往見法，爭曰：『公知程生所以劣乎？生故狷者也，嫉惡嚴，過上新菴，見僧奉富商木主，與天子龍牌時，生詆其妄，掉而投之，以故僧與商造蜚語陷生，公得毋爲若輩所眩乎？』湯先生正入，九學所推，公不知敬，何也？』法大慚悔，三肅先生而謝。江寧學舍穿漏，每大雨，先生持繖坐承露下，白髮淋漓，客駭問，則顰蹙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而某敢卽安乎？』上官及諸紳士聞之，爭來營度，構造終先生之世，學宮煥然，俸滿遷國子監典籍，以篤老辭卒年九十餘。其一曰訓導唐先生諱時琳字宸枚，上海人，康熙甲午歲貢，飭躬訓士，一衷于禮，在官捐俸修前明周貞毅公祠，去後，諸生卽以先生與湯先生耐焉。乾隆三十九年，邑有修學之舉，將遷祠周公，並遷兩先生，訓導曹君懼兩先生之澤將湮也，屬予作傳以永之。予覽所持來湯狀甚具，而唐事寂然無可記述，以故筆灑不下者屢矣。然竊念東漢諸賢，瑰意琦行，顯顯在人耳目，而黃叔度以牛醫兒，彌口無言，一事無爲，當時欽之者，至以孔門顏子比之。然則古之君子，固有行而無跡者存耶？抑動靜語默，亦各視其時耶？今人間方面大府，在官赫然去，則車未出城，民已忘其姓氏者，不知凡幾。而此二校官，獨能以一縷香，食報於荒廬，首藉之場，可知官不在大小，惟其人，人不在顯晦，惟其真。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之人，聞兩先生之風，可以觀，可以興矣。曹君倒冠而至，僂僂然欲不朽先賢，其立志非凡所及，是亦昌黎所云得牽連書者，名錫端，字菽衣，亦上海人。

## 二賢合傳

奇中丞生父姓黃，名惠色，與苑副塞勸交好。塞老矣，時以無子爲憾，惠公慰之曰：「君無憂，我有二兒，今婦又有身，若雄也，卽以相畀。」已而中丞生，甫免乳，卽裹文葆，抱交塞公，屬曰：「嗣後兩家僕媵，俱禁聲，慎毋洩露，使兒知。」塞公夫婦教養中丞，愛憐倍於所生。至十六歲，懵然不知爲惠氏子也。亡何，將應童子試，寫履歷，塞公矚然曰：「吾寧絕嗣，不可改祖宗以欺君父。」誘中丞與遊，闖入惠公家，指惠公曰：「此汝父也，吾非汝父也。今送汝還父。」惠公驚失色，中丞惶也。塞公卽告所以還兒之故，且曰：「兒貌英秀，天資超絕，必腰銀艾，我福薄不足以當。」遂與惠公各以一童子推讓者，再言畢，駭馬馳去。中丞無如何，仍歸宗應試，旋中進士，作刑部郎中，外遷至臬使布政使，而塞公夫婦相繼殂。中丞感養育之恩，欽欽在抱，常於元旦默禱於天，有可以面奏之日，必謀所報。乾隆五十七年，授江蘇巡撫，入覲，謝恩畢，奏曰：「臣乞主上天恩。」卽連叩頭，淚盈涕，幾不能聲。上愕然曰：「汝求何事，而急迫若此？」曰：「臣有二父。」上大笑曰：「父是何物，而可以有二耶？」中丞備述原委，請以本身應封之典，地封義父，兼請以第三子廣麟繼義父爲孫。上曰：「汝具摺來，但異姓請封繼嗣，部議必駁，待議上，朕自有處分。」中丞摺到吏部，引例駁，奉旨著加恩，照所請行。

讚曰：「惠公之仁，塞公之義，中丞之孝，三者皆東漢獨行傳中所希有也。論有稱塞公爲最難，何也？譬如鄰有嘉樹，代爲辛苦壅植者久矣，正將壘壘結實，而一旦還其主人，於心遽能愜然乎？至於日後中丞之地封繼，皆非塞公初心所能希冀，而逆料者也。塞公真古賢哉！然惠公能知塞公之賢，而忍割毛裏之恩，綿其烝嘗，因明生誠談，何容易？中丞圖報禱天，果如所願，方知皇上卽天也。先天而天不遠，聖人之言於斯益信。且人但知中丞之孝塞公，而不知卽中丞之孝惠公，蓋體惠公不忍絕其友之後，而以己子爲彼孫，是卽惠公未竟之志，欲行之事也。善繼善述，惠公九原有知，亦當稱孝。三賢所爲，於世道人心，皆有關係，故備書之。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百世之下，可以觀，可以興矣。中丞名奇，豐額，滿洲正白旗人。」



## 廚者王小余傳

小余王姓，肉吏之賤者也。工烹飪，聞其臭者，十步以外，無不頤逐逐然。初來請食單，余懼其侈然，有穎昌侯之思焉。暗曰：「予故簞入子，每餐，緡錢不能以寸也。」笑而應曰：「諾。」頃之，供淨饌一頭，甘而不能已於咽，以飽客聞之，爭有主孟之請。小余治具必親市物，曰：「物各有天，其天良，我乃治。」既得，泔之與之，作之脫之，客嘈嘈然屬糜而舞，欲吞其器者屢矣。然其筮不過六七，過亦不治。又其倚竈時，雀立不轉，目釜中，愷也，呼張喻之，寂如無聞。映火者曰：「猛，則湯者如赤日，曰撤，則傳薪者以遞滅，曰且爨，則置之如棄，曰羹定，則侍者急以器受。或稍忤及弛期，必仇怒叫噪，若稍縱，即逝者所用葷葷之滑，及鹽豉酒醬之滋，奮臂下，未嘗見其染指試也。畢乃沃手坐，滌磨其錫銛刀，削筴帚之屬，凡三十餘種，度而置之滿箱。他人掇汁而接，蔘學之，勿肖也。或請受教，曰：「難言也，作廚如作醫，吾以一心診百物之宜，而謹審其水火之齊，則萬口之甘如一口。」問其目，曰：「濃者先之，清者後之，正者主之，奇者雜之，眠其舌倦，卒以震之，待其胃盈，酸以隘之。」曰：「八珍七熬，貴品也，子能之宜矣。噉噉二卵之餐，子必異于凡族何耶？」曰：「能大而不能小者，氣羸也，能膏無不能華者，才弱也。且味固不在大小華膏間也，能則一芹一葷皆珍怪，不能則雖黃雀鮮三楹無益也。而好名者，又必求之於靈霄之炙，紅虬之脯，丹山之鳳丸，醴水之朱鼈，不亦誣乎？」曰：「子之術誠工矣，然多所炮炙，宰割大殘，物命，毋乃為孽歟？」曰：「庖犧氏至今所炮炙宰割者，萬萬世矣，烏在其孽庖犧也。雖然，以味媚人者，物之性也，彼不能盡物之性，以表其美於人，而徒使之狼戾枉死於鼎鑊間，是則孽之尤者也。吾能盡詩之吉蠲，易之鼎烹，尙書之藁飫，以得先王所以成物之意，而又不肯戕杞柳以為巧，殄天物以鬪奢，是固司助者之所策功也，而何孽焉？」曰：「以子之才，不供刀七於朱門，而終老隨園何耶？」曰：「知己難，知味尤難，吾苦思殫力以食人，一肴上，則吾之心腹腎腸亦與俱上，而

世之噲聲流歡者方與磨敗同軀也是雖奇賞吾而吾伎且日退矣且所謂知己者非徒知其長之謂兼知其短之謂今主人未嘗不斥我難我掉譬我而皆刺吾心所隱疚是則美玉之苦不如嚴訓之甘也吾日進矣休矣終於此矣」未十年卒余每食必爲之泣且思其言有可治民者焉有可治文者焉爲之專以永其人

### 石大夫傳

越之石氏居帝九陔水生者質美而狀多渺小其長子曰青豐且頡頏理粹如越君欲以耀於上國乃命爲大夫聘吳吳闔閭甚文聞之喜曰「石碯古純臣也寡人盍留其苗裔以爲國光」命設九賓之禮宴大夫國中踐石以上者爭來窺觀大夫請曰「士爲知己者死臣願留吳但臣南越之鄙人也敦顏而土色風範樸野難侍屏匱聞吳多子游氏之儒追琢其章願忼弟子禮而往其化臣哉」闔閭許之當是時金壇叟王岫君年七十許取友必端以善琢磨人聞天下大夫往樞衣趨隅隕爾如委殺鋒砥角一聽叟之所爲月餘再召貌益澤色益莊矣若瑟若爛兮璠珠之光吳子益喜命廬人爲大夫造屋漆欲測絲欲沉畢尚以瓊英飲以沆瀣之露臥以文貝之錦遂用事不離左右朝有子墨客卿者性堅執不肯下人見石大夫則形神消釋大夫益喜自負與何水部飲大醉遇管城公掉其頭溺之腹膨亨者數矣或譖於闔閭曰「大夫居孔氏之門而陰與墨翟爲友摩頂放踵徑徑然小人哉且其形黑而津眼如鸚鵡必多詐扣之不能音是殆以飲水爲名而以貪墨爲實者也必斷之」季札爭之曰「微石氏吾何以爲札耶要知天下惟肉食者方無墨耳師曠稱國有五墨墨而墨子不與焉况其與交者哉昔者堯染於許由湯染於伊尹今大夫染乎墨翟亦猶行古之道也且以墨子之才見大夫猶日形其短而其他可知昔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卽墨大夫遂霸天下君盍封之卽墨以遂其志而成君之賢」闔閭然之拜卽墨大夫賜西河黑水爲湯沐邑居無何上計秩滿將右遷大夫頓首謝曰「臣聞知其白守其黑道家

訓也。茲者維元是宅，臣將老焉。吳子許之，不果遷。大夫好修飭，居吳三十餘年，終日沐浴佩玉，以質幹厚重，不善舟車，非有軍國大冊書，大詞令，不召見王。或朝覲盟會，亦不隨行。性靜而壽，其同官椿先生，管城公，多病廢，或更換至數十輩，而大夫一與共事，顏色不少衰。後闔閭年漸老，世子未生，大夫侍側，不知所終。

南史氏曰：「俗傳石氏之顯，始於女媧，而盛於帝鴻氏，遐哉難攷矣。春秋隕石於宋，五後之稱石氏者，斷斷然僞託於宋，以自夸。然自宋、晉、梁、陳、而後，石氏之賢者無聞焉。大夫能通上國友岫君，交季札，以成其名，亦其所遭者幸也。引北宮貞子故事，賜生諡曰文端，宜哉！」

### 短人傳

鎮江之短人曰趙元文，年二十八，長二尺許，修面博脣，首如覆釜，行則左右搖，立久臂壓其膝，兩手膠而拳。揚州鄭守備貽其母千錢，短人歸焉，教之應對執箕膺。短人性黠，無他能，能屈一足跪，客來輒自蜷局出而試之。鄭復得女子一，短如之，將以偶焉。短人辭曰：「不可，短人，天之僂民也，有母在不能養，而又養一短女子，非所願也。」固與之，將遁矣，乃聽焉。余過揚州，短人出拜，問安必朝夕至，載以如白下，自將軍方伯太守以下，聞其短，咸具簪來迎短人。短人摩地鞠脛，昂首酬對，卑泚纖趨，轉圓如意，皆大喜，贈賜重積。及歸，褒衣大冠，篋爲之重。袁子曰：「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短人知禮，人愛其短，然則人之病，何病乎？其有所短耶？」

### 記富察中丞四事

東粵近海南諸夷，中國兩戒之守，以廣州虎門爲限。乾隆八年，紅毛國伐呂宋，勝之，俘五百人，率其衆順帆泊虎門，粵東大駭。總督策楞召布政使託公曰：「外夷交攻，揚兵我境，勦之乎？聽之乎？於國體奚宜？」公曰：「當使

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公處分。策笑有慍色。暗曰：「君直戲耳！紅毛雖夷，非癡人，其肯以萬里全勝之師，受驅使耶？君言之，君能之乎？」公曰：「不能，固不敢言。」策愈慍曰：「君果能，恣君所請。」公笑曰：「無多請也，請飭印知縣楊參將聽指揮，六日內復命。」印令者，才而敏，楊參將者，修幹偉髯，有將貌者也。策許之，公出召印，令曰：「我欲使汝教紅毛國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制府處分。」印令驚，如策所云。公曰：「汝直未思耳！紅毛伐呂宋，涉大海數千里，糧能足乎？船漂浪擊風，必損壞，不於此修篷，其能歸乎？此如嬰兒寄食於人，小加裁禁，立可餓殺，何說之不能從制軍易吾言，不問吾，故未以此意曉之。」印令大喜，奮曰：「如公言，足以辦矣。」與參將楊，領百人短後衣，持彈據獅子洋，而營焉。密令米商閉戶，遏糴。紅毛人來探，告之曰：「中國無他意，慮奸民欺汝外夷，以行濫物誘汝錢，故來相護耳。」紅毛人不解意去，然望其炊烟，漸縷縷希矣。居亡何，紅毛總兵求見，坐定未言，印令呵之曰：「中國久以虎門爲限，篠禁森嚴，汝兩國交關，不偃旗疾過，乃揚兵於此，大悖我制府性暴，好用兵，我等未敢違白，所以守此者，欲斷汝糧，餓死汝，然後白制軍。」紅毛總兵意大沮，目參將，參將禁聲，鬚髯怒張，叱嗟而已。總兵愈恐，伏地請曰：「誠然糧盡，然終非有心犯天朝也，公幸赦之，且教之。」令微露其意。紅毛人泣曰：「若然，誠天幸也，請代申此言。」令曰：「不可，吾爲汝告方伯大人，方伯大人爲汝告制軍，階級尙多，通達尙難，汝一旦失信，則我等先爲汝獲罪，故不敢也。」曰：「紅毛自具牒申請，何如？」令爲不得已而強應曰：「可。」紅毛人抱弩負糶，手加額，匍伏進表，貢所俘五百人，乞制府處分。策公大悅，竟以五百人仍還呂宋，而賞賜紅毛，聽其還國。越一年，呂宋修怨於紅毛，遣兵數千駐澳門，揚言待紅毛來戰。總督又詢公，公曰：「此可以罵遣之也。」紅毛國小而強，屢勝呂宋，國大而弱，屢敗，以大國敗於小國，慮四隣輕之，欲洒削其恥，又不敢從海直下挑戰紅毛，故逗遛我地，自張虛聲。公前將紅毛所俘五百人送還伊國，恩甚大，可仍命印令往，道破彼情，歸曲責直，彼雖夷，必無辭而退。」如公言，呂宋兵船即日搖舫去。

乾隆七年，粵東旱，攘竊填衢。總督張，示禁小錢，且曰：平糶，三米廠宜減一，糶者無過二升。公聞大驚，召廣州知府曰：「民情甚迫，而糶廠轉減，汝能保十日內無事乎？」曰：「不能。」五日何如？曰：「不能。」公厲聲曰：「吾欲汝保十五日無事，汝不能，吾手斬汝。」知府跪而請曰：「今一日難保，而公云十五日，何也？」公曰：「固也，待吾言之。制軍所以減糶者，慮米不繼，故留餘於倉也。不知民情一變，倉之餘，官能留乎？不若傾倒出之，使民知之。爲今計，宜增一廠爲四廠，宜不計斗石，宜兼收小錢。如制軍教朝夕難保，如吾教十五日可保。十五日中，倉未竭，雨必至，民將大安。第恐汝違吾言，先白制軍，致掣吾肘，則事敗矣。事敗民變，均死也，不如斬汝死，死乃有名。」知府叩頭出，如公教。民懽聲如雷。越八日，天雨，米尙餘五千石，有奇。雨後，大官行香謝神，將軍某護曰：「吾欲絕公交。」公驚問將軍曰：「當制軍令下時，民心震動，意在必亂，吾臥夜不閉目。公陰行善事，消釋禍源，而不先告我，以寧我，其能無絕交乎？」公署廣東布政使，前官程公仁沂被劾，待罪廣州。知府來，手一冊呈公曰：「此程獄詞。」公問訊乎？曰：「未也。」然則何以有詞？曰：「向例撫軍劾官，無所待訊，不過擬供狀具獄而已。」公微笑不應，取所呈冊，付家僮內藏之。知府探公色甚和，必重違撫軍意，而喜已署藩司之將卽真也，媿然喜。公正色責之曰：「訊百姓無先擬供法，令訊藩司大員，而汝乃代爲之供，藩司汝長官，撫軍亦汝長官，殺長官媚長官，於義何當？我才短，不能核人僞供，故收藏之，明日將此冊奏皇上，候聖裁。」知府陰喝汗下，長跪請曰：「某死罪，此案良不實，不圖公公正平恕，一至於此，求賜還原冊，訊明再啓。」公笑曰：「能如是，吾何求？」與冊令出，而遽呼騶從見撫軍。撫軍者，高郵王安國也，初及程事，王起立拱手曰：「微公言，吾早羞死矣。疏程陰事者，程之同鄉同年知縣某也，訪之臬司某曰：『頗聞之。』」訪之巡道某，佯驚曰：「聞之久矣。聞制府先奏矣，予不得已奏出。」今聞諸員覲覲，遷缺，然而事大可疑，我悔之拆骨。此段歉懷，曾告阿將軍知之，公不信，請質我於阿將軍。」公曰：「改過不吝，古大臣風也，某請案覆再啓。」公甫出，而知府已赴轅跪白程。藩司事，訊明全虛，惟以平餘充公未奏擬罪。公

於奏程罪前十日，先奏司庫動用平餘，歷任官從不奏聞，臣初到，不敢蹈程某故轍，致滋重罪，仰乞睿示。上硃批：此等小事，任汝爲之，但當慎重，倘遇別案連及，朕亦不能爲汝寬也。後程奏入，上入公先言，竟得寬減。程夫人每早起盥沐畢，嚴妝不食不言，命家人舁至公生祠內焚香膜拜，然後還家飲食笑言。

乾隆四年，詔丁銀攤入地畝，永爲例，海內便之。惟山西解州安邑五州縣不肯曰：「此地富民無田，若攤丁於地，是貧民代富民完糧也。」征輸者以爲然，竟私用舊法。七年上風聞，命巡撫某議覆，巡撫請如新例，公爲冀寧道，爭之曰：「五州縣執貧富之說，因循已久，一旦改更，民必變，此事宜三思。」巡撫忿然，召河東道某趣辦。河東道心知不可，而難於牴牾，讓與兩司議曰：「事起解州牧，今嚴牒下牧足矣。」牧懼，即製巨槌千，長枷百餘，驅迫呼號，安邑民揭竿起罷市，燒城門，毀公署而堵焉，報急者日三四至。巡撫擾急，不知所爲，命公領兵往。公笑曰：「我願往，然無兵我往，有兵我不往。」巡撫問故曰：「彼蚩氓也，雖生變，尙懷狐疑，聞有大兵，則反志益決。今合山西全省兵，不過數千，與我領者，不過數百，其足當五州縣人無萬數乎？請單騎獨行，而暗與我調兵符，相機行事。」巡撫強應曰：「諾。」諸司道及府州縣餞公於郊，酒行泣下，若永訣者然。公自省城至安邑，一千二百餘里，五日而至，先張示稱爾曹皆國家愛養元元，急迫生變，我來非征爾，欲平定安集之，肯自首歸誠者赦，民未曉公意，閉堡門不出。邑令來謁，問誰爲首，對不知。公曰：「可以知縣而不知乎？」曰：「聞某已被劾，心灰，且人衆無所於訪。」公曰：「以民變劾官，皇上必不悅，或別遣欽差訊汝，汝努力助吾，何遽不爲福？」令拜謝出，獲夜行少年訊之，手疏七十二人，喜甚，不請於公，遽往擒犯，歸半塗，追者至，槍砲騰起，弓役傷，奪所拘七十二人入堡。公嘆曰：「禍成矣，庸人誤乃公事，奈何？」將具牒請兵，慮不發，乃命副將率二百人傍堡而營，告之曰：「不必戰，但得堡中情狀，卽以聞。」如公言，堡內人椎牛而饗，公立召還，以狀白撫軍請兵，兵未至，公陰念山西兵少且弱，不可用，而安邑民可先聲奪也。乃檄取四城大砲，及他兵器待用，又雜取劔犂鉤盾，揚言將毀堡。日昃，巡撫羽檄下，公發之。

蹙額歎曰：「孽矣！殺一縣老弱，安用全省兵耶？」吏皆聞之震恐，轉相告語。公遣人以酒千罌，羊百豭犒兵，命毋進城，駐將軍廟聽召。廟離堡三十里，夜大風，蹄踵蹂踏，烟沙障天，屠羊霍霍，兵酣飲叫呼，望者聽者，人數莫辨。堡中民股弁，公笑曰：「此擒犯時也。」命知縣副將戎裝大呼堡前曰：「縛七十二人獻者，兵立罷。稍遲天明，大軍至，金鼓一震，玉石焚矣。」堡中人不得已縛七十二人詣府受遣。次日點兵，三百人而已。遠來足數，腫手不能弓，幸無所用，歸營偃旗未幾，天子果以巡撫爲民變劾官，特命大學士訥親來鞫，駐省城，別訪亂民五百，檄公與副將擒訊，公具牒稱七十二人尙多冤，餘衆宜可闕略。訥愈怒，文書火急，且曰：「黨惡聽參。」公不爲動，抵攔者三，副將意不能無怯，來囑公，公無言。副將曰：「公何無言？」公曰：「難言也，以爲可耶，妨五百民命，以爲不可耶，妨君官職。民與官孰重？君當自謀，我不敢以己律君，安得有言？」副將歎息而去。五百人聞之，泣曰：「攤了非託公意，擒七十二人非託公意，我輩早從公言，自首歸誠，大家抱兒子臥矣。今又以不擒犯故累公，我山西以俠烈聞，若然，非壯士也，請與偕出。」五百人竟面縛出投公，公不受，投副將，受之，來謁公，坐，頰發於面，公賀得大功，君何不自喜，副將手指天歎曰：「五百人爲公來乎？爲我來乎？我武官也，不折一矢而冒公功，其如天何？」乃將安邑，畏威歸順之意，啓訥，公亦怒解命，且保釋五百人父子妻女爭來迎歸，扶攜歡嘍，祝延之聲數里不絕。獄具，前七十二人者誅三人，杖十人，公諱庸，字師健，滿洲富察氏。

書魯亮儕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關啓清河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脰大額，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子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

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馳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何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已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濱南萬里外人也別母京師遊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曷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爽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阮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敕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沾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霑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



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車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書麻城獄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賺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欲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護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峻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墜其僮，河灘淺，爲犬爬噉，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件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能辨，殮而置柩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闕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覲視湯缺，所用件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件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鞠。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踣，肉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督亂，妄指認抵欄，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闕牒上，髮髮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

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已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刺臂血，染一裙一袴，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仵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賄，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隣，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摺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開。聞卽白巡撫吳應葵，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葵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轆轤變幻，危乎艱哉！虛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 李敏達公逸事

隨園文選

康熙末，各省錢糧多虧，世宗詔清查，天下震懼。公總督浙江，聞之，詣內幕問策，皆瞠不語。公曰：「不請朝臣來，天子弗信，朝臣至，而督撫無權，事敗矣。宜速繕一疏，極言浙省廢弛久，誠得內大臣督治甚善。但內臣初至，未得要領，臣身任地方，需臣協理事裁辦。」疏成馳奏，即詐稱生日，開筵受賀，浙中七十二州縣無不膺至者。公張燈陳百戲，止而觴之，召諸州縣至密室語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庫虧絲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發露被誅，勿我怨。」皆泣謝曰：「如公教。」歸皆核冊密呈，其無虧者具狀上。亡何奏下，許公協理。清查大臣戶部尚書彭維新實來，先至江南，江南督撫不敢闕語，一聽彭所爲。彭天資險整，鉤考煩密，民吏不堪，州縣擬流斬監追者無算。畢到浙，氣驕甚，公迎見，即持硃批示之曰：「朝廷許衛與聞，公勿如江南辦也。」彭氣沮，稍稍禮下於公。公置酒宴彭，半巡，執杯嘆曰：「凡共事者，未有不爭者也。某性羸，好與人角，屢蒙上誨，今誓與公無爭，而後可。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無爭？」彭曰：「分縣而辦何如？」公曰：「善。」呼侍者書州縣名若干，揉小紙如豆，鬆盤盛，與彭起分拈之，暗有微記，彭不知也。其虧者歸公，其無所虧者歸彭。彭刻苦辜較，手握算至胼起，卒無所得，而公密將贓罰開款，鹽課贏餘，私攤抵矣。故使人問曰：「有虧否何如？」彭曰：「無之。」彭問公，公陽爲喜，出意外者而應曰：「亦無有也。」遂兩人同奏浙省無虧。世宗大悅，語人曰：「他人聞清查多憂愁，獨李衛敢張燈宴，彼教督有素，自信故也。」晉秩太子太保，賞賜無算，各官俱加一級。江南之人，望如天上。河東總督田文鏡柄用時，忌公，暗劾公，上不爲動。田懼，轉來結納，伺公居太夫人喪，遣人以厚賄弔。公罵曰：「吾母雖餒，不飲小人一勺水也。」麾使者於大門之外，而投其名紙於溷中。然性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誤，公怙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析。

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嘗芳，芳無如公何，即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伸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入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貨汝千二百金，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汭謝，得富平縣丞，遷鳳翔令，以賢聞。

傳卓園者，名魁，公標下卒也。少無賴，以材武入勇健營。涿州大盜李自洪力敵千人，匿大邵村牛四家，公命卓園往擒。卓園請標下李昌明及韓景琦俱，公笑曰：「汝往能擒此賊，昌明往，非昌明殺賊，則賊殺昌明，韓景琦往，必誤乃公事，不信，如汝意試之。」卓園夜至牛村，自洪方謀劫再貢生家未發，卓園破門入，昌明舞雙鎗先登，賊暗中斫之，傷大呼仆地。卓園繼進，門小器無所施，棄其戟，手搯賊陰而曳之，小腸出矣。賊抱卓園，刃其背萬千，幸衷甲不死，然骨入者寸許。卓園繞賊腸於臂至三匝，賊猶能運刀。韓景琦急來助，昏黑不辨，捧搏足以爲賊也。而縛焉，傳自念受兩人敵，必敗，不得已逆而踐之，繩三重皆斷，韓仆出數步外。天漸明，三人共縛盜獻之。韓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盜且死，顧行刑者曰：「吾爲盜三十年，殺人如草，官兵屢捕，無敢格鬪。今擒我者，壯士也，願一見而死。」或指卓園盜運日久之，嘆曰：「我久當死，死於足下值矣。我之寶刀，知足下來，哀鳴三日，宜贈子佩之。我死不悔爲盜，悔不知天下之尙有人也。」

### 鄂文端公逸事

張廣泗之征丹江也，來辭公，牘記軍事數條，將請公處分。公憚諸燕寢，竟日筦絃鏗鏘，口不及軍事。張不得已，請開，公問何爲，曰：「軍事。」公正色曰：「吾以汝爲能辦賊者，故用汝，不料汝非將才也。用兵之道，變化無方，故曰闕外將軍主之，其隨時制勝，豈我與汝今日所能預定耶？惟兵少或糧不足者，當問總督，而我部署久定，故權

而飲汝，汝尙何言？諸將聞之，皆心折駭服。初廣泗知思州府，說公取古州八萬云：「其地廣千餘里，在黔粵之交，分兩省觀則在外，合兩省觀則在內。廣泗乞到黎平，探知形勢，可以奏功。」公即調廣泗知黎平，黎平諸葛營者，古州形勝處也。後倚大山，西接懷遠，中有五丈臺，登之見大小丹江苗，俗傳孔明登後無人登，登輒頭痛。廣泗到，即輕騎登臺，苗望見廣泗指揮臺上，驚將圍己，即聚衆張礮下坡處。廣泗心動不肯下，宿於臺。次日五鼓大霧，從山背銜枚下，苗驚以爲神。歸盡得其出入要領，啓公招降都溶兩江苗，而征丹江九股苗。世宗慮廣泗新進好事，命內臣收可登春山至軍營參謀。至丹江已平，世宗大悅，授廣泗貴州巡撫，召公入都，公薦廣泗爲巴里坤副大將軍，征阿拉蒲坦。先是大兵屯巴里坤山北，人馬多凍死。廣泗往請於大將軍查郎阿曰：「賊不畏冬，以能移家故也。賊能往，我亦能往，盍學賊移家法，覓向陽有水草處立營。」查不信，廣泗率所領兵如寇法，其年兵無死者，馬臚肥如初，敗賊於木壘城，殺無算，生禽六百人。世宗大悅，命總督湖廣會古州苗反，煽連楚粵諸孽，陷思州清平。世宗切責公，命刑部尙書張照都統德希壽督師貴州。照等奏改流非策，世宗愈怒。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效力軍前。會今上登極，加廣泗七省經略銜，督兵貴州。羣苗呼曰：「上諸葛營老子又來了！慎勿與戰。」望旗幟輒走。廣泗奏張照等所以無功者，分守兵戰兵爲二故也。黔兵本少，而又分之，何以辦賊？請調全省兵齊集鎮遠，以通雲貴往來之路。上許之。廣泗率三萬兵，張強弩追苗至凱里香山，山有牛皮箐，當四山之凹，深數百丈，闊三里。苗避弩，爭走箐下。廣泗據山築長圍，四面環之，苗無所得食，相枕藉餓死者四十餘萬人。三省獠裸爲之一空。嗣後古州雞尾擺處，俱改衛設屯，而羣苗亦不復反矣。哈元生者，河間人也，高鼻長髯，以守備從公征苗，每戰輒陷陣，擢安籠鎮總兵。烏蒙之役，賊數萬，管官防海子，張旗鼓噪，元生率兵四千討之。賊有名黑寡者，號萬人敵，每大呼，鷹爲退飛。戰日，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以左手格槍，右手拔箭射之，槍應手斷，而黑寡業已受箭落馬，一自出矣。元生斬首揭竿上，羣賊奪氣退走，追至得勝坡，別寨苗起應之，聚衆鳳凰山。元生知衆寡不敵，乃

密令參將康世顯等夜卒土兵，暗繞賊營，分左右隊伏山下，約曰：「聽號礮起。」次日黎明，元生率兵挑賊，賊盡出，官兵不動，待賊將近，忽礮發聲，元生舞雙刀衝陣，山後奇兵突至，賊敗走，追之，盡俘其衆。元生手擲一賊於空中，高數丈，以刀揮之，作數段墜，羣賊大駭，以爲神勇。嗣後望見安籠鎮，旗幟即逃，無敢格鬪者。世宗召見賜宴，以元生同部人，不漢食命光祿寺別具特羊之餐，二人者，至公家皆供掃除之役，若隸子弟然。

### 禪事二則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小妻。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屢文端調雲貴，入覲，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世宗曰：「止，朕如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啓我而遽奏上，乃以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領，徐夫人爲跪請，乃已。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菲輦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絃服，飾花釵爛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璽書高呼入曰：「有詔。」相國與夫人跪，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如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踣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卺結褵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管絃鏗鏘，肴蒸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權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謝恩奏及之上曰：「朕實不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者矣，嘆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

田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目聞。王士俊宰祥符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澀，若爲萬不得已者而對曰：「士

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爲測，已愈惡之，每見噴鳴，吹毛索癢，王憂慙不食。幕府客裴相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可惜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增河南鹽地稅，民不能堪，公以狀啓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曷若萎腰授印，低頭出衙乎？」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嫌田所爲，而屈於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尙有奇男子耶？」呼僮焚香供牒再拜。遲明田果具疏劾王，楊伴助田怒，謾曰：「狡哉王令，知公僧之，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且罪止罷官，不如故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轉身不得。」田領之。王感楊恩，私誓如父子然。亡何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自止。楊亦泫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旣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惘惘相隨。忽見北來飛騎，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九叩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東，天子許以府道用矣，速歸辦裝可也。」王至廣東，授肇高廉道，尋擢布政使，田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 書馬僧

江寧嚴星標，常熟徐芝仙，皆以耆士在陝督年羹堯幕府。雍正元年，青海會羅卜藏丹津不順，憲皇帝授年爲撫遠大將軍，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以徐嚴二叟年衰，贈金幣送歸，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樵，所肩行李擔鐵也。天明行，晚復來，宿，心悸之，卒無如何。又客館逢二僧，皆猥黠少年，二叟目之一僧，吳語云：「誰無眷屬，何看爲？」始知其一爲尼，急亂以他語出，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即宿。僧來排闥踞上坐，揚其目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一盜耶？囊內赤金二千從何來？」二叟駭曰：「天下財必爲盜而後得，耶朋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酌酒飲，倚而

歌聽之，秦聲也。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閉門臥，僧獨步簷外，嘖嘖曰：「好馬好馬！」亡何兩客騎去，僧闐然叩門。嚴審，挺身出曰：「事至此，尙何言？」行李頭顱，都可將去，但有所請於和尙。」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無兒，殺之耶？釋之耶？」僧笑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測客囊，皆視馬蹄塵，金銀銅分量，望塵了然。兩盜雖耳，雖相伺，而眼眯，誤赤金爲錢鏹，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公等知將軍平清海，是誰助之功耶？余故吳人，少無賴，好勇，被仇誣作太湖盜，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亡何見岳公鍾琪所乘，彪彪然名馬也，夜跳匿廐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公起，親自飼馬，四家僮秉燈至，余不能隱，被擒，公上下視，問行刺者乎？盜馬者乎？曰：「盜馬。」問白日闌入者乎？夜踰牆者乎？曰：「踰牆。」公微噎，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案上酒殺橫列，公飲巨觥，而以一盞見賜，隨解衣臥大軒。遲明公起，盥沐畢，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守備銜，効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耶？」亡何，余醉，與材官角鬪，將軍怒，賜杖，甫解袴，岳公至，曰：「我將征西藏，爲汝乞免，汝從我行。」時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侍衛達爾，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爲一隊，約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領隊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酋羅卜藏久稽天誅，昨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領一囊，金二餅，顧余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有城甚高，非善踰者不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對面帳居羅卜藏，左右帳居丹津紅台吉，二酋，珠寶與金，將以爲犒，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頭，公起身入，天大霧，余乘霧行三十餘里，至賊城，騰身而登，果帳燭熒熒，然母上坐，三會侍側，母年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錦織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貝奉贈，金二餅餽爾，名吉。」三人聞之喜歡，叩頭謝，余知功將成，昨曰：「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預，余解佩



刀插其座，鬚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會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其母與二會交達，備黃林喜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礮發，斬母與二會，同入軍營。次日回，謀來報，羅下藏丹津已逃，準、曠、爾部落。岳公命竿三頭狗，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裁十有五日，三月朔凱旋。岳公首舉余功，大將軍賞游擊銜。余指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思所報。」公笑曰：「咄！吾知汝終爲白頭賊也，厚賜而別。」歸次涇州，宿回山王母宮，昵妓女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苦無馬，逢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視廐，則夜間已將兩盜所肩鐵擔，屈而圓之，束二馬首於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衛田文鏡兩總督所轄地方，毋憂也。」後三十餘年，二叟亡，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初有異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尚。後總督田公禁嚴，僧轉授永泰寺尼環師，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卽此僧，環師者卽金環妓，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論曰：「馬僧事，類小說，爲正史所不書；然岳公獲一盜馬賊，能留心錄用，使奏其能，真大將矣。其行間致敵，不戰而屈人，兵機有足法者。年羹堯威勝不恤士，馬僧太跼，故無成功，皆足爲規戒。備書之，亦自附於李玉溪之書程驤羅江東之記石烈士云。」

### 書悔軒觀察五事

袁子曰：「士大夫爲政愛民者多，知所以愛者少。孔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是乃仁術也。』聖

賢行事，不諱權術，要歸於適道，歸於仁而已。余偶聆梅軒先生稱說作州縣時五事，出奇智異術，屬民可以觀，可以師，愛而錄之，示後之從政者。」

先生權安化縣時，南鄉李姓族繁，始祖有仕，元封萬戶侯者，賜葬某山，碑禁後人耐葬。乾隆初，族人李澄犯禁，李經阻之，澄恚，棄棺控縣。縣令往視，棺已焚矣，乃收殘骸貯庫，申牒大府。澄與經各以焚尸互控，歷任訊鞠，株引百餘，三十餘年，獄不具。先生抵任，憫兩家之苦訟也，亦知兩家之厭訟也，堂問其人，爾等若干歲矣？曰：「三十有奇。」曰：「四十有奇。」先生笑曰：「焚棺事在三十年前，汝等幼，未曾目擊，今日之訟，何由措詞？」皆叩頭曰：「明知官民兩累，奈焚尸罪重，兩家騎虎不下，奈何？」先生曰：「當阻葬時，棄棺在屋乎？在野乎？」曰：「在野。」野有藟樾掩棺乎？抑暴露乎？曰：「以茅覆之。」曰：「若然，則兩家之訟之誤久矣。阻葬者不必焚棺，盜葬者不忍焚棺，此人情也。棺既在野，又覆以引火之茅，安知非他家上家人化紙錢，因風延燒耶？汝等退，訪明後再訟何如？」越三日，李氏族千餘人泣謝曰：「公神明也，訪諸耆老，焚棺事悉如公言。」先生命別擇地葬庫中骨，兩家祭奠安靈，牒諸大府銷案。

先生宰益陽時，縣民劉克，有臨街五樓，身居其三，以其二賃與張某。亡何，張族兄錦文來，亦借居焉。張妻下樓執爨，怪錦文行李狼藉，檢之，失銀二百。張兄弟偕地保報官，訴壁瓦無穿窬形。先生問何不與房主偕來？曰：「侵晨外出矣。」方疑詢際，忽堂上聲鼓擊甚急，則房主人劉克也。先生叱曰：「汝胆太麤，白日攫人金，尚敢來報我乎？」克俸嗒然，口不承而色已奪，脅以三木，乃曰：「問龔四。」龔四者，其家傭也。先生知情已得，不過欲卸罪於龔，乃遣役至克俸家，問其妻曰：「汝夫同龔四竊張家銀何在？」妻哭頓足曰：「我勸吾夫毋作賊，今果敗矣。」出銀二百，封記宛然。或問先生何以知之？曰：「渠擊鼓時，手戰而目斜睨，故疑之。且報竊乃尋常事，非奇冤，官又在堂，何必擊鼓耶？」

先生知衡陽時，邑紳趙某，虎而冠者也。入粟得州同銜，以罪褫，再爲子入粟得封典，以罪褫。乾隆庚辰冬，報失千金，先生知其狡也，單騎往驗，見穴難容，肩牆壁鑿痕亦小，訊其家屬，一嫗從竈下出，面焦然，雪中猶敵葛。先生不問竊事，但好語曰：「汝供役人，何寒至此？」嫗曰：「老婢投身十餘年矣，主人不衣食之，又不許去，奈何？」先生曰：「官作主，汝卽得脫，但主人失竊事不明，汝何能去？」曰：「此事易明也，主人刻暴而蓄且病，有妾李氏，久不侍寢，又虐使之，李亦求去不得。其兄某，賣酒回鴈峯下，暗相往來，老婢不敢聲，此可疑也。」喚李至，則甚少艾，服飾嫣然，而愁鬱之態，眉頭不申。先生亦不問竊事，但好語曰：「主人待汝何如？」不答曰：「汝甘心事主人乎？抑不得已而居此乎？」又不答。先生曰：「我知之矣，趙刻暴而蓄，於汝無恩，汝亦如老嫗之求去不得，故不便明言耳。」李且泣且叩頭。先生曰：「老嫗告我，此金乃汝竊也。趙某尸居餘氣，死期近矣，汝不得不爲身後計，故私匿其金，信乎？」李抵攔。先生曰：「汝慮罪，故不承耶？律載親屬相盜者勿論，况趙某匪人，不義之財，一朝失去，人稱快。汝以情款，所不爲汝脫身者，有如此日！」李涕雨下曰：「妾死罪，主人金止六百，妾竊二百，藏兄某家，餘四百尙在箚中，所報千金，僞也。牆穴係妾用小刀開鑿，假作穿窬狀，公所勘者，亦僞也。妾願隨役到兄家取金。」先生許之，果得二百，搜趙箚中，果存四百，趙駭服。先生怒責之曰：「孟子云：一身不行道，不可行於妻子。」汝之謂也。汝浮報欺官，理宜治罪，姑憐汝病，爲汝懺悔之。」取二百金分賞老嫗及李氏，命嫗送李氏還其兄家。

先生牧平定州時，樂平縣民侯充世者，富而無子，嗣兩異姓者，一名百糧，一名丙寅。旋娶妾生三子，長曰觀音，保纔五歲。充世死，未逾年，其妾赴縣訴百糧不孝。縣斷百糧異姓，不得爲後，酌給田產歸宗。百糧不服，訴臬司，稱侯氏疎族某，貪其遺資，屢誘繼母變產，百糧阻之，以故唆訟。臬司委先生決之。先生曰：「縣令依律而斷，不爲踏駁，但於侯氏後患，未爲置想。按侯氏本族未嘗無子，而充世兩繼異姓，其不悅於本族可知。百糧果不孝，充世必逐之於生前，不待繼母逐之於死後。婦人耳軟受惑，亦間有之，倘今日逐百糧，明日再逐丙寅，則儼然一寡婦抱

三孤兒，何以自存？一義子之忤母易制，而羣族之窺產難防，是不可不爲之慮也。應將充世家資區分爲四，所生三子，各得其一，百糧丙寅，共分其一，仍依繼母居，代爲料簡，俟觀音保成立後，去留聽便。一臬司諱之，依斷立案，合郡悅服，侯氏至今小康。

衡陽民爭墳山，甲葬久矣，以傍地賣與乙，乙利其風水，先葬墳於所買處，繼葬骸壘於甲山中，甲不服，具控。先生往勘，閱其譜牒，斷山歸甲。乙爭曰：「某有糧，彼無糧，公何據而斷？」先生曰：「據無糧斷也。湖南田土，康熙三十六年巡撫趙公通省丈量始陞科，則甲葬於未丈量前，故無糧，汝葬於已丈量後，故有糧，是無糧者先主其地明也。」乙詞屈，乃出魚鱗印册抗爭。先生笑曰：「此卽趙公所丈册也，此册縣令印之，册書掌之，安得在汝處明係汝乘新舊官交代時，賄胥私造，爲訟根耳。汝不服，試以册附卷，待嗣後民間爭產，再有以魚鱗册呈者，直汝未遲。」乙不能答，噤聲去。明日遣役拘之，已挈所埋骸壘遁矣。

### 送望山相公入閣序

置一人爲九卿六曹之官，其不可不，不可得而知也。置一相於九卿六曹之上，而不可不，天下之兒童走卒已知之矣。是何也？百官論才，宰相論望，才可表見於臨時，望必積累於平日，此三公之位之所以難也。雖然，養望難，副望尤難，今夫雲人皆知其能爲霖也，然不過起於山中，覆於一方，則望之者欲亦易。若夫蓬蓬然起於秦華之阿，彌漫於九天之表，則望之者咸引領於無窮。倘沛然作雨，而亦區區霖霖已焉，則又安貴夫垂天之雲哉？枚弱冠遊京師，聞論相者，輒曰：「尹公尹公。」今枚年五十，公纔入閣，然則公之望久矣。望如公，而何待於枚言？亦惟望如公，而枚又安得無言？從來儒生之見，往往與在位者相僻而馳，非在位者之過也。一旁觀，一當局，旁觀者好以太古迂遠之言，靡切左右，而勿度今所能行者陳之，則不如其嘿而已也。夫大臣之道，豈一定哉？周公教成

王以其無逸而召公則教之以伴免優游。宋璟諫明皇毋幸東都而姚崇則勸以東巡無害。卒之召公大聖也。姚崇大賢也。其若是何哉。要在誘君心於當道而於己不失其正而已矣。唐陽城一諫官耳。尚不肯爭細事以累名。宰相非諫官比也。將朝夕坐論與社稷同休戚者也。行而世爲天下法。則行焉。言而世爲天下則則言焉。或時之未可。勢之未宜。則所貴乎積誠悟主。伺間責難。而不在乎改一成法。增一科條也。天下人信公之深。愛公之切。必揣摩而相告曰。『以公入相。而未有聞於人間也。其必嘉謨入告。而不使外人知耶。抑必重其身。以有待。而將大有造於將來耶。』如是十年。天下之望公者。未有既也。則公之望。雖未副也。而卒無損也。所慮者。矜報恩之迹。急任事之名。於其遠者大者。或不敢探懷以取。則旁引雜出。而轉多瑣屑紛更之爲。使天下望此而得彼。望大而得小。而天子亦知其底蘊之已窮。他日有言。必厭而輕之矣。平素之望。豈不危乎。以公之明。必不出此。而枚所以譏諷者。恐公虛懷太甚。竟忘其負荷之重若此。而亦等於尋常作相者之所爲。又恐公一事一言。必先立身於無過之地。周旋而曲折。轉足以招人之疑。不知過也者。愈避之而愈至者也。古大臣但知有國。不知有身。不知有身。何知有過。甚至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而况躬逢一德明良之盛也哉。枚見天下之人。望公已甚。而枚之望公。又更甚於天下之人。故於公之入閣也。陳所慮以規公。亦書所見以質公。

送陸明府入都序

余不幸江寧久矣。後之宰是者。皆才出余上。皆交好。而心之所尤折者。爲蘭邨陸君。君喜余古文。常曰。『他日得子文序我可乎。』余雅欲序君。而苦於不得當以報。乃諾而俟焉。今年十月。君以捕亡事受天子知。將召對有。高爵之遷。茲事非君所甚矜喜。而忽大恩壓已。轉瑣瑣不快。邦之人亦若有卹然者。余爲序而釋之曰。『羿之變弓也。惟巴蛇。九日始足。盡其殼耳。乃偶中燕雀。而名因之大彰。羿之心非所冀也。然天下事固有感在此而應在

彼者，豈獨射然乎？或智人也，而以愚獲愆，或惠人也，而以猛立功。徒觀其迹，未有不適適然疑者，不知不輟轉而錯綜之，不足以彰造物報施之巧。『君善讞決，大府有疑難事，必委君決，君所至皆仁自持，或罪至虔劉，而一旦釋寧其家者，纍纍然，此皆宜受天子知者也。』亦天子知之必嘉予者也。顧名不上聞，雖堯舜無由知，而平素闡然之勤勞，天必欲光明之，爲循吏勸，則不得不借一二事以達九乾，而垂清問。且以見聖天子留心人才，小善不遺，至於如此。凡爲臣子，而不以積誠勤事求知，妄挾他途干進者，皆惑也。且夫學之與仕，有二理乎？曰：『無有也，書稱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是也。』生之與殺，有二理乎？曰：『無有也，孔子稱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也。』陸君口不離先王之言，遺蛇其容，常爲文俗吏所擲揄，一旦璽書徵召，儒者榮之。然其爲政，暖曖姝姝，一以生人爲事者也。乃偏以戮人見知，君之才雖顯，而君之心將隱矣。予竊託於君子表微之義，書其故曉邦之人，而因以慰君之行焉。

### 史閣部遺集跋

少宰彭公，以明故閣部史道隣先生像，并家書絕筆，進呈皇上，蒙上深許其忠，賜題賜諡。其裔孫開純，感君恩，懷祖德，將聖製及先生遺文，開雕傳後，而屬枚爲跋。枚謹按：夏禹封防風氏之臣，成湯不徵巢伯之朝，皆三代大聖人泯人我之見，扶植彝倫，非凡所及。後世雖忠，如文信國，爲元祖深知，而身後之恩禮無聞。其他則袁察除名，韓通無傳者，更不勝屈指矣。獨先生殉節前明，百數十年後，遺像忽蒙聖覽，苦節忽蒙聖褒，遭逢之隆，千秋獨殊。然在當時，先生自矢孤忠，豈復有心希恩異代，卽異代之恩，亦未必爲先生所樂受。而卒之幽隱之光，日照之而愈明，樞檀之氣，風吹之而愈芬，凡此者，皆天也。我皇上先天而天不違，將假先生以立萬世人臣之式，故不吝洋洋聖謨而嘉嘆之，又寵宣之，亦豈欲前代之臣，銜恩地下哉？世之爲臣子者，得是編而雜誦之，可以觀，可以興矣。

## 隨園記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清涼山爲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烟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者也。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牖，樹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頽，弛其室爲酒肆，與臺囓，禽鳥厭之，不肯軀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牆剪園，易簷改塗，隨其高爲置江樓，隨其下爲置溪亭，隨其夾澗爲之橋，隨其湍流爲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歇側也，爲綴峯岫，隨其蒼鬱而曠也，爲設官寮，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天闕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落成，嘆曰：「使吾官於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於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澗君，移書史居隨園。聞之，蘇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奇可以見矣。己巳三月記。

## 隨園後記

余居隨園三年，捧檄入陝，歲未周，仍賦歸來。所植花皆萎，瓦斜墮，梅灰脫於梁，勢不能無改作，則率夫役芟石，留鳳土脈，增高明之麗，治之有年，費千金而功不竟。客或曰：「以子之費，易子之居，胡華屋之勿獲，而俯隴荒餘何耶？」余答之曰：「夫物雖佳，不手致者，不愛也；味雖美，不親嘗者，不甘也。子不見高陽池館，蘭亭梓澤乎？蒼然

古蹟，憑弔生悲，覺與吾之精神不相屬者，何也？其中無我故也。公卿富豪，未始不召梓人營池園，程巧致功，千力萬氣，落成，主人張目受賀而已，問某樹某名，則不知也，何也？其中亦未嘗有我故也。惟夫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臺，皆得之於好學深思之餘，有得則謀，不善則改，其蒔如養民，其刈如除惡，其創建似開府，其浚渠築山，如區土宇版章，默而識之，神而明之，惜費故無妄作，獨斷故有定謀，及其成功也，不特便於己，快於意，而吾度材之功，苦構思之巧拙，皆於是徵焉。今園之功雖未成，園之費雖不貲，然或缺而待周，或損而待修，固未嘗有迫以期之者也。執若余昔年之腰笏聲折，里魁喧呶乎？伐惡草，剪虬枝，惟吾所爲，未嘗有制而掣肘者也。執若余昔時之仰息崇轅，請命大胥者乎？五代時，僂檀利宴宣德堂，歎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余今年裁三十八，入山志定，作之居之，或未可量也。』乃歌以矢之曰：『前年離園，人勞園荒，今年來園，花密人康，我不離園，離之者官，而今改過，永矢勿諼。』癸酉七月記。

### 隨園二記

園林之道，與學問通，藏焉修焉，不增高而繼長者，荒於嬉也。息焉遊焉，不日盛而月新者，狃於便也。然警者爲之，徒鉤鋸析亂而已。吾固不然，爲之勤，遊之勤，恆若有所思念，計畫以故，登登陬陬，耳無絕音。雖然，學之不足，精進可也。園之不足，則必傷於財而累於廉，烏乎可繼？乃恍然曰：『人之無所棄者，業之無所成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此非疆宇之有所棄乎？夔典樂則棄禮，孔子執御則棄射，此非學術之有所棄乎？天且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孟子亦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吾於園則然，棄其南一椽不施，讓雲烟居爲吾養空遊所，棄其寢彫剝不治，俾妻孥居爲吾閉目遊所。山起伏不可以牆，吾露積不垣，如道州城，蒙賊哀憐而已。地隆陷不可以堂，吾平水置塾，如史公書，旁行斜上而已。人壽不如屋，吾穿漏液，榘小於狙猿之杙，如管晏



法期於殫身而已。不筮日，不用形家言，而築毀如意，變隙地爲水爲竹，而人不知其不能屋。疏牕而高基，納遠景，而人疑其無所窮。以短護長，以疎彰密，預畜材爲富，以足其食，徐其兆而不趨，爲犒工而恤夫，使吾力常沛然有餘，而吾心且相引而不盡，此治園法也。亦學問道也。丁丑三月記。

隨園四記

人之欲，惟目無窮，耳耶鼻耶口耶，其欲皆易窮也。目仰如觀，倚而窺，盡天地之藏，其足以窮之耶？然而古之聖人，受之以觀，必受之以良，良者止也。於止知其所止，黃鳥且然，而況於人園？悅目者，亦藏身者也。人壽百年，悅吾目，不離乎四時者，是藏吾身，不離乎行坐者是。今視吾園，奧如環如，一房畢，復一房生，雜以鏡光晶瑩澄澈，迷乎往復，若是者於行宜。其左琴，其上書，其中多尊蠹玉石，書橫陳數十重，對之時，倏然以遠，若是者於坐宜。高樓障西，清流洄洑，竹萬竿如綠海，惟蘊隆宛暘之勿虞，若是者與夏宜。琉璃嵌牕，自有雪而坐無風，若是者與冬宜。梅百枝，桂十餘叢，月來影明，風來香聞，若是者與春秋宜。長廊相續，雷電以風，不能止吾之足，若是者與風雨宜。是數宜者，得其一差強人意，而况其兼者耶？余得園時，初意亦不及此。二十年來，庸次比偶，艾殺此地，棄者如彼。成者如此，既鎮其壘矣，夫何加焉？年且就衰，以農易仕，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風，是亦不可以已乎！後雖有作者，不過洒漑之事，丹堊之飾，可必其無所更也。宜爲文紀成功，而分疎名目，以效輞川云。丙戌三月記。

隨園五記

志餘於才則樂，才餘於志則不樂，吾志願有限，而所謂每過所期。自分官職得郡文學已足，而竟知大邦家計得十具牛已足，而竟擁百畝。園得一椽已足，而竟四記之，疏名目而分詠之，私揣余懷過矣哉！不意數年來，過之

中又有滌焉。余雖四湖三十年，不能無首邱之思。每治園，戲做其意爲隄爲井，爲裏外湖，爲花港，爲六橋，爲南峯北峯。當營構時，未嘗不自計曰：「以人功而做天造，其難成乎？縱幾於成，其果吾力之能支，吾年之能永否？」今年幸而皆底於成，嘻！使吾居故鄉，必不能終日離其家以遊於湖也。而茲乃居家如居湖，居他鄉如故鄉。驟思之，若甚幸焉。徐思之，又若過貪焉。然讀易，賁之六五曰：「賁於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輔嗣註云：「施筋於物，其道害也。施筋邱園，吉莫大焉。」謂邱園草木所生，本質素之處，故雖加束帛，雖吝而終吉。左氏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余雖貪不知止，而能合於易，以操土風，或免於君子之譏乎？彼世之飭朱門，塗白盛者，或爲而不居，居而不久，而余二十年來，朝斯夕斯，不特亭臺之事，生生不窮，卽所手植樹，親見其萌芽拱把，以至於蔽牛而參天。如子孫然，從乳哺而長成，而壯而斑白，竟一一見之，皆人生志願之所不及者也。何其幸也。雖然，草木如是，吾亦可知，吾既可知，則此後有不可知者在矣。戊子三月記。

### 隨園六記

嘗讀晉書，太保王祥，有歸葬隨葬兩議，方知隨之時義，不止嚮晦入宴息而已也。余先君子卒於江寧，欲歸葬古杭，慮輿機之艱不果。欲隨葬茲土，又苦無誓宅，所以故將窄穴預慢葬者，十有七年。思古人未葬不除服之義，瞿然自以爲非人。今年春，有形家來謀園西爲兆域者，余聞往視，則小倉山來脈，平遠夷曠，左右有龜隴岸厝，草樹覩繁，封以爲塋，幸如也。因思子有地廿年不知，一旦而知，毋亦先君子之靈有以詔我乎？遂請於太夫人，以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扶柩窆焉。塋離園僅百步，以故牆巒安隱，得時時除其草，灌其宰樹，審諦其墓石。予故貧士，幼時先君子幕遊楚粵，余遊學京師，父子常相離也。今以一園之故，而先君子厝於斯，祭於斯，奠幽宮於斯，父子蓋未嘗一日相離，是豈強而爲之哉？亦隨其地之便，心之安而已。塋旁隙地曠如，余做司空表聖故事，爲己生壙，將

植梅花樹松，與門生故人詩飲其中，若是者？何子隨父也。墮界爲二，俾異日夾溝可瘞，若是者？何妻隨夫也。墮尾留斬板者，又數處，若是者？何妾隨妻也。沿塋而西，有高嶺，窈窕而長，凡僮從滬，養婢媼之亡者，聚而瘞焉，若是者？何僕隨主也。嗟乎！古人以廬爲孝，生壙爲達，瘞狗馬爲仁，余以一園之故，冒三善而名焉。誠古今來園向之一變，而隨之時義，通乎死生晝夜，推恩錫類，則亦可謂大矣，備矣，盡之矣。今而後，其將無記，則尤不可不記也。庚寅五月記。

馬骨記

丙戌夏五，門人陳熙將遠行，予止而觴之酒，行門外，人聲嗷嗷，闌者手一物入，曰：「皖人畜馬，馬負鹽車死，剖之，腦有骨若山峯，毅然黃，一市爭傳，觀無能名，聞隨園主人能博古，故來問訊。」予諦視，亦瞠也，謝之去。居亡何，陳生參戶入，曰：「昨閱拾遺記，載馬首有骨，白者日行千里，黃者日行八百里，前所見馬骨黃，其生時殆八百里馬乎？」予聞而嘆曰：「斯古所謂骨法應相者是也。今王侯上廐，其莖香其披錦障者，寧得有應相馬乎？然而皖人竟有之矣，有之而不能知，屈馬以死，死而不能知，載骨以訪，訪而終不能知，棄骨以去，嗚呼！天下之不遇，孰有如茲馬者乎？雖然，彼野人也，馬死則已耳，不野墮之，而遠詢數百里外，予於拾遺記頗檢校，而臨事輒忘，陳生非有意檢書，而忽於此數日間，爲死馬得當以報，然後知天之生才，若隱若現，若不遇若遇，若有意若無意，於淹沉已極，計無所復之中，而又必使其身分略一表明，嘻！其憐馬耶？其示人耶？」

記句容叟

舟過燕子磯，泊古寺，有叟訓數僧，貌臞而古，鬚髮墮落，高吟所作詩，齒缺不能音，揖而問之，曰：「叟其有道者

歟。曰：『余非有道者，累於道者也。』詢其姓，曰：『趙，句容人，母孕之，卽不如輩，九歲齒決肉，啞，遂絕之，誓不娶。年十九，母亡，慕茅山三洞爲神仙居，絕欲得之，屹然從三人而行，裹糧趨洞，所洞冥然黑，人倒臥作蛇行以進，叟先入，墮水，幸淺無所傷。二人者，秉燭繼之，蝙蝠啞啞萬數，如大片黑雲，來撲火，火滅其一，毒虺長三四尺，狂走有聲，三人苦畏，聯衣帶行，山根觸頂，礙眉，石乳雨下，訖不得住。又五六里，得坦穴，聞鐘磬鳴，大喜，奔之，石罅水所爲，望如黑海，昏霧杳，波浪大作，不可窮也。證盡滅，且飢，爲是悛而止，從原徑返，行且臥，迷無所復。聞人聲，天外呼者，則三人之戚友，具麥飯紙錢，號於洞口也。牽以繩，三人同上，見青天如得故物，人間已三晝夜矣。』叟歸，學茹氣，呼噏法，於三人中最爲長，年卒，衰廢，與他老人同，無所名一錢，乃教小僧，每食飲以卒日。自悔空然慕道，幾死穴中，嗣後有搯擊而道神仙者，以爲妄言非矣。

### 遊仙都峯記

或告余曰：『子從雁宕歸，則永嘉之仙巖，縉雲之仙都峯，均可遊焉。』余謹識之，誤記仙巖爲歸途之便，舟行十里，方詢土人曰：『南北殊路矣。』心爲缺然。及至縉雲，以仙都謀之，邑宰有難色，以溪漲辭，余遂絕意於遊行。三十里止黃碧塘，日已昃，望前村瓦屋鱗列，從隸曰：『此虞氏園也，盍往小憩。』如其言，園主迎入茗飲，未暇深語，仍還旅店。將弛衣眠，聞門外人聲嘈嘈，則虞氏昆季曰：『別後見名紙，先生卽袁太史乎？』曰：『然。』乃手燭上下照，喑且駭曰：『我輩幼議先生文，以爲國初人，年當百數十歲，今神采若斯，是古人復生矣。願須臾留，明日陪遊仙都。』余未及答，而少者捲帳，長者捧席，家僮肩行李，已至其家，折墀張飲。次日廚具饌，里具車，導入响巖，石洞隆然，叩之應聲，有小赤壁，有鼎湖草樹，巖高不可上。仙榜巖雉堞橫排，可書數百姓名，陽谷爲溪水所囓，非梯莫登，僅遙矚於大方石上，有宋嘉定磨厓，及王十朋詩，約略可識。未一日，而仙都之遊畢，仍宿虞氏家，噫，是

遊也，非虞氏主之，則仙都不可遊，非從隸有請，則不詣虞氏。非日尚晏溫，或有雨，則從隸雖請亦不往，非具生紙以名通，則虞氏亦不知我爲何人。我之當遊仙都，仙都之當爲我遊，天也，非人也。然仙巖咫尺可遊，而於意外失之，仙都心已決捨，萬不能遊，而於意外得之一遊也，無大關係，而世事之舛午如是，其他何可類推哉！亟記之，以志遭逢之奇，以表虞氏好賢之德。主人名沅，字啓蜀，爲唐永興公之後人。

### 遊黃龍山記

壬寅四月，余遊天台雁宕畢，遊處州之黃龍山，山皆礫礫大圓石，坻伏鬱堙，各相踰藉，類東魯嶧山，與台宕絕異。人疑造物矜奇，乃爾予曉之曰：「此豈造物者之有意爲哉？使有意爲之，必不能成如是形，就成如是形，亦不能有此奇變。惟其氣化推遷，偶然而生，適然而成，正恐造物者有意爲之，而反有所不能何也？余幼時嬉戲，好置水盃，鎔錫投之，沸然有聲，俄而立者蹲者臥者，疊爲架倚者，巨而宏者，碎且雜者，欹側而斜橫者，若相鬪又相悅者，蓋無弗備焉。其狀則爲獅爲象，爲龍爲馬，爲雞蟲雜物，爲華嶽嵩岱諸名勝，亦無不備焉。是豈余之有意爲哉？其傾之於水也，余之所知也，其成如是形也，非余之所知也。問之錫，錫不知問之水，水亦不知山之道何獨不然？當玄黃未判時，元氣茫茫，山水土沙，鎔爲一片，石如柔乳，鼻和其間。一旦天浮地沉，沙飛水歸，風從而蕩，揉之星橫於天，石橫於地，詭狀殊形，或開闢卽露，或俟後人搜爬始露，歷年愈久，蘊畜愈厚，山形愈奇，今人見山頂有船有匣，有屋，有朽櫓，此豈真有人焉飛上置之哉？所以然者，職此之由。惜人形體小，年壽促，後天地生，先天地亡，不能坐而待之，瞭然視之耳。然其理不過如是。」或曰：「是山說也，非山記也。於黃龍何與？」曰：「舉一隅可知三隅，并可知千百萬隅。余因遊黃龍而憬然有悟，故揭所見以書之。且遊台宕俱有詩，遊黃龍無詩記之，所以代遊黃龍之詩也。」

## 浙西三瀑布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壬寅歲，余遊天台，石梁四面，舉者屢屢，重者廡廡，皆環梁遮遮，梁長二丈，寬三尺許，若鰲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壘四層，此至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爲羣礫所擋，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脚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後十日，至鴈宕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疋練從天下，恰無聲響。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爲烟爲霧，爲輕綃，爲玉塵，爲珠屑，爲琉璃絲，爲楊白花。旣墜矣，又似上升，旣疎矣，又似密織。風來搖之，飄散無著，日光照之，五色旖麗。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於落處太高，崖腹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而往如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爲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後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後半月，過青田之石門洞，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獪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考鐘鼓于壘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書，讀詩易書者，如無禮記。」春秋。余觀于浙西之三瀑也信。

## 遊武夷山記

凡人陸行則勞，水行則逸，然山遊者，往往多陸而少水。惟武夷兩山夾溪，一小舟橫曳而上，溪河湍激，助作聲

响。客或坐，或臥，或偃仰，惟意所適，而奇景盡獲，洵遊山者之最也。余宿武夷宮下曼亭峯，登舟語引路者曰：『此山有九曲名，倘過一曲，汝必告。』爲是一曲而至玉女峯，三峯比肩，翠如也。二曲而至鐵城障，長屏遮遮，翰音難登。三曲而至虹橋，巖穴中，柱拱百千，橫斜參差，不腐朽亦不傾落。四五曲而至文公書院，六曲而至晒布厓，厓狀斬絕，如用倚天劍截石爲城，壁立戍削，勢逸不可止。竊笑人逞勢，天必天闕之。惟山則縱其橫行直刺，凌逼莽蒼，而天不怒何耶？七曲而至天游山，愈高，徑愈仄，竹樹愈密。一樓憑空起，處山在下，如張周官王會圖，八荒踳伏。又如禹鑄鼎，罔象夔魍，軒豁呈形。是夕月大明，三更風起，萬怪騰踴，如欲上樓。揭煉師能詩，與談，燭跋，旋即就眠。一夜魂營營然，猶與烟雲往來。次早至小桃源，伏龍巖，是武夷之八曲也。問九曲無甚奇勝，遂卽自厓而返。嘻！余學古文者也，以文論山，武夷無直筆故曲，無平筆故峭，無複筆故新，無散筆故適。緊不必引靈仙荒渺之事，爲山稱說，而卽其超雋之概，自在兩戒外別豎一幟。余自念老且衰事，不能他有所往，得到此山，請嘆觀止，而目論者，猶道余康強，勸作崆峒峨嵋想，則不知王公貴人，不過鑿拳石，濬盈畝池，尙不得朝夕玩遊，而余以一匹夫，髮種種矣。遊遍東南山川，尙何不足於懷哉？援筆記之，自幸其遊，亦以自止其遊也。

### 祭妹文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嗚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雖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簡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仇讎，致孤危託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塾書齋，汝梳髮髻，披單衣，束緇緇衣一章。適先生參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

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舉行，汝倚夢悲懣。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瞻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髮媿情形，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嫗，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眈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嫺，而于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殮殮，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幪已極，阿嫗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味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卽遊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于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家，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樓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辟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宦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尙有靈，可能告我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旣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 祭徐心梅秀才文

隨園文選



嗚呼！心梅從遊最久，廿載於茲，踏隻寡偶。如何不祿？遽赴重泉，回思往事，過若輕烟。昔君初來，少年英妙，娓娓其躬，皎皎其貌，才流經通，章志貞教。旋歸吳下，小別絳紗，束脩屢至，執訊如麻，招我遊棹，遠到君家。君家何所？湖庭西麓，湖影搖窗，山光撲屋。爲我張飲，作魚脫肉。愛我詩文，篇篇手錄，仲海季江，弟兄爭讀。山登飄渺，我放歸舟，軒然浪起，舟阻中流，收帆轉柁，乃泊芳洲。我有愁容，君開笑口，拜謝石尤，吹回老朽。再上樓眠，再沽酒侑，風代留賓，雲還出岫。七十二峯，都來窺牖，手指名山，以爲師壽。挑燈紀事，曾作長歌，揮予翰墨，寫汝烟蘿。再越五年，我尋鴻爪，更挈朝雲，重遊蓬島。君家賢兄，其風肆好，彼此妻孥，推襟送抱。至今閨中，津津樂道。壬子秋仲，駕詣金陵，其時省試，人競科名。君獨適然，立雪柴荆，花看金粟，宴預華燈。小住旬餘，依依惜別，君馬在門，君詩在壁。方盼重來，豈期永訣？君生世族，家本華腴，敦宗睦鄰，孔陴孔愉。薛包分產，鄭緩爲儒，兩番獻賦，運阻天衢。生計折閱，羣從析居，研桑心計，未免憂虞。昨春握手，面無見膚，正思刺探，近狀何如？忽然訃至，使我心驚，晨燈先滅，夜燭空明。他時扶杖，吳苑重經，法虔已喪，支公俗傳。嗟余老耄，越疆難弔，對此江流，中心是悼。何以招魂？哀詞一章，將何磨墨？衰淚千行，哀哉尙享！

胡稚威哀詞

戊寅秋，程魚門信來，曰：「胡稚威死矣！嗚呼！稚威固不死也。」稚威之言曰：「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奇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稚威所爲文，絕涯涘窮攀躋而爲之，好爲魁紀公家數，險澀峭整，綺耦不忤，如靡輅銜鼓，靜夏堯樂，如古家簡荒厓碣，得認一字，羣儒相揖而賀。雍正十三年，詔舉博學鴻詞，禮部尙書任公蘭枝以君薦，首相西林鄂公欲見之，不可，強聘焉，則黑而津，痘癍著其頰，目眇轉雙鬮，長不勝外府之裝。入，惟恐相對，周再成彤辭，九訖塵斐，八十一家文墨，口汨汨如傾海。相公驚揚於朝，曰：「必用胡某，以榮館

闔。』未幾試殿上，諸人捧黃紙加墨，而稚威鼻鼾不止，血涔涔下，汚其卷幾滿。相公嘆息，延爲三禮館纂修。相公薨，稚威益困，賃長安半椽自居。四方求文者，罄金幣踵門，而稚威性豪，歌呼宴客，所獲立盡。諸公卿爭欲致門下，每試爲梯媒者，麇至，稚威無言入場，則盡棄之。策文至二千言論，或數十字，與常式格格不合，登甲科，屢改乙科。稚威凡三中乙科，乾隆十六年，再薦經學，有一品官忌之，爲蜚語聞。上御正殿，問今年經學中天游何如？衆未對，大學士史公貽直奏，天游宿學有名，上曰：『得毋奔競否？』史免冠搖首曰：『以臣所聞，天游何如？』上默然，自後薦舉，無敢復言稚威者。吾與稚威同薦鴻詞，初見謂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年少修業而息之，他日爲唐之文章者，吾子也。』呼車行，稱余於前輩，齊次風，商寶意，杭堇浦、王次山諸先生，而勸之來交。是時余生二十一年矣，余外出爲令，離稚威十五年，而稚威死。臨死修志太原，病，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稚威已撒帳盛服，穉拱拱手曰：『公來甚佳，別矣。』卽瞑，氣縷縷若騰烟，須臾張目曰：『不能再生人間，爲南人乎？爲北人乎？公爲籌之。』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嗚呼！稚威果不死也。稚威名天游，一字雲持，山陰人。爲之哀詞曰：

接萬靈於明廷兮，開銀函之九羊，有諸嚴釋釋至地而滅兮，乃斯人之降祥。鈞文在手兮，百怪入腸，得書靈寶兮，問字候剛。鐵籤墨歛兮，嶽嶽神光，吞海水口猶哆兮，夫寧肯飲酒于宵梁？昔人之請雨華山，與歌巾舞兮，至今不能其句讀。惟吾夫子之振奇兮，思乙乙其來，又遊容方以膚行兮，射奇鷓而張穀，唱朱干蒼落之余謠兮，馳成博古諸之文囿。惜混元之雖刺兮，多温燮之紛紛，誤鷓鴣爲鳳凰兮，強符拔曰麒麟，九皇旣不構夫雲屋兮，又焉知獲人，虞慶之孰僞而孰真？彼畸人之份俸兮，徒雉噫而鼈劾，目作冥璵飽兮，面作欺賴猜，或傑傑以媒但兮，或衆夥以相排，幸闕突與股翼兮，媒挾君而高舉，將衛雲以騰虛兮，卒遇卷而失主，闕愠愉之修美兮，終墮然其獨舞。予固知萬賤之直兮，不能挽一貴之曲也，恐圍心而虛天下兮，終不能取上駢而禁生其耳目也。彼麗麗臣臣

之日行千里兮，豈三羣之蟲所能度也？果千秋之孔揚兮，又何懂乎一時之貉縮也？昔予瘞曳于長安兮，曾僮僮以趨從，鎮頤而不予顧兮，愛予之意過。其通示大道之首首兮，期儒名之翁翁，沉牖兮人去，弔鳳兮雲遙。生縛誣于斥苦兮，悲濫脅之孤操，豈躍治于衍亨之潰兮，抑每生於蹶通之郊。吾不能神禪葺詞而珍怪其聲兮，夫寧君魂之可招？

### 韓生哀辭

錢辛楣先生掌教鍾山，常爲余稱韓生之賢，因得傾衿相接。生名廷秀，字紹真，年三十許，深中篤行，有壺遂風，工散行古文。余老矣，每有述作，輒屬其代，往往亂真。隨園文宴，必招爲祭酒，同人敬而服焉。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引見，天子命以知縣即用。生歸自京師，重執贊來，槃辭雅拜，受業於余。余辭焉。生曰：「漢子定國官廷尉後，乃北面迎師而學春秋，廷秀願學焉。」余笑而受之。又一歲，選廣西馬平縣知縣，遂別去。芳訊杳然，聞受印八日死矣。余初駭不信，繼而其子歸柩告哀，方知馬平爲粵西最凋剝邑，前官負國課至二萬餘金，驚悸死，骸骨未歸。生衛參唱名，有少年隸衣藍縷，跪泣求退者，乃前任公子，因飢寒投充者也。生齷然心傷，退而顧其兒輩曰：「汝等他日亦將不免。」是夜卽朝服雉經而亡。嗟乎！以生之才之學之爲人，使終其身一秀才一孝廉，所得館穀，頗足樂飢，學道詠先王之風，就使循例需次，亦尚有十餘年歲月，其湛深於學，未可量也。蒼蒼者，又何苦誘而驅之於燬烟瘴雨之鄉，恐仇生者，未必忍心若此。雖然，死生亦大矣，生見事不可爲，辭官可也，詭病行可也，縱受劾，甘處分亦無不可也，而何必授命如毛，輕生如曹別哉？先是生中進士報到時，其母死，赴官時，其妻死，路上其子婦死，以一官易三死，而終之身亦殉焉。豈趙岐所云遭命之說，其果然耶？余終夜思之而不得其故也。乃爲之哀辭曰：

苗乍長而振兮，蘭方榮而拔兮，陽示以春溫，而陰加之肅殺兮。豈造之不仁，抑斯人之不達兮。嗚呼噫嘻！吾仰首問天，天其將何以答兮？

###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古聖人訊雷風烈必變，所以然者，非不修儆于平時也。借天變以加惕焉，則無之焉而不順。日者明公有意外譴，又有意外恩，是亦聖人必變時也。其將狼天而自足，歟？抑將翼翼修省而有采于野人之言，歟？大學稱知止而後有定，是定之不難，而知之難也。若無所知而先定，則其定愈甚，而其知愈蔽，其過愈深。夫子教顏回克己，王子敬譏孔明未能忘己，兩賢之已，豈尋常私欲之已哉？其或有小小束脩之意氣，是即己也，是即所當克當忘者也。古之人，非水火則兵農，弊弊然以天下爲事，非好其名也。適逢其所當爲者耳。巡撫之所當爲，莫如察吏以安民，而立功垂名不與焉。何也？一吏之不察，必有數十萬人不安者；十吏之不察，必有數千萬人不安者。以數千萬人之未安，而爲巡撫者，方且增倉儲，浚河渠，改棘闌，以爲吾勤大勳，以施于烝彝鼎。氓之蚩蚩，笑且詫曰：「吾儕朝不保暮，而何儲倉穀爲？吾儕怨氣壅塞，而何通水路爲？目擊士林沮喪，而何修試院爲？」宜祝而詛，宜喜而怒，非民之無良也，緩急不稱故也。且此數者，非財不辦。今天下之至不足者，財也；財不足而強爲之，勢必有勸捐勒罰之舉。捐罰一行，而不察之吏，因緣爲姦，然公勇于自信，故違物情，而持之愈堅，卒以罰朱聃事受譴，譴亦何足爲公累也。譴而宜，乃累公矣。使公仍在吳，僕未敢言，或六月暫息，又不必言。今幸而忽仆忽起，如視之見風，定不終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恐公益自信所守，真可以歷夷險，經大故而不動，從此孤行一意，立功名愈勇，察吏愈疎，再一失足，不深負遭逢而爲好己者所戚乎？昔張曲江居憂，奪情秉政，富鄭公居憂，五微不起。公此時不師富公師張公，必非得已，然即此可以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執持之難定也。伏願公先致知而后誠意，先察吏而

后立功，知果致則意自誠矣，吏果察則功自立矣。孫興公稱劉尹云：「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事之心。」宋神宗與韓維論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先有此心。」此二語者所見俱超，願公察之。許趙兩公均以公故得罪，今首事者還朝，附和者未起，似宜引罪辭位，以召復兩人為請。在兩人果君子，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而公居下臨上之道，不如是則心不安，日後用人亦難得力。質賤之交，蕭閒之筆，故敢布其腹心。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先生以大儒，總裁三禮，命諸翰林條對所見。枚年少不學，何所妄言？但自幼讀禮而疑，稍長泛覽百家，而疑乃益深。夫三代遠矣，今之徵文大義，幸不絕如綫者，賴有孔子。孔子之言又雜矣，今之可信者，賴有論語。引孔子為斷，而三代之禮定，引語為斷，而孔子之言定。孔子贊周易，正雅頌，志欲行周公之道，形於夢寐，豈有周公手定之書，竟不肄業及之之理？子所雅言，詩書外，惟禮加一執字，千石經為藝字，蓋詩書有簡策之可考，而禮則所重在躬行，非有章條禁約也。故孺悲學喪禮於夫子，而夫子亦常問禮於老聃，使儀禮有書，周禮有書，則人人依書而習之足矣，又何執禮學禮問禮之紛紛耶？孔子拱而尚左，弟子皆左，子曰：「甚矣二三子之好學也。」丘也有姊之喪，故也。」使尚左尚右，禮有明文，則諸弟子早已習之，不從書而從師何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數語者，夫子舉周之盛時而言也。周公兼三王，思四事，必有宏綱巨旨，在人耳目者，故夫子於夏殷言不足，而於周則願從焉。子曰：「文勝質則史。」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數語者，夫子舉周之衰世而言也。春秋禮壞樂崩，必有繁文縟節，增飾已侈者，故夫子以先進正之，而於奢儉文質三致意焉。若使周禮儀禮當時具存，則籩豆簠簋，升降褻襲，其嚴若彼，其細若此，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自上下下，習慣自然，又安得有先進後進從奢從儉之分哉？後儒以禮證之詩書不合，以禮證禮

又不合，於是附會以爲周公未成之書。夫周公相成王，夜以繼日，猶恐天下不治，何暇仰屋梁傷，著書，其門下士亦必無呂不韋、淮南王諸客也。後世學孔子者，莫如孟子，證春秋者，莫如左傳。孟子言周室爵祿，其詳不可得而聞，言井田經界，亦以意爲之，而引詩及龍子之言爲證。使當日周禮尙存，則郊遂川澮之名，歷歷可數。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竟目不一見此書，其所守者何道也？子產爭承於晉，子服景伯，卻百牢於吳，不引大行人之職以折之，卻至懼金奏，知磬卻桑林，亦不引大司樂之職以謝之。諸賢皆博物君子，而所學乃不如鄭馬，其所博者又何物也？仲孫湫曰：「魯秉周禮，未知周禮何指？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易象春秋卽周禮也，非別有所謂周禮也。昭公名知禮，太叔儀曰：『是儀也，非禮也。』古之人且賤儀而尊禮矣，而何儀禮爲經之說乎？若魯所守先世之禮，與他國所存周家之書，亦未嘗無一二可考者。史克對宣公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又作誓命曰：『竊賄爲盜，盜器爲奸。』單子稱周制曰：『列樹以表道，列鄙食以表路。』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申無字曰：『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此數書者，考之今之周禮，絕無其詞，豈左氏之所引者亡，而左氏之所未引者反存耶？抑左氏孟子均不足信，而惟今之周禮儀禮爲足信耶？夫禮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此亦好古者之苦心。然不辨其真僞，不摘其純疵，而概以爲先王之書，莫敢眇視，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劉歆新莽，無論已，荆公方正學，俱以此書誤世，而當時爭之者，俱就事論事，而未嘗有一二豪傑之士，直指周官周禮之非聖，破其所挾持，以致人主不悟，而天下陷於敗亡，爲可嘆也。總而論之，今之周禮，今之管子晏子也。管子相桓公，才最大，晏子事景公，學甚正，今所傳之書殊駁，必非管晏所作。夫以雜霸之才，後人擬之而不類，况周公乎？以無關重輕之管子晏子，後人尙附會之，况周禮乎？當今堯舜在上，禮樂明備，願先生纂修之際，存疑多，存信少，方可以質聖人垂後世而不惑。枚故以先儒之疑三禮者陳之於前，而以枚之疑三禮附之於其中，或有與先儒暗合，而枚目所未見者，亦不免爲無意之雷。

同，謹條列于左：

疑儀禮者，謂班氏七略、劉歆九種，尚無此書。聘禮芻禾之數，與周官掌客不合，先儒敖繼公湛若水俱疑之。若校之所疑者，不止是焉。按大射即燕射，鄉射即鄉飲酒禮，君之燕臣，非其大夫，即其鄉士，鄉之賓介，爲鄉大夫鄉先生，皆雍容揖讓，非若後世之考兵校武也。乃大射禮曰：「司射者，摺樸升堂，乃去樸，鄉射稱射者，有過則撻之，以行禮之場，爲行刑之地，過矣，聘禮，賈人啓櫝取圭，鄭註，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夫聘以通兩君之好，藉圭將敬，而乃令賈人與之，以廉讓之堂，爲交易之所，過矣，覲禮，蓼蕭之詩，康王之誥，是何等華飾而儀禮則云：「諸侯肉袒于廟門之外。」當嘉禮之行，作受刑之狀，不祥可憎，作僞更可憎，篇首不言告祖禰，告社稷宗廟山川，以及在道習儀，而竟始于郊勞，其後享獻諸禮，亦不見于篇中，二鄭援周禮爲解，謂諸侯有四時之見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此春秋見天子之禮也。夫諸侯非能一歲而四見天子也，將各以其方而各趨其時，是在西北之諸侯，終不見備禮矣。司馬司寇，惟國君有之，大夫家無有也，春秋魯三家僭妄，叔孫有司馬饒蔑，一見而已，乃少牢饋食禮曰：「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是卿大夫家皆有一司寇司馬也。周禮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鄉射大夫士之禮也，其終竟奏騶虞，左氏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乃大射禮，公即席亦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公受爵，亦奏肆夏，又稱諸公席三重，按尚書顧命王席三重，鄉射之公，安得相同，且周制，天子置三公，三王之後爲公，諸侯以下，于其國稱公，乃燕禮侯國之臣，有所謂公者，位在卿大夫上，若楚之棠公，葉公者然，何其僭也，喪禮，諸侯懸壺代哭，士代哭，不以官，夫父母之喪，創巨痛深，發乎不得已，所謂哀至則哭，何常之有，乃竟有代哭之文，南朝王秀之一達人耳，猶禁子孫代哭，曰：「喪主不能淳至，故欲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豈周公乃秀之不若耶？大射有樂，而燕禮無之，鄉飲有樂，而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無之，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也。稷在某，黍在某，祭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

牲體有腸五胃五一骨二骨之分，此詳其所不必詳也。冠于廟而不及其祖禰，既冠見君見母見鄉里士大夫，而不及其父，國君享卿大夫，只屠一狗，此略其所不當略也。天子率土之尊，諸侯一國之尊，其服之重如一，宜也。今卿大夫有采地者，貴臣重臣無不服斬，是與國君無別也。國君之尊，其絕旁親，宜也。大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既以期而降大功矣，而尊同，又得服其親服。大夫之子，亦遞降如大夫，而尊同者，不降。大夫之妻，於夫之姊妹，在室既嫁，皆小功，惟嫁于大夫者，不降，若不爲大夫妻，又降總麻，不幾于無服乎？周道親親，而喪服之貴，又何至于此極耶？又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夫與尊者爲一體，不降不可也，而竟使人無其母，亦不可也。喪服曰：「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夫宮中之所死，其爲妾媵無疑，以妾媵之微，廢祀典之大，豈禰祠烝嘗，竟可廢耶？慈母無服，而乳母亦總，豈乳母以名服，而慈母反不可以名服耶？士相見禮，賓五請，主人始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門外一拜，太傲。盛服行禮，忽而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者數十次，太煩。孫爲祖尸，父拜其子，明日賓尸，子爲父客，太戲。贊何人斯，而見婦酌婦，婦東贊西，相面也，相拜也，太瀆。一主耳，而有練，主有虞，主有苴，有重，有鈞，袒有纁，爵有纁，極有棘，心又有名旌一祭耳，有尸，有祝，有茅，菝，有雍，正，有左，食有賓，有上，利有下，利有上，餽有下，餽有侑，有司宮，有司馬，有司士，一昏耳，有贊，有御，有娣，有媵，有宰，姑有司，紛紛擾擾，殊非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旨。按漢初高堂生始傳士禮十七篇，而今書不止于士禮，若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覲禮，五篇，皆諸侯之禮也。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之服制，然則所謂士禮者，僅十一篇耳。或后蒼及門人慶普等，取諸他禮以應其數，而非高堂之原本，亦未可知，而其可疑，則大概相似。周禮戴禮，較儀禮，紕繆更甚，先儒摭摭亦更多，故所疑百十條不錄。

## ■ 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嘗聞天子有諍臣，而不聞督撫有諍吏者，何也？蓋忤天子旨，天子即以忤旨罪之，雖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共知，好名之士，或優爲之，忤督撫意，督撫不能以忤意罪之，必摭別事，方登白簡，雖得罪，所以而被罪之故，天下不知，好名之士，亦不肯爲。况以明公之威重，視天下才，若踞秦岱而臨邱陵，較諍尋常督撫更有難焉。然枚一乞病吏耳，公獨勤勤咨詢，豈非知其難而欲聞所未聞耶？伏見公撫甘肅時，天子命公提兵剿邊，公毅然不動，封還詔書，卒至邊民大安，此公之以識量抗天子也。鄂西林當國，人多目懾之，公以一總兵官，獨不爲屈，此公之以氣節抗宰相也。夫公之識量氣節，可以抗天子宰相，而人之進言，乃不敢抗一制府，此亦公所深悲，而日以己之所能者望天下也。然則公來江南三年矣，未嘗鷹鷂毛擊而民怨，未嘗彈劾貶竄而官愁，未嘗偏聽喜事而武弁放紛，未嘗鬻獄賣爵而幕府受謗，是誠何故哉？夫本無愛民愛國之心，而悖于行事，以傳于此名者，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實有愛民愛國之心，而忘其流弊，以傳于此名者，事之立可改移，而豪傑旁觀之所深惜者也。竊以爲公之度，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公之察事，明於遠而暗於近；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是數者，不可不察也。夫黜陟賞罰，先王治世之大權也；先王有治世之大權，足以制天下矣。然必推心置腹以要之，笙簧酒醴以文之，委曲繁重若是者，何哉？孔子曰：「賢者避色。」孟子曰：「禮貌衰則去之。」古之君子，雖君父前尚爭此區區者，以爲重其身而後道可行也，况同食天祿，同供天位者乎？夫南面而臨，能薦人，能劾人，此天子之所託于督撫者也。若夫剔剔之，奴叱之，斜睨而涕唾之，此非天子所託於督撫者也。在公以爲不輕劾一官，不輕誅一吏，惟於聲音笑貌，故爲峻厲，使人憚而不敢爲非，殊不知彼小人耶？劾之非刻，而辱之何足以爲懲？彼君子耶？薦之非恩，而慢之徒足以爲怪。天下固有受千金而不感得一言，而馳驅者；又有見微色而深恥，受刑罰而恬然者。人之不齊，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故先王以禮貌待君子，以爵賞勵中才，以刑戮加小人，槍擢勿給也。明公乃欲以區區之聲色，取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一例陶鑄之，先推之於廉恥以外，而後置之於

腹心以內不已過乎！一切大府出巡，舟車廚傳之飾，僚案入謁，罄折趨拜之爲，皆吏治之末節，威德之能事也。人之精神，必無兩用，惴惴無華者，必不能供張儲侍，奔走捷給者，必不能愷悌宜民。公之獎許，往往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也。公治西川，又治甘肅，皆邊地也。苗夷相隣，機貴神速，故耳目宜周，繭下將校，纖悉必報，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無所用之，明公偵事委之武弁，武弁受委，託之兵丁，此輩不知是非，實固有賞，虛亦無罪，朝甌一投，暮符立下，東馳西突，所在驛騷。在公以爲仍付有司鞫訊，然後裁之以法，當無頗戾。不知督撫之威，有雷霆萬鈞之勢，從空而下，訊詳拘解，逐層核轉，縱或深明無罪，立釋訟繫，而被訪之人，已棄產破家而不可救。萬一委訊官，人本傾危，以有事爲榮，以深文爲技，妄控揣公意，張口輒曰：「大人調察，寧有誤哉？」其幕客亦曰：「縱十事九虛，亦須坐實一二，爲制府光顏。」在公澄剔之苦心，爲小人迎合之捷徑，豈不可惜？夫州縣屈法，有公可申訴也，公屈法，誰北走長安以申訴乎？而兵丁者，習慣於刺探，經營於恫喝，勢必相引爲曹，挾持有司，文武交惡。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愾愾。」又曰：「無易由言，言不可逝矣。」言誤聽詭隨之言，政令一發，便不可挽，故曰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也。遠莫遠於僚案之家庭，近莫近於明公之左右。今屬吏牀第詬諍，公能知之，文牒宣揚，及至衙前之散從，養馬之健兒，諛調不法，而公不知，所過州縣，掉聲叫呼，在公不過一榻之安，一飯之適，而乘高勢而爲邪者，如雲而起，易稱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自治貴嚴也。今反其道而爲之，故曰公之察事，明於遠而暗於近也。主上南巡，所治橋梁山川，原許開除正供，何必門徵戶罰？况詔書重疊，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以爲心知微旨，君行制而臣行意，非所以待堯舜也。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愛之心，故一大創之。」不知忠愛者，民之油然而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然而望君之來江南，人心未必不如公，公正不妨鼓舞以成其美。今聞紳士設綵棚經壇，公聽之可止之亦可，乃嚴拘爲首，將置之法，及紳士懼而星散，又大逆公意，而牽持洵洵公之心，以爲彼紳士者當捆載而來，爲有司者當拒絕而去，陰用其費，而陽不受其名，然後天子

不知，而其道兩便也。然紳士既欲獻媚於天子，必不肯捐費於無名之地；天子尙不肯畧百姓，豈又肯加罪於獻媚之人，此理之易明者也。彼納手坐而禍至，釀錢効忠而禍又至，進退俱假，其能無怨乎？古人先庚先甲，革言三就，皆所以帥民趨事也。公於迎鑾大典，而無匪怒伊教之思，故曰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也。以上四者，皆公之過而無人敢言者也。枚之意，公當行者，蓋不在是焉。其一曰遵定制以肅官方——夫屬吏覓督撫會典甚明，府以上法不當跪，道州縣以上法不當自唱名。先王制州縣卑其職而不卑其禮者，何也？卑其職所以使民親也，不卑其禮所以防民輕也。公何不使感恩，曰爾固有益於天子百姓也，非有益於我也。如是則正人出，人才得矣。其一曰總大綱以扶政體——朝廷官制，各有攸司，丞尉之權，縣不可侵，州縣之權，府不可侵。苟非其人，寧劾去之，官果冗，寧奏裁之。禮尊不親小事，卑不施大功。今宰牛蒲博之事，動煩公訪，過矣！枚聞雷霆之威，不輕擊人，然一旦虺虺而下，未有能跪而求免者。公之訪漕也，檄張七縣及其終也，不劾一官，使七縣不當訪而訪，爲失明矣。當劾而不劾，爲失刑矣。疑者曰：「是何若蓄火之暴怒而無繼也？」黠者曰：「是公之用詐也。」公明知七縣漕政之不善，而利其多費，以辦供張，恐其不喻意也，故威脅之，又恐御史之糾之也，故先爲訪案，以待奏對地步，非真欲剔其姦也。在公未必有此意，而形跡固已如是，可不戒乎？其一曰遠僉壬以停羅織夫——官之爭名，猶商之爭利也，善爲商者，不居奇貨，則物價不騰，人心亦靜，不善爲商者，挾奇邪譎觚以來，則街巷聚觀矣。公一則曰振作，再則曰鋒利，於是在位者莫不嚴乎，如有急色，兩祛高蹶而張之曰：「某賦功某屬役，某薰一豪某速一訟。」及考其實，雖尋常簿書，尙茫如也。要知事果當爲，君子雖日行數百端，必不肯煩稱於上，以炫其才；今之事未行而言先至者，公亦可知其故矣。有事然後可藉端求見，求見然後有言可陳，有言可陳，然後有恩可冀。其同寅僚友，往往互相攻發，以求見悅於公，而代其位。又憚公之明而難欺也，故司馬謀太守之位，必假別駕以

擢之舉才請州縣之位必低簡尉以擠之何也使公之不疑也然公之不疑而去其一則固已墮其術中而不悟公亦知樹荆棘者徒受其刺樹桃李者終飲其甘乎舉錯之間故宜慎也其一曰去權術而歸至誠公之肝衡厲色呵官吏而忤朝貴者豈公之性哉蓋公之術也從來英明之君惡人沽名尤惡人立黨主上之英明冠百代者也公知之深矣務在孤行一意時時爲率作與事毫無顧忌之狀使官民詛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也明矣內而九卿六曹外而撫司提鎮從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眈目相視齊其口都無好語則我之絕攀援而無黨也又明矣縱有過失難免彈射而一託之於招怨有素使天子若曰黃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寧足相排拏耶愈毀之乃益所以深譽之久而人人知其毀之無益則亦不復有以蜚語上聞者矣公數十年來得主之專未必不由於此古大臣則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不與人爲同亦不與人爲異周官註所云和載六德包容六行者公何不勉而進焉伏念公官宮保尙書子作監司年屆六旬天子之恩可爲極矣人臣之榮可謂至矣自此以往雖爵上公加袞服於公亦何加增哉惟願公聲名流千萬歲揖讓於古大臣間而不以挾術固寵自足則於枚所傾盡陳說者或不無采取焉死罪死罪

###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公不察僕去官之意謂如枚乘汲長孺曾待詔金馬門故恥爲令又謂僕擢秦郵牧不遷褊心不能無少望有所激而逃是二者皆非知僕者也夫蒙恥救民昔人所尙牧之與令奚足區別漢人五十舉秀才未名爲老僕纔三十三前途正長敢違賦士不遇以退哉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與不可久即以漢循吏論桐鄉渤海專城而居此官之可久者也龔遂朱邑能之至於久道化行生榮而死哀京兆三輔多豪強兼供張儲侍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趙廣漢韓延壽能之久果不善其終江寧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儲侍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儲侍僕

所不能也。今強以爲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譬如渥洼之馬，滇南之象，雖舞於牀，踏於朝，而約束勉強，常有蹶踣泛駕之虞。惟好晏起，於百事無誤，自來會城，俾夜作晝，每起得聞鷄鳴，以爲大祥，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爲吾民，吾心甘矣。」爾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臺參耳，迎送耳，爲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駒駒熟睡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慍，而孰知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後矣。不跪膝奔竄，便瞪目受噴，及至日昃始歸，而環轅而號者，老弱萬計，爭來牽衣，忍不秉燭坐判，使寧家耶？判畢入內，簿領山積，又敢不加朱墨圈，略一過吾目耶？甫脫衣息，而馬券報某官至某所，則又遽然覺，鑿然行，一月中失饜飲節，違高堂定省者，且旦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且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無窮，供而善，則報最在是，供而不善，則下考在是。僕平生以智自全，得不小小俯仰同異，然而久之情見勢屈，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喪所守必大，招夫違俗之累，而禍厥身及，今故宜早爲計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廣意，絃歌先王之道以治民，則雖爲游徼，奮夫必泰而安之終身焉。今有乘怒驥而馳炎衢者，雖賁育必優息於樹陰之下，夫僕亦優息之遲者也，公毋見怪也。

與清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枚歸自蘇，將公所稱子姪一體，不必易名之意述之。方公據云：「曩議婚時，公會面宮保云：『某無子，以公所定之壻，卽某之子。』」云云。枚昔未及在旁，難身質言語，退竊自思，以爲合兩門公之好，事至重也，不願有纖芥抵攔，致損和愛，故將繼嗣正名之義，爲明公詳說之。謹按六經無姪字，左氏曰：「姪其從姑。」雷次宗以爲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故姪字從女。漢疏受是疏，賈兄子，班史兩稱父子同日辭官，不稱叔姪。杜氏通典以爲小功無甥名，周服無姪名，明公狃俗稱而忘古義，固已僨矣。從來父母之與子，生與養並稱，而養功尤重。孔子曰：「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詩曰：『長我育我，顧我畜我。』凡此所嘆，皆養功也。故周逸繼左兒，徐淑續秦祀，古人以養爲功，竟有立異姓而君子不以爲非者。明公兄嫂早卒，撫育兩孤，養功可謂重矣。年已服官，麟趾未育，於此續宗祀之重，而錦詩書之澤，立賢立長，誰曰不宜？且男子之慶，父母存也，女子之祥，舅姑在也。新婦纏笄，青衣執醬而饋，蓋生而學之，故嫁女者，動以尊章具慶爲榮。宮保遠宦，保陽聞宋氏有舅姑，則心安，無舅姑，則心不安，何也？嫁其亡兄之女，較嫁所生，尤當慎重。君子之用心，理宜如此。古人崔盧李魏，貴門第相符，宮保身爲正卿，當時締姻，爲監司乎？爲監司之兄一布衣乎？此不待辨而知也。今一旦游移其詞，以爲稱子婦可，稱姪婦亦可，不特與求婚初意相違，而且以無定之親疎，聽之於弱顏之新婦，強親則諂，強疎則悖，爲新婦者難，爲新婦母而教之者更難。在公之意，以爲存姪之名，有子之實可也，不知名之不存，實將焉據？使明公早正繼嗣之名，猶慮他年賀喬生，簪斥還賀，未必諸葛生瞻，仍留柏松。若復不肯正名，如有所待，則世俗之情，驚惶必甚，以爲不沾實惠之名，字執之甚堅，則將來通共之家資，更難擬斷。在明公行仁履禮，必無慮此，而長者行爲不使人疑，心迹之間，實難遽白。枚以爲明公春秋鼎盛，筵助多人，就使日後子嗣振振，而此時先得長男，豈非盛事？况郎君秀出，班行爲戚里所噪稱者乎？或慮長房長子，次房承立爲嫌，則尤不然。古有封建，故有大宗，今無封建，其所謂大宗者，皆小宗也。小宗議繼，何分支庶？古人貴貴之禮，於宗祀尤重，故賤可祧，貴不可祧。士三鼎，大夫五鼎，祭以士，不如祭以大夫。公之兄縱是長房長子，主祭時尙當推公執爵，而况於公行爲長，於公族未必爲長。父非大宗，子非宗子，即以俗論，不爲越繼。漢伏黯嗣伏恭，宋謝宏微嗣謝峻，唐杜正倫戴胄等，各嗣兄子爲子。考之史書，雖不明言爲兄之長子，亦並不明言爲兄之次子，何也？均屬小宗，便不必分長子與次子也。本朝律文，稱繼嗣者聽其立愛，不許宗族以次序告爭，尤爲明確。明公官居三品，幾有奪宗之貴，兩子留一足祀其兄，仁至義盡，當無他說。若謂因婚方氏而立嫡，似以榮勢爲嫌，則又不然。婚姻外戚也，立嫡族事也，兩者不相爲謀。使公與農氓爲婚，豈遂漠視三廟，而

不慮及身後之蒸嘗耶？要知宋氏以宗廟爲重，不爲聯姻顯宦，然後立宗，方氏以嫁女爲重，使配監司嫡子，纔覺得所。人情天理，彼此昭然，何嫌何疑，而有不決？再謂立嫡之後，恐賢兄兩子互有猜心，則更不然。古人讓爵而逃，及門無異姻者，章章史冊，是在兩子之賢與不賢，家訓之善與不善，不在嫡嗣之立與不立也。枚添周官媒氏之職，性不耐雜於瑣細儀文，無能爲役，茲聞稱名，議久不決，以爲非曉古今明經術者，不足以關俗人之口，而釋公之疑，故敢布露所懷，爲方氏者小，爲宋氏者大。

答蔣信夫論喪娶書

接來札，爲增持所生服，有違權之請。僕以爲婚與喪，人生有數事也，一有缺失，則終身玷焉。所以持之者無他，上稽諸經，中質諸史，下考之本朝律文而已矣。庶子持生母服，經稍輕，史或輕或重，明律改爲斬衰，遂大重，而本朝因之。其既重之後，勿論也，其最輕時，亦未有以婚聞者。禮庶子服生母，父在練冠麻衣，既葬而除，此指諸侯之庶子也。此卽孟子所謂雖加一日，愈於已者是也。諸侯爵尊，故有降殺之禮，若大夫士，則遞加而重。然爾時父子異宮，諸侯雖尊，猶使庶子居其室而遂焉。君與正嫡，不得以尊壓也。彼側室貳宗者，端可知矣。周天子喪，穆后宴樂，叔向譏之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夫妻喪，非三年也，然禮必三年後娶，所以達子之志也。父尙不娶，而况於其子乎？然此猶云妻耳，非妾也。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辭之曰：「寡君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喪少姜，姜固妾也。叔向賢者，豈不知士妾有子，方爲之總，諸侯已絕總矣，乃藉以辭昏，况其妾所生之子乎？然此猶考諸經，未質諸史也。晉文學王藉，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爲劉隗所彈。唐建中元年，縣主將嫁，供奩備矣，而襄王之幼女卒，上從妹也，上命改期曰：「人惜其費，我愛其禮。」古期功之喪，帝王之家，其不苟如此。蘇子瞻宋之放於禮者也，然其爭許民喪妻表曰：「臣不願使後世史書男子居父母喪得妻，自元祐始。」

「明藩玉倍焯，惑於陰陽之說，大祥乞爲弟妹嫁娶，嘉靖竟命執問如律。歷覽古昔喪娶之禁，班班可考；然經史之宜遵，終不若律令之可畏也。唐律喪娶者徒，金章宗加以聽離，本朝依明律，定主婚者杖，僕與足下以砥礪之情，受朱木之困，已堪齒冷，而况人情愛其子女，必爲之計久遠焉。郎君讀書登科，他日將立朝廷，議大典禮而先使之蔑情干義，抱終身之憂，殊非所以爲愛也。說者豈不曰蘇州喪娶，民間有之，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訾焉。然每見葱坊餅肆之氓，髮且禿矣，偶道其少時喪娶，必頹顏而禁聲，何也？天良之天闕，雖無法律經書，而此中怛怛終不安也。說者又豈不曰以兩公之賢，必無人敢持短長者，不知禮義由賢者出，惟我兩人賢也，四方因於我乎？觀禮。倘觀禮而禮有違，則人人乖其所望，而誑嫵者將更甚於邱里之庸庸者矣。然則處禮之變，爲萬不得已計，奈何？」曾子問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徐氏註云：女改服者，以壻親迎之故，雖未成婚，而婦之分已定故也。不言此後所處，意者女在壻家，若今童婦，除喪而後成婚，此禮開元因之，著爲令典。今壻已來親迎矣，小女已在途矣，或傲而行之，亦亡於禮者之禮乎？」吳下多儒者，精通五禮，足下何不將僕手書，村之覈議，見覆幸甚！」

### 代劉景福上尹制府書

福觀古君子之於人才也，有必用，有必不用，而其介於或用或不用者，則未嘗不相其時勢之便，與其人之緩急而進退之。福待罪江南十餘年，公不薦擢之，亦勿劾去之，似公之待福，其亦在用與不用乎？然明知其必不用而妄求，與明知其未必不用而不求，是皆昧於君子用人之道者也。福何敢然？福以疎脫漕弁，故免官，捕得後，例應復官，恭逢皇上南巡，凡白衣領職如某某，俱蒙奏留，福聞之，不覺殷殷，其有望者，何也？十六年，福辦治華山，甚瘁，司馬匹音樂甚費，於今三年，脯資竭矣。內無戚里周給，外無僚友牽挽，舊長官中，所恃者惟公，在公駕驅衆



才呵叱惟命，其不以一謫劣之福，置心中者，情也。在福閒居愁懣，無俚已極，而不能不號呼於仁人之前者，亦情也。然使福去官，非公罪則不敢求，未復職不必求，不逢虞巡盛典，而無奏留之例，又無可求。今何時哉？六龍將來，萬物懽噪，凡在江南大小臣工，莫不後先奔走，僮僕然率作而興事。下至執斲，餘須廬養，侏儒庖翟，亦各奮其肘足，伸襟揚眉，爭効傾葵之志，而福食皇祿二十年，覲聖顏三四次，反不能自比於輿臺之列，側身於工匠之間，衆裏嫌身，能無悶嘆！即公之所以其難其慎，而不肯輕用人者，福亦深知其故矣。才不足以供指麾，不用，不久在江南不用，冀復官不用，冀領公家財物不用，數者福均有說焉。福雖非棟梁，或可備榱榱之任，不支稟假，當無冒侵。所不能已於言者，實以謁選尚遠，而人情以有事爲榮，大府目色所及，頓增光采，藉此支吾，或不致征佞無託耳。且夫天子巡狩，一切清宮剗草之事，凡有血氣者，皆分所當爲；而我皇上一遊一預，起廢錄舊，恩施尤隆。公當其間，如山澤之通氣，正須誘掖之，鼓舞之，有以大展乎羣策羣力，尊君親上之心，則士氣伸而天心亦喜，不比平時課吏薦賢，必爲之嚴覈而深稽也。至於或賜一縑，或賚一級，或就近召見，或仍歸銓曹，大抵臨期酌奏，思出上裁，公亦不過相其勢而觀其便耳。福敢一辦供張，便別鵬長官，冀無妄之福，而強公以難行之事哉？古人有言曰：「盡一子之孝，何如盡羣子之孝？」福與公同一君父，同一迎鑾，而公有百事之盡，福無一事之盡，此心缺然，故乞一牒以自効，亦非專爲阨窮已也，仰希駁示，不宜。

或問雙名單稱，古人有否？曰：見春秋傳，踐土之盟，曰晉重者，重耳也；曰衛武者，叔武也。此雙名單稱之證也。自記。

### 答某山人書

書來責僕不相見，詞甚煩，氣甚盛，僕敢不覆一函，以開足下。孫子曰：「知彼知己。」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

後量。一足下知己而不知彼，能入而不能量，非所以測交也。夫君子之道無他，出與處而已。出則有陶冶人才之任，於天下人無所不當見；處則安身藏用，於天下人無所當見。足下視僕出乎處乎？苟能知之，必能量之。雖然，處者亦未嘗無友也。有長沮，必有桀溺；有張邴，必有羊求，論其徒，大率處者流也。處者多，其足友者少，僕故欲窺觀足下而遲遲乎晉接，足下不解其意而迫之過矣。然女欲自媒，劍欲自鳴，猶夫人也。不意足下又舍其區區之文墨，而忽挾賢挾貴以臨之，一夸門地，再夸交游，此正僕年來所亟亟避者；持其所避者而招之，則足下求友之術疎矣。鄭康成曰：『回賜之徒，不稱官閥。』魏李冲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友也？者不可以有挾也。』僕少未嘗學問，挂冠後，稍知文章利病，覺此道中有似是而非者，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有借此街市游大人以成名者。僕誠私心痛之，發憤雪此弊，俛焉日有孜孜，當悅學時，雖妻孥來猶厭，奚况外客性又趨人之急，求而不應，彼貌未變，我顏已慚，胸中輒大不適，因自念與其開門友近人，孰若開卷友古人，與其不副人望，欲然病乎已，孰若不使人望，悠然樂其天古之人欲讀書，先閉門，誠不得已也。士相見禮，先之以介，繼之以贊，至鄭重也。此外則胥史農工召之而後至耳。戰國時乃有曳裾侯門者，爲報恩揚名之說，以惑執袴之公子，今非其時也。朝廷清明，賢者在，上不肖者在，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君子不惡其窮，而惡其所以窮，安得如書中憤懣語，以悖教而傷化哉？僕自知不肖，甘心入山，山中產物，惟白雲耳，甚無補於足下。慮足下方憎絕之不暇，而忽以願見爲請，殊駭人意。然武陵漁人，無心得津，有心求之，轉不可得。若足下一付以無心，則僕見亦可，不見亦可，見不見何足重輕。莽蜂鳴鳩，鼓蹠蟲豸，尙登山人之堂，况足下世宦之家，文人自命者乎？明月清風，開門則入，閉門則去，入而不喜，去而不怒者，何哉？彼無所求故也。今足下乃悻悻然以不見爲慍，或者其有所求乎？僕昨者雖相謝，終不能決足下之果有他腸，而預築堅城以待，意嘿嘿頗自悔。今接書，略見意旨，乃竊喜前此之相謝，果計老而謀得也。藏己之拙，養人之高，何嘗不兩得耶？要之雖不見如見，雖見如不見，請足下再擇之。

再答某山人書

客歲以一函開足下，謂足下讀其書，將知其人矣，不意猶未也。足下前書，文而不慚，有叱叱氣。當今士習媿阿，得足下振之，無所爲非，第不宜施於僕耳。僕惜足下藥甚良，於病不合，故以己之沉廢，學問之難，門第之不可以傲人，與夫古今異宜之時勢，惓款敷奏，期足下深思而善取之，過後亦不復省矣。乃來書慮僕故相暴張，以將不利於足下，似誤聽蜚語，而測僕者過焉。僕老矣，覽書得古人姓名，尙不省記，何暇置足下於胸中，而頊頊然慍哉？且旣已掃轍作野人矣，又肯爲敗一足下之名，而出山揖客哉？僕與足下素無睚眦，何所窮怒，而必極之於旣往？趙孟所不能貴，趙孟又惡能賤之？足下不信僕可也，不自信何也？昔昌黎、答呂、河東、答杜，二書俱存，較僕奉酬者，詞較嚴焉。然二公卒未深絕之，且殷殷然進之於道，蓋前賢接後進，理固宜然。僕審己未必如韓柳，而所以絕人者，必欲過之，使僕返而自思，亦覺執德不宏，爲可憂矣。於足下何傷焉？僕自恨無顯位盛名，如孔北海一流，可以噓枯吹生，使足下衍衍然心喜，又不能滅聲跡，若朱桃椎、焦先輩，使足下棄而忘之，并不能如羊叔子，使足下信其必不斲人，此皆僕不修身之過也，省書大慚，無則加勉而已。

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前以一家言求教，書來如發蒙，且云由周公而上，道統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漢唐君臣無與焉。是說也，蒙不謂然。夫道無統也，若大路然，堯舜禹湯孔子終身由之者也，漢唐君臣履乎其中，而時軼乎其外者也，其餘則偶一至焉者也。天不厭漢唐而享其郊祀，孔子不厭漢唐而受其蒸嘗，亦曰彼合乎道，則以道歸之，彼不合乎道，則自棄乎道耳。道固自在而未嘗絕也，後儒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以爲今日在上，明日在下，交付若有

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三代之時，道統在上而未必不在下，三代以後，道統在下而未必不在上。合乎道，則人人可以得之，離乎道，則人人可以失之。昔者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施犢伏生、申公、瑕邱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瑣箋釋，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爲程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迹，才能參己見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殺，而謂孔孟之道，直接程朱也？夫人之所得者大，其所收者廣，所得者狹，其所棄者多，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嬰、甯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然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爲聖，至朱子則詆三代下無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邵伯溫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興禮樂乎？」此伯溫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故也。必如修真煉藥之說，以爲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祕，愈矜嚴，則道愈病。我皇上文集中，不遠稱堯舜，而屢舉漢文帝、唐太宗者，亦以言漢唐則年代近而政事易於核實，言唐虞者，年代遠而空言難以引據。先生來書尊皇上爲堯舜，堯舜之言，先生又不以爲然，何也？書中斥陸王爲異端，亦似太過。周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爲異端也。顏淵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爲異端，顏淵又必以仲弓爲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以行勝者，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不暇爭也。以言勝者，矜矜栩栩，守一先生之言，無所不爭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於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其主，遂至執手攘臂，及問其路之

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陸王者，皆此類也，願先生勿似之也。

###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摯。僕老矣，隱空山十年，向所行爲，不復省記。然延頽病馬，久不知鞍轡爲何物，或放而前之，俾引其生平經歷之處，則雖龍駒乘黃，未之或先也。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天之生才，敏鈍各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理，或戴星出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之方，政與安吏民之道，則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爲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而勿爲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爲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已。」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矣。而何弊之能爲？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卽令某甲喚某乙，寧不省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卽胥吏也。雖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旣無之，則上之人，宜爲若作設身想，而何嚴之爲？彼嚴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試問已舞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役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

某當銷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了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似屬奢闊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爲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之倚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胥吏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而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於始而感於終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吏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空之而待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卷撤，彼胥吏何權焉？於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內幕至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民村戶，不遠百里而來，榮汝之糧，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不爲之結於挾日以內，吾心安乎？政綱既舉，首清刑罰，清之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皋陶曰：『罪疑惟輕。』言罪之疑者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不使刑罰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旣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尚何懼哉？以此午痕痛而逞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屏民，加細荆而呼號不勝，何事於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共筋骨皆習練之餘，當巨楮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答，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於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况四十耶？乃懷懷乎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識，非炫才也，以

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於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雜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捉搦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句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練於胥役，必內存之，當用者加朱墨圍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於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聽訟，不能先求無訟，不過嚴狀式，誅訟師，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即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垢顏，不投於明鏡是也。然而一闕之獄，情僞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靈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常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爲六，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曉，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威屬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賊之可裁也。觀南史傅琰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天性之親察而不殊，雖父誣子，亦使自答，否則傷慈愛也。墳田之事，勘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役侵者多，民負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錢，善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擇其負多者，召花戶而欲見之，吾未見真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虛飛洒，則細刊科則昭示鄉氓，防重耗，則突取衡平，辜較一二。漕無抑勒，則浮取皆恩，糶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也。百姓之上，尚有紳士，凡今之閉門塞竇

而不見容者，其中有所不足。古人於一邑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竿牘之嫌乎？作史者，日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天闕下情，亦自覺其不雅。記有之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尊指紳卽所以尊朝廷，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無失黨庠術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爲政在外，尤須爲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和則衆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淡於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僭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轅一入，而守候之飢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真，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則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告示爲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手書，訪聞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真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並察邇言，仁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毋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夫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 ■ 答惠定宇書

來書懇懇以窮經爲勗，盧僕好文章，舍本而逐末者然。比來見足下窮經太專，正思有所獻替，而教言忽來，則是天使兩人切磋之意，卒有明也。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爲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鑿典強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爲，非聖人意也。是故真偽雜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託足權門者，以爲不居高之地，不足以躡轢他人之門戶，此近日窮經者之病，蒙竊恥之。古之文人，孰非根柢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爲功。卽如說關雎，鄙意以爲主孔子哀樂之旨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后妃作宮人作，畢公作，刺康王所作，說明堂



鄙意以爲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卽清廟，卽靈臺，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陽而玉葉。問其由來，誰是乘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說經，大率類此。最甚者，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邈明誤康成八寸策爲八十宗，曲說不已。一闕之市，是非麻起，頰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於彼乎？於此乎？如尋鬼神搏虛而已。僕方怪天生此迂繆之才，後先踳踏，擾擾何休，敢再拾其藩，而以吾附益之乎？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僻於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玄虛，漢偏於形而下者，故箋註之說多附會。雖捨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而畢竟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絃矣。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藝成者貴乎？德成者貴乎？而况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其私說，顯悖聖人箋註中尤難僕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僕齒齒未落，卽受諸經，賈孔註疏，亦俱涉獵，所以不敢如足下之念茲在茲者，以爲六經之於文章，如山之昆崙，河之星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胚胎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巍，江海之交匯，而后足以盡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獨處於昆崙星宿間，而自以爲至足，則亦未免爲塞外之鄉人而已矣。試問今之世，周孔復生，其將抱六經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將漢後二千年來之前言往行，而多聞多見之乎？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強顏閱以文學，而足下乃強僕以說經，倘僕不能知己知彼，而亦爲以有易無之請，吾子其能舍所學而相從否？

慰王麓園喪子書

足下毋以喪子爲戚，按洪範九疇，道五福六極甚詳，無道子嗣者，孔子衰年喪經，哀遜顏淵，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公羊傳註曰：『小宗無後當絕。』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夫當絕與無後，古人明言之而不諱，是有子與無子，非聖賢意也。說者動以無後爲不孝云云，不知孝者人所爲，有後無後者天所爲，待天而後成。

孝，非教也。商臣盜跖，皆有後者也，得謂之孝乎？鄧攸羊祜，皆無後者也，得謂之不孝乎？天下蟲豸雀鼠，跂行喙息之物，靡不煦嫗鞠育，孳孳愛其雛，其心豈以爲後哉？陰陽之生機使然耳。人爲萬物之靈，當以禮節之，聞足下喪愛子，毀過盲夏，過矣。足下之齒猶未也，爲邑令，邑中人皆足下子，使子孫祀我，不如使桐鄉人祀我，於足下何愛？且聞足下慈幼之道，亦頗未善，郎君甫周，碎衣之貂，食以參朮，又引其痘瘍，而投以諸猛厲藥，此其愛也，乃其所以害也。夫明珠美玉，天下之至寶也，愛之篋藏之則全，佩之戴之亦全，卽棄之野田草露，無不全也。若朝則濯於水，暮則弄諸掌，夕又捧而摩諸席，目營手撥，必有一朝之敗。兒寵過則驕，其性養過則弱，其身不可不察也。足下異日有子，當思我言。

舜不告而娶之說，僕嘗疑之，安有帝女下降，九男同來，而瞽竟茫然乎？瞽卽以瞽故爲舜歎矣，彼象母與象，獨不目擊而告瞽乎？堯爲何如天子，而瞽能禁其妻舜乎？瞽能禁之於娶前，獨不能黜之於娶後，而胡不卽以不告爲舜罪乎？此與二嫂治朕棲之說，同一無稽，偶因論無後之說，而並質之高明。

### 答友人某論文書

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後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和之弓，垂之矢，非古之能者乎？垂非不能爲弓，和非不能爲矢也，然而可傳者，一人一物而已也。伯夷典禮則棄樂，孔子學射則舍御，分爲四科，判爲六藝，不以其所能者傲人，不以其所不能者病己，秦學不兼方，漢亦然。宋以後，人心不古，喜多爲之，沿其流而不溯其源，夫是故雖能之而與夫不能者，亦無以異也。僕不敢自知天性所長，而頗自知天性所短，若箋註，若歷律，若星經地志，若詞曲家言，非吾能者，決意絕之，猶恨其多愛而少棄也。學杜韓，亦爲元白，好韓柳，亦爲徐庾，汲汲顧影，如恐不及，方欲捐兩鰲以求其精，而不謂足下之就其病而深之也。足下來教曰：「詩不如文，文不如著書，人

必兼數者而後傳。此誤也。夫藝苟精，雖承蜩畫筴亦傳，藝苟不精，雖兵農禮樂亦不傳，傳不傳以實求，不以名取，安在其兼不兼也。然僕意以爲專則精，精則傳，兼則不精，不精則不傳，與足下異矣。若謂詩文不如著書，僕更不謂然。周秦以來，作詩文者無萬數，誠如尊言矣。著書者亦無萬數，足下獨未知之乎。擷藝文志，未必文集俱亡，而著書獨在也。僕疑足下於詩文之甘苦，尙未深歷，故覺與我爭名者在在皆是，而獨震於考訂家瑣屑斑駁，以爲其傳較可必耶？又疑詩文之格調氣韻，可一望而知，而著書之利病，非搜輯萬卷，不能得其癥結，故足下涉視乎其所已知者，而震驚乎其所未知者耶？要知爲詩人爲文人，談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擇，寧從一而深造，毋泛涉而兩失也。嗟乎！士君子意見不宜落第二義，足下好著書，僕好詩文，此豈第一義哉？古之人其傳也，非能爲傳也，乃不能爲不傳也，何也？使人謀傳我則易，而我自謀其傳則難也。僕與足下生盛世，不能爲國家立萬里功，活百姓，又不能伏丹墀，侃侃論天下事，並不能爲游徼奮夫，使鄉里敬之信之，而乃欲爭名於蠹簡中，狹矣！然僕竊喜自負者，王荊公云：「徒說經而已者，必不能說經。」僕固非徒爲詩文者也，或與夫足下所引終身著書諸人，其容有間乎？

###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客冬蒙寄古文七篇，讀畢，思有所獻替，忽忽少暇。入春來，歸妹於揚州，筮日賓壻，勞不可支；比來稍閒，敢白所懷，以諍足下。竊謂足下之爲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不貪多務博以求之。」此未爲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沒而雜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於時。今百家同冗，又復作時藝弋

科名，如康嶠、嵇琴瑟，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思而慎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狃於龐雜，以自清過矣。蓋嘗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愈多，文愈不古。商書渾渾，夏書噩噩，作詩者不知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以序事，屈宋以詞賦，莊列以論辨，賈董以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不肯合數家爲一家，以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其才力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鄭康成以禮解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文碎；蘇長公通禪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稟者也，偶有所雜，其弊立見，而况其下焉者也。今將登騷壇，樹旗幟，召海內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以震耀乎口耳，此非煩稱博引不可也。邯鄲淳之見東阿王、李鍇之遇梁武帝，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閉戶覃思，不蹈襲前人一字，而卓然爲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擅鹽菹名，居淮南之四衝，四方之士，于焉來請謁者，或經或史，或詩或文，或性理，或經濟，或蟲魚箋註，或陰陽星歷醫卜，日呈其伎於左右，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幾僮乎爲酬應，而又以好賢之心，好勝之氣，日習於諸往來者之咻染，不覺耳目心胸，常欲觀五都而遊武庫，然藉此多聞多見，使人一論談，一晉接，驚而詫於四方曰：「名士名士，則可也。竟從此以求古文之真，而拒專門者之諫，則不可也。足下之答綿莊曰：『散文多適用，駢體多無用，文選不足學。』此又誤也。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飛書羽檄用枚，文章家各適其用，若以經世而論，則紙上陳言，均爲無用，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賓於四門，納於大麓。』非其駢焉者乎？易曰：『潛龍勿用。』此散也，而『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非其駢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爲有用，而駢者爲無用也？足下云云，蓋震於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語，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窮則變，變則通，西京、渾古，至東京而漸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曼已甚，豪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氣運以中興之。徐庾、韓柳，亦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銜腎，爲奧

博無涯涘，或一兩字爲句，或數十字爲句，拗之練之，錯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誤於不善學者，而一瀉無餘，蓋其詞駢，則徵典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詞散，則言之無物，以足支持句讀。吾嘗謂韓柳爲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韓柳琢句，時有六朝餘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爲也。惟其不屑爲，亦復不能爲，而古文之道終焉。且賢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爲關係。古之聖人，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以至贊周易，修春秋，豈皆沾沾自喜哉？時至者爲之耳。若欲冒天下難成之功，必將爲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之書，必將召崔浩刊史之災，熙寧僞學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聖道昌而異端息矣，而於此有人焉，褒衣大袂，猶以孟軻韓愈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夫物相雜謂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適用爲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專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於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亦不達於理矣。韓退之晚列朝參，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順宗實錄等書，以爲有絕大關係，故傳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窮兀困悴，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說諸篇，又多譎詭悖傲，而不與經合。然其名卒與韓時，而韓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惡，實不係乎有用無用也。卽足下論文，如射之有志，可謂識所取舍者矣；而何以每見足下於莊屈之荒唐，則愛之而誦之，於程朱之語錄，則尊之而遠之，豈足下之行與言違哉？蓋以理論，則語錄爲精，以文論，則莊屈爲妙。足下所愛在文而不在理，則持論雖正，有時而啗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條，薪米之雜記，其有用更百倍於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業及之者，何也？三代後，聖人<sub>不生</sub>，文之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占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認門面語爲真諦，而時時作學究塾師之狀，則持論必庸，而下筆多滯，將終其身得

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竊爲足下憂之。綿莊文多說經，絕不類選體，而以其勛足下者，彼見足下筆氣近弱，不宜散文，故以六朝綿麗之體進，非得已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拒之過堅，僕愛足下過於綿莊，安得不再爲忠告？

### 答友人論文第三書

初一日接手書，所論駢體，已是不復置辨。論古文與博學，猶有曩之見存，安得不再申之？夫古文之宜博，非足下之所謂博也。韓子稱其書滿家，而六經外，不過子雲相如屈原太史而已。柳自矜旁推交通，而六經外，不過穀梁孟荀莊老而已。此外非所博也。足下之言曰：「昌黎以陰陽土地星辰方藥未通爲愧，故將通之，以合乎昌黎之說。」不知昌黎果通之而後爲古文乎？抑終於未通，而所以爲古文者，固自有在乎其詞曰：「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非曰必通此而後爲古文也。」僕所論者古文，非論大賢君子也。足下能爲大賢君子，而又能爲古文，僕豈不更敬且畏？然而有以知足下之不能也，何也？足下之博不博未可知，而足下文之古不古，則可見也。求其不古之故而不可得，則不得不咎其所務之駁，所食之多，譬如待病者見其沉疴之未痊，必疑某藥眩耶？某食哽耶？若果不善，必聽其放飯流歎而不問矣。僕苦勸足下勿務雜學，足下亦宜深自反，而猶執前說爲斷，是何不相悉之甚也。古徐之才，裴子野，僧贊，華能通雜家，而古文無有韓柳歐曾，不能通雜家，而古文實傳。僕知足下二十年，知足下之能爲裴徐爾，能爲韓歐爾，必謂足下能裴徐，又兼韓歐，則未敢也。張平子學窮造化，而其言曰：「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天且不能兼，而况於人乎？」傅武仲身列文苑，而其言曰：「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陸士龍文惠才多，而其言曰：「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富。」荀子曰：「藝之精者，不兩能。」大戴禮曰：「君子之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尸子曰：「同能不如獨勝。」管子曰：「雜物不爲性，雜學不爲儒。」足下方務博以爲古文，而於諸君子之言，如尙未見者，又奚以博爲？

答某生書

春間寄所鑄蟲樂府來，僕至今未答；隨接手書，至於再，至於三，不知僕所以不答之故，而以前書未到爲疑。然則僕敢再不答，以陷足下終身不知之過哉？古之人無自鑄其文者，令所傳諸集，皆當時之門生故吏，尊師其人，而代爲鑄傳之，非夫人之所自爲也。晉相和凝，鑄集百卷，人多非之。足下齒猶未也，不必爲和相之所爲，然既已不求益而欲速成矣，則必使字帖句妥，可幾於成，而後卽安，不可使人聞其集名，而先啞然笑也。夫使人笑其命集之名，則將不復觀其集，而束之高閣，求名失名，爲計已左。雕蟲二字，見考工記，樂府二字，見霍光傳，足下合而名之，於義何當？若曰謙詞云爾，則將來足下之詩日多，謙日甚，名樂府曰雕蟲，名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又曰雕蟲乎？莊子蟲天之道，何太紛紛也？是諍也，僕久已墨之尊集矣。足下不以爲然，亦宜往復辦難，使僕嚙無所答，而後仍其原名，固未晚也。今一無商榷，而卽鑄傳之，又寄以曉示之，疎耶？懷耶？揭吾前言以爲大愚耶？半閒堂一首，去後二句味較深，亦曾墨之尊集矣。足下又不以爲然，而仍鑄其舊，則是僕所獻替於左右者，竟一無可也。夫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孔子雖聖，而子路不悅，以鄭康成之名之學，而鄭原終不以爲師，此固兩無所妨。乃足下卽不遠千里而來師僕矣，凡所褒揚語，全鑄之以耀於人，師其所是，而不師其所非，將毋足下之取師，在於標榜阿諛，而不在于聞道祛惑也？古之師人者，不如是，古之爲人師者，不如是。學問之道，若涉大海，其無津涯，僕老矣，不復求名，然文字間苟有一字之商，雖幼子童孫，必虛己師之，而不敢自恃。足下拒吾言，果別有意義，可以佐晚聞，而啓老瞶者，幸其未死時早教之，俾得返束脩，改名紙，趨門外以俟焉。文中子年十四，王孝逸白首北面，僕之師安知不在足下？

答程載園論詩書

來諭諄諄，教刪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尚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灑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灑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僞故也。人之才性各有所近，假如聖門四科，必使盡歸德行，雖宣尼有所不能，君子修身先立其大，則其小者毋庸矯飾。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詩，後人頗相疵瑕，而二賢集中，卒不刪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沈休文胸多隱隱，故有綺語之悔。竹垞存風懷一首，慮爲配享累，此亦一時戲言，何足爲典要？試思竹垞當時竟刪此篇，今日孔廟中果能爲渠置一席否？儒者誠其意，虛其心，終日慊慊望道未見，豈有貪後世尊崇，先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理？僕平生見解，有不同於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雖餒，不願廁其廟，何也？聖門諸人，聖人所教，必非庸流配享諸人，後代所尊，頗多僥倖。豪傑之士，不屑與僥倖者同升，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尙思借編一二以自污，幸而半生小過，情在於斯，何忍過時抹撥，吾誰欺自欺乎？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喻友，由來尙矣。即以人品論，徐擒善工體，能挫侯景之威，上官儀詞多浮豔，盡忠唐室，致光香匿，楊劉崑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傲爲之，皆正人也。若夫迂襲經文，貌爲理語者，雖未嘗不竄名儒林，然非頑不知道，卽慮不任事，賊私諂諛，史難屈指。白傅樊川，恥之，僕亦恥之。人能改過自佳，然必深知其非，有所不安於心，而后從諫如流，非可隨聲附和。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罄之也。宋儒責白傅樊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於輾轉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阨於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弟子耶？沈朗又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篇之首，故別撰堯舜詩二章。」然則易始乾坤，亦陰陽



夫婦之義，明又將去乾坤而繼置何卦耶？此種調言，令人欲嘔。善乎鄭夾漈曰：『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偽。』古人之文，醇駁互殊，皆有獨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黜伯，貶蕭曹而薄姚宋，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中，例得皋夔周孔千二百人也，寧有是哉？』足下來教，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實於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刪也。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韓子闢佛太迂，白傅佞佛太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謙之乎？謙之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盡天下之民，於是陰陽星巫佛老諸家興焉。如人身之有胼指贅疣，如人家之有羸僕，有惰遊子弟，亦皆不得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爰除而攻去之，奚能哉？奚必哉？然予以爲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知，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衛與誘人者，亦無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美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僇民而可以留種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於慈悲矣，示寂矣，不姪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禮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熄，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於人而自利則術破，乃爲祈爲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窳，乃踞名山勝境，以崇耀之；曼衍其書，一波窮一波又起，故聰明者悅焉，含宏其教，元惡大憝，立可懾免，故下愚者悅焉。嘻！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爲是汶汶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葬矣，取人之財以自奉矣，宜

其教之行於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與佛同故也。且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易動者動之，乘其虛，旬其餘，哀多益寡，以暗輔井田封建之窮，以補周官閒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周孔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爲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說，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白傅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爲所見皆出高謙之下矣。

### 荆軻書盜論

綱目荆軻書盜，倣春秋之書齊豹也，誤矣！豹爲衛司寇，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故曰盜。荆軻非秦臣也，爲天下除虎狼，其見大處遠過豫讓，非豹比也。夫周之亡天下，非若桀紂之亡天下也。亡桀紂，亡獨夫也，爲獨夫報仇者，頑民也。周積德累仁，千有餘年，子孫衰弱，無暴虐之迹，不過尾大不掉，以亡於強秦，而秦反有桀紂之暴，以滅文王周公召公之社稷，以大義論之，凡爲周之臣民者，復仇而義，爲六國之臣民者，復仇而義，彼荆軻者，獨非周之遺民乎？雖無燕太子軻，誠勇士亦宜行也。嗚呼！軻之刺秦王，豈真以燕太子飲食供奉之美，而遽以身試哉？軻雖下愚，自待如螻蟻，亦不應以區區之恩，爲之死也。蓋天下之苦秦久矣，其憐六國而思周也，更久矣。如姬之嬖，侯生之老，仲連之達，張良之智，田光之深沉，樊將軍之慷慨，高漸離之窮且瞽，皆不能一日忘秦者也，彼俱欲刺秦王，蹈東海而甘心者也。軻與田光樊將軍高漸離交最善，其畜此志也久矣，不過少督亢圖與匕首耳。彼太子者，亦人豪也，刺亦亡，不刺亦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刺之，所謂順正以行其義也。當六國盡亡，秦兵且暮渡易水之時，而責以行仁義，張三軍，此凶年勸食肉糜之說也。假使藥囊不至，武陽不驚，殿柱不中，刺死秦王，軻一身當之。

扶蘇尙幼，秦大將擅兵於外，其時張良田橫魏豹之徒，必有環視而起者，秦燕之存亡，未可知也。天之歷數，必歸於秦，而召公之血食，終於就斬，豈軻與丹之心哉？且軻固非暴虎馮河者也，待客與俱，何嘗非臨事而懼之意？而丹臨孤城待盡之時，勞心焦思，皇皇促行者，亦人情也。國勢倉皇，既少同心，又懼漏洩，故軻不能將已意達之於丹，丹又危且怯，計無再復，而遂爲白衣冠之送。君臣上下，出萬死不顧生之計，圖存社稷，君子讀史至此，將涕泣哀傷之不暇，而反加以盜賊之名，此又丹與軻所不料於千秋萬世之後者也。或曰：「然則張良之擊，與軻同乎？」曰：「張良之擊，報於事後也，軻之刺，救於事前也。軻事成而燕且不亡，是軻更賢於良也。」宋儒以良遇高祖，義而尊之，見軻敗丹斬賤而貶之，論成敗不論是非，穴阱之見，可謂之春秋法耶？

駁侯朝宗于謙論

侯氏曰：「于謙非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袁子曰：「于謙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侯氏欲論于謙，先讀孟子，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宣宗以社稷人民付正統，正統不能守，付景泰，景泰能守之，然則彼正統者，固得罪於社稷人民，而孟子之所謂甚輕者也。其君輕，則君之子更輕，當其時正統既棄其天子之位而北狩矣，譬如吏棄城，將棄軍，遺敵之擒，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理也？晉惠公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肅宗卽位靈武，明皇西歸，唐賢如顏平原郭汾陽，無請上皇復位者，何也？至尊之位，非如弈棋，可朝暮易也。若論太子之當廢不當廢，先當論景泰之當讓不當讓，景泰不當讓，則太子非天子之子，廢可也。景泰當讓，則羣臣當爭之於上皇，返蹕之年，不當爭之於景泰，易儲之日，景泰非周公比也。周公抱成王，未嘗踐天子位，而景泰固已建元改號矣。就使衛叔武有迎兄之美，宋穆公有立兄子之文，春秋責備賢者，以之責景泰可也，責于謙不可也。夫謙固社稷臣也，

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謙讓之小節。金英婦寺之忠，爭太子生日，景泰默然，知其譎諫，亦不加罪，在謙固聞之矣。就使博一諫名，未必違于帝怒，謙誠迂儒，宜諫，謙誠巧士，亦宜諫，以謙之才，卒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謙見殺時，徐程等其誣，迎立襄王世子，王文力爭，謙不辨，人以爲子必無此事，故笑而不辨，予謂尤不足以知公之心也。景泰廢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逾年見濟亦亡，當是時儲位未定，上躬不預，外寇猶存，謙之心又恐社稷之危也，必有密啓景泰爲社稷計者，或仍迎上皇，或仍立上皇之子，或擇藩王之賢者而立之，君臣魚水，所論事祕，外人不得知也。故景泰聞鐘鼓聲，疑曰：「是于謙耶？」以謙之忠，帝豈疑其篡哉？帝必深知謙之心，惓惓於社稷之不可無人，故疑其有所迎立耳。然則景泰無子，襄王世子果賢於上皇，果賢於上皇之子，則迎立之謀，並不必爲謙諱也。謙但知有社稷而已，遑知其他。吾又嘗讀宋史，而歎明之亡，非謙之賢，實景泰之賢也。宋南渡時，有相如李綱，將如宗岳，而不能，終於二聖不歸。景泰用一于謙，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復安，而上皇亦得生入國門，及再竊大位，而反戮其勳臣，革其年號，嗚呼冤矣！然而公論卒難泯沒，故成化爲上皇之子，而特旨褒公之忠，王弇州亦當時巨子，而深不以易儲爲非。侯朝宗隔二百年始生異議，魏叔子從而附和之，此非持論之苛，由其學識之小故歟。」

## 書後

或難曰：「子以社稷爲重，然則死建文者非與？」曰：「一則社稷有人而奪之，篡也，一則社稷無人而守之，禮也。景泰得國，豈永樂比哉？本朝王山史方望溪俱謂公之不諫，以身握兵權，恐諫則景泰將忌公而轉戕太子故也，所見亦高。然鄙意以爲委曲以取大臣之心，不如直捷以論大臣之道。」

## 魏徵論

魏徵者，才智士也，非賢臣也。徵以諫得名，而所諫所得與古諫臣比；古之諫臣，婉諫與直諫不同，受賞與受諫又不同，要在問其心而已。其心純雖好貨好色，孟子親勸其君，而爲君子；其心雜雖攻擊上身，谷永日諫其君，而爲小人。魏徵之諫，魏徵之心何如乎？太宗銳意太平，頗事粉飾，名言議論，史不絕書，縱囚吞蝗之事，靡所不爲，其不肯殺諫臣以自累也明矣。當其諫也，太宗有故縱魏徵之心，魏徵有挾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引誘徵，而博納諫之名，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諫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籠絡以成名也，曷足貴也？使太宗有納諫之實，徵有忠諫之心，則太宗不應貳過，徵諫而不聽，亦當去矣。何君臣之喋喋不憚煩乎？徵臨卒，以諫草付史官，太宗大怒，踣其碑，停其子尙主，蓋至此而君臣爭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諫草何與於史官，而付諫草又何損於太宗哉？太宗退朝怒甚，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具簪珥以賀，乃免。夫太宗者，英主也，果欲殺徵，殺可也，何必退而詛咒如兒女子然？蓋不如此，不足以彰皇后之賢，此太宗詐魏徵以取名也。太宗引徵望昭陵，曰：「臣以爲獻陵耳。」太宗臂鶴，徵奏事故遲，鶴死懷中。夫魏徵者，直臣也，果人主不當念亡后，玩禽鳥，諫可也，何必伴爲不知而刻薄其趣？不可施於友者，而竟施於君，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之傳聞，此魏徵詐太宗以取名也。太宗納元吉妃，殺張蘊古、盧祖尚，較望陵鶴二事，過孰重焉？而徵既無諫章，又不去位，其故何哉？蓋徵固才智士也，知其說之可以行，即不行亦無害，則諫知其說之必不能行，而又犯上之所忌，則不諫。其事太子建成時，屢勸殺太宗，建成不能用。夫高祖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以徵之才智，豈不知以吳泰伯勸建成，亦豈不知以修身睦弟勸建成，而忍爲此羽父華督之計者？徵蓋深知建成昏暴，不可以正言諫故也。其諫太宗之心，即其諫建成之心而已矣。徵曾爲李密官，爲竇建德官，再爲建成官，終乃爲太宗官，女之四醮，而以克家稱者也。諡之曰貞，愧矣。

魯肅論

孫權以荊州資劉備，肅勸之，荊州不還，權深爲肅病。或曰：「肅心不忘漢，故資蛟龍以雲雨。」或曰：「是肅之失計，公瑾在，必不爲此。」是二說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計，而熟籌夫當日之形勢者也。肅果忠於漢，則去孫歸劉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君？若以爲失計，則當日之深於爲吳而得計者，莫如肅，淺於爲吳而失計者，莫如呂蒙、陸遜。惜乎孫權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於三國時最強者操耳，赤壁之戰，權能獨力以破曹乎？抑合力於劉以共破曹乎？荊州得矣，權能兼取蜀以獨力乎？抑終不免於依草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謀蜀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魯肅之謀吳也，先結劉備而後攻魏。魏可滅，操可誅，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滅，操未可誅，而唇齒已固，外難不侵，大丈夫將三分鼎足，南面而稱帝耳，安肯受人封拜，屈節一朝，局促如轅下駒哉？英雄所見，大抵同也。惟孫權見不及此，然後襲取荊州，通和於魏，而從此稱臣質子，無虛日矣。亦惟昭烈見不及此，然後因荊州之故，而白帝稱兵，一敗嘔血矣。不特此也，曹操據形勝之地，擁百萬之衆，又得孫權爲之外應，宜若無所卻顧者，然趙儼襄陽之役，不肯窮追，關公勸奮之爲權害。操深然其說，權請擒關自效，操發露其奏，射以示關，而使之走。夫以操之強，猶欲學戰國兩利而俱存之說，使自樹其敵，而以區區之吳，乃欲外絕蜀援，孤軍當操，不已悖乎？力不能當操，勢不得不稱臣，既稱臣，勢不得不納貢而受封爵，心有所不甘，又不得不詭詞阿諛而陰爲反覆。邪貞一匹夫耳，敢於稱詔，倨傲坐車自若，而權以江東兩世之王業，至於俯首都亭，羣臣流涕，此皆伯符父子之所傷心於地下，而魯肅之所逆料者也。得十荊州足償其辱否？肅之言曰：「宜相輔協，與之同仇。」曰：「總括九州，先成帝業。」權雖有負此言，然黃初以後，魏好不繼，蜀使仍通，事到無可奈何，終不出肅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於魏國，竊尊號於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終，合肥之號令不遠，自理自搢，形同狐鼠，不用良謀，祇取辱焉。古者虞假道而偕號，亡韓魏肘而智伯滅，陳涉不聞張耳，陳餘立六國後以敗，馬超受曹公反間，雖韓遂以敗，權不能效韓魏，張陳之謀，而甘心於虞公、陳涉、馬超之下，誤矣。且權絕蜀好之後，其不亡於魏者幸也。蜀修關公之怨，伐吳，吳求救於魏，劉曄勸

襲之，賴魏主不從以免。出兵後，魏僞助討備，仍欲襲之，賴陸遜收兵以免。及至鍾會伐蜀，吳不力救，遂致兩亡。此皆日後之明驗也。則知此者，孔明子敬而外，無人乎？曰：「史稱曹操方作書，聞權以荊州資劉備，不覺筆落於手。夫荊州已非曹有矣，以一家物與一家，與操何與？而乃駭然震驚者，正恐魯肅之計行，兩雄相倚，而天下難爭，故也。嗚呼！操之才所以終出孫劉上哉！」

高帝論

用天下之兵，不如用天下之鋒，鋒卽兵也。合時與勢，而鋒出焉。敗國之氣，累世不復，勝國之兵，所向無敵。兵之勝敗，鋒之利鈍，實使之。項羽以輕用其鋒，而計失於高祖，高祖以早藏其鋒，而計失於匈奴，均失也。人皆知項羽之失，而不知高祖之失者，誤於史稱規模宏遠而熟，不計夫當日之時勢也。時莫利於相良，平將彭韓，勢莫利於誅秦滅項。平城置酒高會，自取敗耳，何至一蹶不振？祖宗弱於前，而欲子孫振於後，吾知其難也。嘗謂高祖之得天下也晚，故其爲子孫謀也太早，而其除功臣也太速。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匈奴尚在，而功臣已盡，何也？當是時，使高祖下詔曰：「朕有積怨，深怒於匈奴，諸公輔朕平天下，共安輯之，與諸公約，王齊王楚，世世享之。」遣韓信數千出酒泉，彭越數千出上黨，黥布數千出張掖，其士馬皆百練之餘，其器械皆推堅之舊，其父老習聞兵而不爲怪，其將校玩於兵而無所苦，冒頓雖強，不如項籍，其將雖強，不如龍且。諸將或分或合，或擊或守，逞其誅秦滅項之餘威，不數年而坐見匈奴之弱矣。說者謂冒頓狡獪，難與爭鋒。夫楚漢方拒榮陽，中原無帝，彼以精騎長驅而進，誰敢禁之？徒恣睢於外地，其無能爲可知。或謂匈奴地遠阨塞，非秦項比。不知武帝時，衛青霍去病才出韓彭下，尙能浮西河，絕大漠，封狼居胥以還，其不難深入又可知。且夫功臣之不善終，亦高祖有以啓之耳。諸臣既已列土爲王，精兵奇策，無所復用，血氣方剛，人人皆欲帝制自爲。使當日者，英雄跋扈，消磨於沙漠之場，

潰腹心如良平者，監其軍，高祖擁全兵而坐制關中，諸臣既欲立功，且釋疑懼，誰敢結黨而西？向此一役也。匈奴服，而功臣亦全，即使弓以彈鳥折，狗以逐兔死，其與殺之醜之，亦迥殊矣。服強胡而開國東夷，南越莫不震恐，稽首於漢，其爲子孫計，不遠且大哉。文帝之卑辭厚幣，武帝之贖武窮兵，皆高祖不用其鋒之過也。晉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邊郡內戎於雜地，晉主不從，啓五胡之亂。劉裕克關中，急圖篡事，旋即棄歸，致子孫受索虜之害。唐太宗定天下，擒突厥，伐高麗，厥後回紇且來助順。宋藝祖欲復幽燕，有志未成，子孫寢弱，此皆後世開國之明驗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高祖縱欲與天下休息，亦宜使猛士守邊，待其至而與之戰，何至聽齊虜之言，以女乞和爲天子不能庇一兒女，以付虎狼，又乞兒女之靈，以安天下，何其悲也。使單于據天下，豈少乃女乎？且項王得太公不能爲質，匈奴應聞之矣，則又有於公主始則談笑，而以棄父於鼎鑊，終則涕泣而棄女於絕域，失天性之恩，納外夷之侮，暮氣至矣，悖莫甚焉。厥後匈奴貽書呂后，備極醜詆，蓋已視高祖爲齊景公也。爲則季布諫伐之言，非乎？曰：「今有遠行者足疲，勿輟，數十里尙可致，息以坐，則肉騰筋顛，難舉趾矣。不於高祖用兵之日，一勞永逸，乃於惠帝息兵之日，死灰復然，觀釁而動，布誠老將言也。唯十萬橫行之說，不斬樊噲，而斬婁敬，庶可以謝天下哉。」

此與郭巨論同作，年甫十四，受知於楊文叔先生。雖於事理未協，而筆情頗肆，存之以志今昔之感，自記。

### 宋論

宋之病，不病於小人，而病於君子，不病於君子之少，而病於君子之多，不病於君子之私，而病於君子之公。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孔子曰：「道二仁而已矣。」三代漢唐，惟有君子爲朋，專攻小人，常懼不勝。未有君子與君子自相攻，而置小人於度外也者。有之者，自宋始。宋君子太多，故意見雜出，而各自以爲是，其自



信太堅，故躬自薄而厚責於人；其居心太公，故厚於責君子而薄於責小人。夫國事叢然，非一人所治也，一人子子然，非獨力所支也。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推其心，非以便乎己也。期有濟於吾君吾百姓，而便己之形迹，亦受之而不辭。當其時，豈無意見學術與吾為異者乎？要在審其大略，其小降心以相從耳。又豈無仇怨之積，怙權之譏，側目於其側者乎？要在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而不顧其後焉耳。此古大臣道也。宋之君子則不然，以相爭為公，以乞退為高，以責備賢者為春秋法，以釋有罪為犯而不校。是故歐公攻狄青，唐介攻彥博，伊川東坡互相攻，所攻者君子也，攻君子之人亦君子也。王曾欲誅丁謂，楊億救之，太后欲竄蔡確，范純仁救之，所救者小人也，救小人之人，則非小人也。嗟乎！君子小人，昭昭然判若冰炭，猶慮人主狃而不察，况自相淆混，反眼如不相識，而欲人主能識之乎？孔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不於惡之之嚴，不足以見好之之切。劉向曰：「月雖暗，明於星之光，君子雖非，賢於小人之是。」宋之君子，皆汶汶而不察也，且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富公欲誅高仲謀，希文曰：「恐朝廷手滑，日後吾輩亦不免。」富公自河北歸，中夜旁皇歎曰：「希文，真聖人也。」夫希文為宰相，刑賞天下，惟其當耳，不應為日後吾輩計。富公識深力定，亦不應怵於利害，而悔持前日之法。當宣仁時，司馬當國，熙豐小人，耽耽虎視，乘間欲發，形迹已露。諸君子不以此時聯同人之觀，行夫之決，而乃洛蜀互爭，代人自攻，過矣。其進調停之說者，又知調停小人，而不知調停君子，何也？今有鄉民掩廬盜賊，環伺其家，不磨刀外向，而惟聞夫妻反目，父子責善，盜賊聞之，寧不大快。古者召公求去，周公留之，廉頗不悅，蘭相如下之，蕭曹不同道而相和，丙魏不同術而相薦。唐玄宗將幸洛陽，太廟災，宋璟奏天災宜停巡幸，姚崇曰：「太廟乃苻堅舊材，故壞，無害於行。」璟遂無言。以璟之剛，知崇之諛，而不復爭者，不肯以小妨大，而傷賢者之心，為國故也。宋則不然，臣爭於朝，而洛蜀分，儒爭於野，而朱陸分，欲國無亡得乎？

張巡可謂忠矣，然括城中老幼食之，非訓也。殺妾非訓也。孟子曰：「獸相食人且惡之。」又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孟之言，以爲有民而後有社稷，民秉三綱五常之性，寧使之死而安，不使之苟安以生，如禽獸也。雖陽危急，是去食時也，食去民死，率其妾而死之，禮也。縱百姓食人已失信矣，並食其妾，是朱榮趙思縮之爲，非忠臣訓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父饑且死，殺子孫以奉之，非孝也。或謂巡之殺妾，激軍心也，然軍人食之不足濟一日之窮，敵人聞之，適足爲急攻之計。或謂巡之殺妾，望成功也，然巡有功則爵爲上公，妾無罪而形同犬彘，於心不安，請於朝而旌之，於事無濟。樂羊食子，吳起殺妻，其所以忍者殊，而忍則一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殺一不辜而號忠臣，君子爲之乎？然則鄧攸之抱從子而棄子，亦非歟？曰：「子與姪，天性也，濟則並生，不濟則並死，廢一不可，理之經也。至於兩盡，事之窮也。吳吾粲與魏戰，遇水，人攀其船，船重將覆，船人以戈撞擊，粲止之曰：「我求生，彼亦求生，俱生不得，俱死可也。」噫！此言也，足以證巡與攸之過矣。

殺妾覆軍，按三國志，咸洪已爲之，不自巡始也。巡得重名，故論之後見池北偶談載巡妾報冤事，撫青雜志載巡顯靈，見何兼資解說，妾係自縊，非殺云云，稗史言雖不經，然足證人心之所同，自記。

### 高歡宇文泰論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其取天下之心，而后可以固本而垂基。予觀高歡宇文泰之廢興，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歡與泰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鄴下關中之形勢亦相

若乃歡死齊，無一令主，而齊卒滅於周者，何哉？蓋歡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秦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歡有十圍狄干，不能抵一蘇綽，秦得劉瑤，比之陸機，擬人其倫，歡得陳元康，稱爲孔子，令人嘖嘖。歡父子奪妃，啓文宣武成之亂，秦明經講學，啓武帝之好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如艾旃爲防，其旁伺以千鈞之弩，稍有間，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當數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無敗乎？雖然，秦非知道者也，泰親視其君，較歡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不過附會古方於萬一而已。然爲田於大旱之時，畢竟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若鹵莽而種之，則亦鹵莽而報之，理固然矣。或謂高洋虐過梟狼，殊難化誨，然其爲世子時，見射棚畫人形，責高隆之曰：「棚土習射，作獸形可也，何爲終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歡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令主也？縱之不教，而瞿瞿然以候景爲憂，不以家法爲念，可謂不知本矣。隨文帝亦曰：「常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時早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視宇文也亦愧焉。嗚呼！宇文且尙，而况乎真能行聖人之道者哉？

駁公羊氏宋宣公論

宋宣公知其子之不賢，立穆公，穆公感宣公之義，立殯公，二君能行古人之道，足以風世。公羊曰：「宋之禍，宣公爲之。」東萊氏比之燕噲，此悖理傷教，惑之大者，也不可不辨。宋殷後也，兄終弟及，殷之先王有行之者矣。傳曰：「宋殯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是殯公非令主也。華督殺孔父，淫其妻，殯公平日之政刑可知矣。使宣公居正而立之，其禍尤速也。華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非先有立公子馮之心，而後弑殯公也。督既懼誅，必有所弑，督既弑君，必有所立，是時雖無穆公，殯公不免於禍，雖無公子馮，殯公亦不免於禍。宋公之禍，華督爲之，殯公自爲之，而謂宣公爲之乎？使穆公在，督必不敢爲惡，殯公亦得終其天年矣。宋之禍，謂宣公弭之可也，謂

宣公爲之不可也，穆公之立殤公，非宣公意也。督之立公子馮，非穆公意也。督之弑殤公，亦非公子馮意也。惟馮立而不正討賊之義，且寵其位以督爲宰，則馮之不賢又可見矣。與其立不賢之子，以墮社稷，不若立兄之子，以成先君之義。穆公可謂賢矣。宣公可謂知賢矣。春秋時弑君三十有六，彼皆父子相傳，公羊所謂大居正者也。其禍又誰爲之乎？後世宋太宗殺德昭，立其子爲萬世誚。君子曰：「執居正之說，以濟其不仁之心，太宗之禍，公羊爲之也。」

## 愛物說

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以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貴清而賤濁也。」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先王有治世之權，不必明言其故，而但定其制，使民由之。後世不察，見孟子訓愛物，佛家戒殺，於是人與物幾溷淆而莫分。蕭子良之慧，蘇子瞻之聰，皆惑焉。夫愛物與戒殺者，其心皆以爲仁也。然孔子論仁曰：「愛人，不曰愛物。」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不曰立物。」此意惟呂覽得之，曰：「仁於萬物，不仁於人，不可謂仁；不仁於萬物，獨仁於人，可以謂仁；仁也者，仁乎其類也。」此可謂善言仁者也。愛人不難，知所以愛人爲難。孔子教弟子泛愛衆，必曰而親仁，孟子稱堯舜之仁，必曰急親賢人之中，尙宜擇仁者賢者而愛之，况物乎？古者執雉執雁，四靈爲畜，愛其物之類人也。孟子稱堯舜之仁，必曰急親賢人之中，廟焚，子曰：「傷人乎？」不問馬，衛侯之馬啓服死，公命爲櫬，子家子請食之，以不愛爲愛，而愛乃大，以不仁於物爲仁，而仁乃純。然則孟子稱數罟不入汚池，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奈何？曰：「此非愛物，正所以愛人也。懼魚之不繁，將不足於食，懼大夫士之有故，將不得殺羊犬豕，故儉惜畜養之，以待其食與殺耳，爲人計，非爲魚鼈羊犬豕計也。」然則君子何以遠庖廚？曰：「此非愛物，亦所以愛人也。恐近庖廚則不忍，不忍則不食，

遠庖廚則忍，忍則食。然此亦寓言耳，與勸好貨好色同，不可以詞害意也。孟子欲充齊王不忍之心以保民，而王故因牛而戒及庖廚，觀下文權輕重，度長短之言，則賤禽獸而重百姓之意，昭然若揭。不然，孟子非不食庖廚者也，見其死聞其聲則不食，不聞不見則食之，是後世鄉曲之儂，掩耳盜鐘之說也。彼齊王之興甲兵，危士臣，民之死於鋒鏑者，皆在數百里外，齊王所不見其骸，不聞其哀號者也。比之庖廚，不更遠耶？而得謂之君子耶？

清說

清慎勤三字，司馬昭訓長史之言也，後人奉之，不以人廢言耳。然畏意爲慎，以瑣屑爲勤，猶之可也；以縹刻爲清，所傷也大，不可以不辨。民之初生，無不清也，茹毛而已，巢居而已。民之初生，又不能清也，不能不食而茹毛，不能不居而構巢。中有聖人焉，增之以玩好，文之以器用，懼其過也，以禮節之。自夏桀酣歌恆舞，而伊尹有儉德之戒，周末文勝，三家者以雍徹，而夫子有寧儉之戒，皆有爲言之也。後世不然，或無故而妄織蒲矣，或無故而與糟爭食矣。彼所好者，在乎矜名以自異，則不得不權其輕重，舍此以嚮彼，是儉其外而貪其中，潔其末而穢其本也。烏乎清？且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於聖人，聖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聖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積倉，有妻糧，無怨無曠者，聖人也。使衆人無情欲，則人類久絕，而天下不必治。使聖人無情欲，則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後之人雖不能如聖人之感通，然不至忍人之所以能忍，則絜矩之道，取譬之方，固隱隱在也。自有矯清者出，而無故不宿於內，然後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動也。一餅餌可以終日，然後可以浚民之膏，滅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謝絕親知，僵仆無所避，然後可以固位結主而無所躊躇也。彼不欲立矣，而何立人已不欲達矣，而何達人故曰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然則孔子何以有恥惡衣惡食之謂？曰惡衣惡食，嫌之者，人之情也，恥

之者，心之陋也。不曰嫌，而曰恥，則是以衣食爲重輕，故賤之也。不然，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夫子非甘於惡衣惡食者也，而何以傳於此言也？且當賤貧時，而以惡衣惡食自輕，則當貴富時，必以惡衣惡食自重。子路敝衣縵袍，非可以衣狐貉而故爲縵袍也，素貧賤行貧賤也。若可以狐貉而故爲縵袍，則必有縵袍狐貉之心，交戰於中而忮求起。伯夷以餓死稱清，而陳文子有馬十乘，亦稱清，清以心求，不以迹取也。然則奢儉宜何從？曰：聖賢以禮爲歸，豪傑惟清自適。徐邈當魏武崇儉時，不改其奢，當魏文崇奢時，不改其儉，此衷之以禮也。武元衡當楊綰樸素之時，盛飾如故，孔思遠得珍玩服用不疑，及其屢空，蕭然自得，此自適其情也。此三人者，真清者也。清美名也，有力者，以美名震之而不移，則有大力者，以惡名誘之而更不動，如此者，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 玩古者說三篇

人老而尊，物古而玩，宜也。人壽不如物，而以物之壽者，爲娛人之情也。罍盧澡盤，古而蠹者也，不妙於目；山河日月，古而虛者也，不私於我。於是求之於玉，於銅，於磁，於硯，於琴，於竹，於漆，於紙，於墨，於書，於畫，此必至之勢也，非好事者之爲也。或曰：「是非聖入之道歟？」余曰：「不然。魯榑衛柯，夏璜殷琥，封父之繁，弱鍾叔之離，此見於三代前者也。任后爭壘，尊樂大辨，齊器寶憲，取仲山父鼎，此見於三代後者也。古物之興，由來尙矣。」然則物古皆足玩歟？曰：「亦非也。未古貴真，已古貴精。有古玉焉，其得於天者如截肪，成於良工者如切泥。然後開其渠眉，鑿以鑑諸，而又不滌於壤，不燁於火，不蓄於鉏銚，不攘搜於後起者之錐刀。然後醜耀其精，樸屬其形，稱至寶矣。猶人有絕德雋才，長於朱門，遇於聖明，推排於世，故而又不能爲妻非之所傷，然後器成而品尊，非徒以齒尙也。其他物例是。今訾德之人，率弄古物爲娛，靳拳膠目，絕欲得之，然而或寶康瓠，或欽燕石，啻虛行濫，鬪然自以爲信矣。及至聊於知音，斥於內府，奇賞不得，僂售不可，乃不速睽其目，醜其手，而反相與憑怒碎詬，以爲世物無古也。古物

聞之笑，識古者聞之悲。」

或曰：「古物之遇不遇，果有數乎？」曰：「不遇者其常也，遇者其偶也。雖然世之人不求不珍，於古物無憎也。求之而不以誠，珍之而不甚，至於古物亦無憎也，何也？不求不珍，其可求可珍者在也；一旦而求之，不可知也。惟其求之誠，珍之至，自以爲無所不用其極，而卒與優且馳，則所謂瞽而字伯明者也。於是果於自信，輕於誣物，而古物當其前，或拉雜摧燒之矣。其病一在於好其名，一在於強爲解。夫漢之爲言合也，古以美玉爲死者之合，莊子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汗出而斑，今訛其音以爲漢，豈非漢則無玉乎？商之訓嵌也，刻鑄也，鄭箋所謂鑄金飾貌是也。今昧其義以爲商，豈非商則不飾金銀乎？碧盜見鄒陽賦，花盜見宋廣平語，越鑿翠色，見陸魯望詩，今釣奇者以爲始於柴世宗，誤矣。瓦無硯理，而炫而託之曰未央宮，曰銅雀，官德無庫，焚鑄鑪事，而睥而見之曰宣鑪，又誤矣！此所謂好其名也。括異志曰：「銅入土千年而青。」今見啓禎嘉萬錢纒百年，已如翠曾者何？青箱志曰：「書畫千年而絕迹。」今見韓滉畫五牛，顏魯公自書告身，雖千年赫然新者何？志林曰：「世無真玉，勿煠於火者方是。」然尙書云：「火炎崑崗，玉石俱焚。」者何？此所謂強爲解也。夫古器非什百爲吝者，非折閱不市者也，又非鑿人使好，鋪人使解者也。既好矣，解矣，而又似好非好，似解非解，好如不好，解不如不解，不病乎其所不知，而病乎其所已知，然則古器之抵伏不出，甘心朽壤以終也，宜哉！宜哉！」

或曰：「古物奚用，而子若是其重之？」曰：「有用之用小，無用之用大，鳳不可晨，麟不服軌，周鼎不烹飪，固不可賤也。且陳彝敦而見升降，裼襲之禮焉；佩環珮而想采齊，肆夏之度焉。對翰墨而忘塵氣，溫鑿之櫻焉；其重之也，亦猶行夫古之道也。」曰：「士大夫既不知古，盍假長耳飛目以矩之？」曰：「愛古者，非富卽貴，富則陔輸，貴則假用，賈者牟大利以屬其僞，識者燬餘人以赫其獨。夫古不古，於理無所關也，今之於理有所關者，欲求一操執款款之小丈夫而不得也。而古物之爲銅爲玉，爲磁爲竹，爲紙墨爐硯書畫者，又不能門扇戶吹，嚶嚶然自命。」

曰我良也，彼藉也，則奈何？曰：「尙以潢治五采惠之，彼瓊求者，必交質相競矣。」曰：「此所謂文而不采，如倪之見風，不終日定也。」曰：「博古有圖書，畫有譜，其將循是以迹之歟？」曰：「此函治氏所謂獨知之貨，輪扁所謂糟粕之書也，其不可傳也死矣。圖譜造於宣和，南渡後物已淪於沙漠，烏乎循？」然則子何獨玩之？曰：「好生解，解生誤，誤生悔，悔生懼，懼生辨，辨生疑，疑生虛，虛生明，八者缺一焉不可也。」然則今之升輿，濞皮華几者，皆非古歟？曰：「是何言也！制科百年，而謂其中必無才也，固不然。」然則古物存者幾有？曰：「物隨年古，今與古環流無窮，則物亦環流無窮也。然而古斲今削，古繁重，今輕詭，古儻而廉，今庶而掣，古奇侈而攫，今薛暴而煙，替今以往，其佻巧儂變，又不知其何所極也！」

### 後出師表辨

後出師表，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拊馬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者也。若果爲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曰：「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衰也。當是時，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後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遽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又稱難憑者事，以預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亮之賢而爲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敗，以歸命於天，此日著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爲此言，無謂己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按此表上於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於十二年，天也，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己與諸



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安關口，則艾不能入，縱入後，其時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爲乞師東國，徵兵南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亡者何耶？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真良史哉！

金滕辨上

金滕雖今文，亦僞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丘之禱久矣。」三代聖人，天壽不貳，武王不預命也，豈太王、王季、文王之鬼神，需其服事哉？以身代死，古無此法，後世村巫里媪之見，則有之矣。廣陵王胥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周公豈廣陵之不若乎？二公欲穆卜，公拒之，以爲未可以成我先王。臣與子一也，他人感先王不可而已，感先王則可，非伯尊之攘善而何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壇。又曰：「士大夫去國爲壇，位向國門而哭，爲無廟也。」當是時，太王、王季、文王，赫赫寢廟，周公非去國之時，雖曰支子不祭，然公爲武王禱，非爲身禱也，舍太廟而爲野祭，不祥孰甚焉？方命卿士勿言，隱諱其迹，而乃登壇作壇，以自表揚者，何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禮卒哭，乃諱。其時武王雖病，並未終也，不稱元孫發，以禱，而稱元孫某，以諱，是先以死人待武王也。某某者，後世之俗諱，三代所無也。商人曰：「帝甲帝乙。」此不稱名之證，不稱某也。周人所謂諱者，以諡代名，故禮凡祭不諱，臨文不諱，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會祖以下，晉荀偃禱，稱平公爲會臣彪，此稱名之證，不稱某也。詩曰：「一之日觶發。」曰：「駿發爾私。」皆公作也。尋常詠歌，不諱於其子，成王之前，而一旦禱祀，反諱於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前，於義何當？治民事神，一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元孫既無才無藝，不能事鬼神矣，又安能

君天下，子萬民乎？贊周公之材之美，始於論語，造偽書者，竊孔子之言，作公自稱語，悖矣！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武王克商已二年，縱有不諱，與天之降寶命何傷？劉先主草創西蜀，卽位二年遽崩，仗一孔明，猶能支持強敵，而周家積累千餘年，以至仁伐至不仁，十亂猶存，八百諸侯尚在，周公不必憂危至此。且周公既不告廟而私禱矣，武王已瘳，己身無恙，公之心已安，公之事已畢，此私禱之冊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之於太廟之金縢，預爲日後邀功免罪之計，其居心尙可問乎？禮祝嘏詞說，藏於宗祝，非禮也，是謂幽國，豈周公有所不知而躬蹈之乎？中庸曰：『事死如事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則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享多儀，儀不及物。』然則爾汝者，古人挾長之稱，而圭璧者，所以將敬之物也。公呼先王爲爾，不敬，自夸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若曰許我，則以璧與圭，不許我，則屏璧與圭，如握果餌，以劫嬰兒，既驕且吝，慢神蔑祖，而太王、王季、文王、甘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昭于天者，何其啓寵納侮之甚也！夫周公古之達孝也，孝父與孝兄孰切？當文王崩，何以不禱？或曰：『武王得天下，主幼國危，關係甚大，公故急而爲之耳。』然則文王、大勳未集，年又九十七歲，周公以爲老耶？賤耶？直當死時耶？

### 金縢辨下

周人重卜，國有事，卜於太廟，禮也。金縢藏後，武王在位四年，公又居東二年，六年中，周人竟不一卜太廟，啓金縢乎？此說也，括蒼王氏曾言之，然康成以爲金縢者，古藏祕書者皆然，不自周公始，猶可支吾。按經文曰：『公乃自以爲功。』云云，是並二公不告，且不知也。二公尙不知百辟卿士，何以知之？曰：『嘻，公命我勿敢言，百辟卿士既知之，則二公必知之久矣。在百辟卿士位卑分遠，難以進言，容或有之。二公爲國元老，明知公之精忠靈感，至於如此，而乃耳聞流言，目擊去國，相與坐視，寂若吞炭，何其忍也！倘風雷不作，金縢不啓，王竟誅公，彼二公

者，律以左儒杜伯之義，尙何顏坐而論道乎？及至天已反風，禾已盡起，方瞿瞿焉命邦人起大木而築之，以愚夫愚婦所共曉，里胥田畯所不屑爲者，二公乃自以爲功，不扶帝室之懿親，而扶田中之偃禾，何其不知大體也！

經文曰：『我之勿辟，則無以見我先王。』訓辟字爲誅辟，則二叔倘已稱兵，周公征之宜也。不必爲此言，二叔尙未稱兵，僅流言而已，周公不可以王師報私忿也。訓辟字爲逃辟，使公能自信，居東與居洛一也。公不能自信，則率土之濱，孰非周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非越境可免也。周公豈將爲武仲之據防，秦鍼之適晉乎？然則二叔流言奈何？曰：『此尤不足信也。當時叛者武庚，非二叔也。監之者不早發覺，又從而助之，自宜同罪，亦成王周公之不得已也。』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武庚爲紂嫡子，與復商之社稷，名正言順，何必以討周公爲詞，不比後世王敦、蘇峻起兵，冒清君側之名也。若欲縱反間害公，使周國無人，則周公雖死，而鷹揚之太公、平格之君奭，巍然尙存，皆足以奠周邦，誅頑民而有餘。又不比趙止一李牧，北齊止一斛律光，去其人即可圖其國也。况兄終弟及，商法皆然，即使周公代成王而踐其位，在武庚視之，亦不過如盤庚、陽甲、外丙、仲壬之相承而已矣。何不利儒子之有，何流言之有？若夫鷓鴣、惡鳥也，周公憂盛危明，借綢繆未雨之意，君臣交儆可也。若爲王信流言而作，是以惡鳥比君父矣，擬人不倫，指斥已甚，周公其不聖矣乎？

康成解旣取我子，毋毀我室，以爲旣捕我黨羽矣，宜還我土地爵位，可蚩妄乃爾。總之，漢求亡經過甚，致僞書雜出。梅福曰：『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天動威，風雷交作。』魯世家曰：『周公薨，大風拔木，成王乃啓金縢。』尙書大傳曰：『成王葬周公，遇風雷，追念前事，序而記之。』蒙恬曰：『成王有疾，周公揃爪沉河，書而藏之。二叔作亂，周公奔楚，成王讀記府之文，乃迎周公。』四說者，言人人殊，皆與金縢不合。善乎譙周之言曰：『尙書遭秦火，多缺失，學者談金縢，都難憑信。』斯得之矣。

書王荆公文集後

荆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嘆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咸獲婢妾，仰食於家主，然所以畜之者，特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力以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爲之師，亦不聞哀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費，冗員諸病，荆公不揣其本，弊弊然以賒貸取贏，考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 書柳子封建論後

柳子之論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夫封建可行乎？曰不可。封建不可行，而何非乎柳子曰：道可行，而勢不可行，勢吾所無如何也。柳子不以爲勢無如何，而竟以爲道不宜行，是父老堯禹之說也。夫封建，非勢也，聖人意也，郡縣非聖人意也，勢也。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一人之力，不能君天下，必衆君之；一人之教，不能師天下，必衆師之。其實聰明作元后者，中天下而立焉，非有圭田世祿，不能正經界，行井田；非有諸侯卿大夫，不能有圭田世祿；非有井田經界，不能有鄉廬郊遂。選軍出卒，言揚行舉之法，非有諸侯之公子，羣公子，又不能有大宗小宗。故井田學校軍政宗法，其事皆因封建而起，謂封建非聖人意，勢也。然則井田學校軍政宗法，亦非聖人意，勢乎？封

建始於何皇，都不可考。柳子之說，似民之自爲封建，擇其智者而君之，若蟻之穴，蜂之巢者然。不知上古諸侯，雖有萬古，然史冊所載，人皇定三辰，地皇畫九州，伏羲黃帝垂衣裳，神農教耕稼，堯舜治歷明時，禹治洪水，皆一聖人開天獨倡，非仗衆諸侯助也，亦非聽諸侯百姓之自爲謀也。以舉世不知耕，不知織，不知天時地利，不知舟車服用之際，而一人如天帝，先知先覺，其威靈神武，何萬國之不可兼并，而乃俱才出，秦始皇下乎？然而聖人不爲者，公天下之心，治天下之法，以爲非封建不可故也。柳子謂湯借諸侯伐夏，周借諸侯伐殷，故不敢變易其國，是知有商周而不知有黃農虞夏，井隙窺天，陋矣！且夫秦之失天下，制政俱失，周之失天下，則在政不在制，何也？封建，非周制也。夏封建四百年，商封建六百年，制失而能千年者，未之有也。禹誅防風，啓伐有扈，湯伐豕韋，高宗伐鬼方，周烹齊哀公，誅殺之權，操之天下，何嘗無指臂之使？自昭王溺楚，穆王忘戴天之仇，且鬻荒遊覽，而大事去。幽王被弑，平王忘戴天之仇，且戊申遷都，而大事又去。周之天子，不知有父子，而欲周之諸侯，知有君臣得乎？然以無父之人，卒不至於國亡身滅者，雖文武成康之遺澤在人，亦賴衆諸侯維持而拱衛之，不可謂非封建力也。夫穆王平王，不知有父，此豈武王周公開國時所能逆料，而爲之立制乎？是周之政失而非制失也，明矣。父子之倫廢，君臣之道失，然後強侵弱，衆暴寡，諸侯蠶食，大夫兼并。左氏曰：「其餘四十縣，長穀四十一。」曰：「分趙氏之田爲七縣。」曰：「其俘諸江南，夷於九縣。」周書曰：「千里十縣，一縣四郡。」春秋戰國時，凡稱郡縣者，無算蓋不待秦并天下，而海內之國，駸駸乎半化爲郡縣矣。吾故曰郡縣非聖人意也，並非秦之所能爲也，勢也。秦因循苟且，因其勢而導之，較之宋解兵權，唐靖藩鎮，事更易焉。有叛人，無叛吏，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歸功於郡縣何耶？使封建不廢，則諸國有君，秦雖暴，不能流毒天下，彼揭竿而起者，亦終有所格而不便。惟其爲郡縣也，在始皇尊無二上，然後可以殘民以逞，在陳項彊索無阻，然後可以直趨關中，是秦之失雖在政，而尤在制也，又明矣。然則封建可行乎？曰：「道可勢不可。」今之阡陌盡矣，城郭改矣，稅法變矣，其所封者，非執袴之子弟，卽椎埋之武夫。

也，其能與三代比隆乎？且不特無其勢，並無其道，漢興矯秦弊，大封諸侯王，天下亂。晉封八王，互相殘殺，天下亂。明太祖大封諸子，天下又亂，是何故哉？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親親也，尊賢也，與絕國也，舉廢祀也，欲百姓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後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寵愛子也，牢籠功臣也，求防衛也，其視百姓之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故封建行而天下亂。無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謂徒政子之之讓國，宋襄徐偃之仁義，師丹王莽之均田限田，王安石之周官周禮，無所不敗，蓋不徒封建然也。因其敗轍而營其成規，奚可哉？古論封建者，荀仲預陸機劉頤顏師古魏徵李百藥劉秩杜佑，皆能言之，而後人獨愛柳子之說，吾故駁之。其封建之利，諸儒俱已備言，茲不具論。」

### 書留侯傳後

四皓，高祖故人也。當高祖除秦苛法，天下如出炎火，登春臺，四皓不披羊裘受物色，其行徑過高，非人情。一旦震於金幣，齊其足，雙雙而俱至，不為高祖用，乃為惠帝用，失人又不類高士，既來之，則安之，惠帝可以遊，宜少留焉。若伯夷太公之就西伯，卒奄奄無聞，偕行耶？同日死耶？何沒沒也不賢，惠帝而來，不智，賢惠帝而不輔，不仁，不在其位，而與人家國，不義，四皓亦陋矣哉！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頌德重望，填輔東宮，苟搖動之，彼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早崩，為可悲也。彼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曰：「史遷好奇，於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

惠帝為四皓立碑，為後世人臣賜葬之始，見任昉文章緣始，而通典通考金石錄皆無之，方知文章緣始亦偽書。趙世家屠岸賈事，亦相類，通篇以妖夢神鬼事雜之，則史公欲以鈞奇，而非為實錄也明矣。惠帝時無司

徒官，碑稱夏黃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自記。

###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是乃仁術也。』權術二字，始於孔孟，大臣經邦，權爲貴。宋名臣少可與權者，惟王文正韓魏公可與權，然韓公之權正，王公之權不正，不可不辨。夫正與不正無他，亦辨之其心而已矣。其心爲國歟，正也；其心自爲歟，不正也。魏公知貢舉，爲蘇轍病，請改期，竄任守忠，出空頭勅一道，此魏公之權，而王公必不爲者也。王公薦寇準，不使知拒張師德不肯見，此王公之權，而魏公必不爲者也。何也？進賢退不肖，非破常例，不足以得非常之才，而制小人之死命，然專擅之迹，中外共知矣。魏公以爲苟利國，雖冒不韙之名，亦所不計。王公以爲恩威者，天子之事也，事雖當人臣冒而行之，寧獨無後咎餘責耶？當日當國之久，主眷之深，韓不如王，蓋一則見其大而自諱者疎，一則用心深而結主者巧故也。然則凡焚諫草，絕私謁者，皆非歟？曰：『古之薦人，所謂讓於皋陶，讓於夔龍者，彼皋陶夔龍，豈皆不知歟？古之諫君，如周公陳無逸，召公作旅獒，彼豈私入告而又順之於外歟？沽諫名與沽不諫而諫之名，孰大？薦人市人恩，與不薦人而市君恩，孰深？是皆深於行權而不得其正者。』

### 書通鑑溫公唐維州論後

土蕃劫盟入寇，爲唐患久矣，得維州以控平川，永安中國，此韋皋德裕之忠謀，而僧孺拒之於義，大乖。溫公乃引苟吳拒鼓叛爲言，不知苟吳之拒鼓叛，卽孔明之縱孟獲也。知功將成，特使敵人盡其力，服其心，而毋勞再舉，卒之鼓與孟獲逃，將焉往？若唐失維州，則百年爲戎路而已矣，不得以鼓與孟獲比。又曰：『土蕃新好，維州小而

信大。』不知維州未降前一年，土蕃已圍魯州，彼背盟在先，我納降在後，非失信也。又曰：『悉怛謀在唐爲向化，在土蕃爲叛臣，其受誅何矜焉？』更誤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二者皆殷之叛臣也。伊尹去桀就湯，皆桀之叛臣也。文王與湯皆至忠大聖，其將執向化之人而歸之於桀乎？又曰：『譬如隣牛逸而入家，曰彼會攘吾羊矣，吾亦攘之。』則又引喻之誤矣。當隣攘吾羊時，公將聽其攘而不問乎？將訴之官而求還吾羊乎？抑羊仍歸家而不認故物乎？維州者，唐人被攘之羊，非土蕃逸奔之牛也。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此指宋萬弑君之賊，以隣國爲逋逃，於外夷慕化者不同。漢高已定天下，故斬丁公以求名，光武未定天下，故封子密以招遠，若悉怛謀者，封之可以招遠，而殺之自覺無名者也。禍莫大於誅降，悖莫甚於以怨報德，恥莫恥於殺人以媚寇，僭孺之論溫公，其言殆兼之矣。祖述鎮雍州，石勒畏之，逃麾下，叛降勒者，勒送還之，逃感其意，亦送所降以報，君子以爲失計，且以爲不忠，何也？降者不受，境將日蹙，而逃奉天子討勒，非若敵國然，爲講信修睦計也，在易比之九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禽來趨己者，尙舍之，而况於人？溫公作相，契丹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釁。』其時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而又持論如此，然則公之所以服外夷者，如斯而已乎？溫公當王安石執政時，遣王韶經略西事，復熙河一路，又遣趙高充招討使，冒暑討安南，官兵八萬，死者過半。公有鑒於此，故借論維州事，以儆神宗，然於唐代事理殊不合，自記。

### 書大學補傳後

朱子以讀書窮理調格物致知，此是千古定論，惜其補傳一篇，別生枝節，致召天下之疑，大學雖出戴記，而文古理醇，不似中庸敷衍，且其意義周匝，絕無隙漏，序治平齊修誠正之先後畢矣，慮其無所致功，蹈異而不學之弊，故以致知格物次之。天下之物又多矣，慮其探蹟索隱，蹈博而寡要之弊，故又以物有本末，知所先



後曉之，而且以聽訟一章證之。其始終條貫，燦若列星，傳固未嘗缺也。今抹卻本文，而補之曰：「在卽物而窮其理。」天下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杳無年月，蓋誤解夫子一以貫之之語，而增出一旦二字，遂墮入佛氏參禪頓悟之邪徑，而不自知。陸王因之，創爲良知之說，大相牴牾。不知孟子所謂良知者，卽言人性善之緒餘耳。擴充四端，正有無窮學力，非教人終身誦之，肫然若新生之犢也。且孔子大聖人，其良知豈不千百倍於陸王諸公，然而學射矣，學御矣，問官於郟子，問禮於老聃矣。至齊而始聞韶，反衛而始正樂矣。兼多識於鳥獸草木商羊萍實之文，使在陸王觀之，早宜收視返聽，寂坐杏壇，而萬物皆備，何必玩物喪志，若是之僕僕不憚煩哉。大抵古之聖賢，未有不以讀書窮理爲功者。書稱學古入官，易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皆是格物致知之本旨，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尤見聖門教人，直以讀書爲學矣。聖經一章，內聖外王兼備，獨缺讀書明理一條，豈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君子，皆目不識丁者乎？依朱子之言，則未。到一旦豁然貫通時，意可以不必誠，心可以不必正，身可以不必修乎？其亦遠於理矣。善乎先師史氏之言曰：「論語博學於文，格物也，約之以禮，致知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物格也，予一以貫之，知致也。」朱子不引聖人之言，而反竊取程子之說何也？

讀賈子

賈子，僞書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聞表與餌也。賈生王佐才，識政體，必無是言。若所云云，隋煬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吾尤怪太史公謂生悲不用，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陽年少，內位大夫，外爲師傅，非不遇也。文帝肫誠，自驚不及，寧肯虛譽，其所議論，頗見施行，其未爲丞相者，將老其才而用之。賓門納麓，堯試舜且然。

而遽謂文帝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遠過蠶董，而卒之天奪其年，豈非命耶？生自傷爲傳無狀，哭泣過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蓋深於情者也，所以爲賢也。爲鵬賦弔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顏淵不改其樂，亦三十而卒，烏得以其早亡爲有所懟乎？夫書旣不足以傳生，而太史公又妄以己意測生，宜乎蘇氏之論生愈與生遠也。

### 讀左傳

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獻子曰：「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有間。」嗚呼！此獻子之所以爲君子，而戌之所以爲小人乎？夫君子之令聞，不於室求也。戌恃有令聞，以合晉楚之交，卒至亂中國，勞諸侯而已。受其封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如賤媒然，彼此兩譽，非爲男氏也，非爲女氏也，於己有利焉耳。假使楚氛甚惡，爭盟起釁，晉人旋入於宋，楚迫而兵之，則宋先亡。然戌之爲人，不卑媮爲恭，不矯詐爲儉，則亦無以傾動兩國而行其說，其所以規獻子者，正其所以自爲也。左氏深惡之，故一記受封邑，再記受夫人之璧馬，以著其貪。貪令聞與貪璧馬，一也。善觀人者，不薄之於受璧馬之時，而早覘之於規獻子之日。或曰：「堯舜茅茨，禹卑宮室，何耶？」曰：「卑宮室者，異乎峻宇雕牆而言也。論堯舜必折衷於二典，禹貢，今有人焉，衣山龍火藻之服，受璆琳琅玕之貢，而終日黯然居茅茨土階中，類歟不類歟？此說蓋墨家者流也，尙待辨哉。」

### 讀孟子

柴守禮殺人，世宗知而不問，歐公以爲孝。袁子曰：「世宗何孝之有此？孟子誤之也。孟子之答桃應曰：『譬瞽殺人，皋陶執之，舜負而逃。』此非至當之言也，好辯之過也。夫舜之不能無父，卽皋陶之不能無君也，有父而後

有君，有君而後有法。瞽能殺人，卽能殺皋陶，皋陶能執瞽，卽能執舜。彼海濱者，何地耶？瞽能往，皋亦能往，因其逃而赦之，不可謂執，聽其執而逃焉，不可謂孝。執之不終，逃而無益，不可謂智。皋陷舜爲逋逃主，舜容皋爲不共戴天之人，不可謂仁。中國無帝，皋將空天下而無君乎？抑自立而代舜乎？將求一無父之人而立之爲天子乎？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孟子窮矣。然則皋陶，舜如之何？曰：「舜不自信其孝之能格父，必不肯爲天子，皋陶不自信其力之能制瞽，必不肯爲士師，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師，瞽必不殺人。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肯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後世一介之士，猶知此義，而謂舜與皋陶肯貿貿然干天位哉？聖賢之所以自立者，言前定則不跲，道前定則不窮，若待事發而後籌之也，固已晚矣。桃應不知道之前定，故誤問，孟子不知言之前定，故誤答。然則充類至義之盡，如之何？曰：「瞽果殺人，無論舜不執法也，卽舜欲執法，皋陶必諫可也，不肯陷其君於不孝也。無論皋陶執法也，皋陶卽不執法，舜亦必逃，何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是不爲也。父殺人，卽已殺人，安有一君一臣，各行其志，絕不相顧，而爲此鹵莽之事哉？秦商鞅用法嚴，太子犯法，鞅以爲太子不可加刑，乃刑其傅，鞅尙知國君有子，而皋陶乃不知天子有父，是不如鞅也。荆昭王之時，石渚爲政，廷有殺人者，追之，則其父也，還伏斧鑕，死於王庭。渚尙知廢法不可，而舜乃逃而欣然，是不如渚也。」然則周世宗，宜如之何？曰：「以舜律世宗，迂矣，以皋陶律周之司寇，又迂矣。昔朱子謂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宜防閑其侍從之人，此世宗平日之所當知也。及至無可奈何，世宗亦宜降服出次，減膳徹樂，三諫不聽，號泣從之，使守禮知所愧悔，而戒於將來，不宜以不問二字，博孝名而輕民命也。不然，三代而後，皋陶少矣，凡縱其父以殺人者，皆孝子耶？彼被殺者，獨無子耶？」

## 讀左傳國策

余讀左氏，不禁嘆曰：「世運盛衰，其以財貨爲升降乎？魯自成襄以前，除取郟鼎一事外，未有以貨聞者。傳至定哀，僅越百數十年，而若楚之子常，晉之范鞅，荀躒，竟有非此不可之意。自上下相習成風，崔杼之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皆有賂公叔文子欲享衛侯，史鮪苦禁之，道子富而君貪，恐以財賈禍，君臣相伺如劫盜然。回憶君如楚莊晉悼，臣如令尹子文范武子，杳如天上，然則財貨盛而人才衰，亦一奇矣。雖然當時行賄者，不親相授受也，必有習慣居間，如申豐高齎一流，暗爲關說，然後其貨始達於權臣。蓋猶有羞惡之心焉。且所謂賄者，亦不純用金也，或縛錦，或置璧，或以馬，或以裘，蓋猶有承筐之敬焉。降至戰國，嫌其委曲繁重，盡役芟除，而直以金行，以故張儀得千金，則夸鄭袖矣。綦母恢贏四十金，則贈溫囿矣。公孫衍得百金，則敗齊楚之約矣。秦散不三千金，而天下士相與鬪矣。其他以金賄者，凡數十見，並無賓介爲之通其意也，並無錦璧裘馬爲之隆其文也。刁墨之民，明目張膽，親父不親仁，較之春秋，其局又變。蓋不如此，則周不亡，想亦氣數使然，非孟子諄諄義利之說，所能挽移者耶？或以平準一書爲漢武病，余謂漢武報仇開邊，費多聚斂，尙非得已，天亦諒之。故昭宣中興，惟桓靈當東漢無事之時，專務培克，殊不可解卒之長安之亂。天子露宿，饕殮不繼，不知向之金錢山積，藏於少內者，都散歸何所也？嗚呼！」

### 書秦檜傳後

宋至今垂七百年，人但知秦檜之惡，而不知發秦檜之姦。人稱高宗害二聖之歸，檜以和議迎合，冀久相位，是殆不然。按高宗急欲還二聖，故屈從和議，不得以是罪高宗。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玄宗返蜀，肅宗不讓位，檜智人也，不必以此迎合。或謂檜不肯負金人之約，則更不然。檜之喪心欺君父矣，何有於金人？謂檜樂和之逸，憚戰之勞，則又不然。披堅執銳，諸將當之，檜坐享其成而已，何所爲勞？然則檜之主和者，何也？曰：

「檜之不得已也。檜欲帝中國耳，蓋金人以劉預許之也。金人立張邦昌而敗，再立劉預而敗，檜之才十倍於此二人，故金以和議給宋，而弛其守備，以成立檜之計。檜以和議給主，而使其入寇，以成自立之謀。趙鼎在，則和議不成，岳飛在，則入寇無益。彼二人者，其肯北面而事檜哉？則除之而殺之，亦檜之不得已也。及其再起大獄，誅不附己者五十二人，蓋中國之事定矣，不踰歲而金人亦大舉入寇矣。檜不自料其死，金人亦不料檜之死也。檜既死，金人奪氣，采石之戰，虞允文一揮而定，使檜尚在，天下豈宋有哉？徽宗有玉帶，值千金，金主歸之，或有客色。金主曰：「帶在江南，終爲我物。」夫金雖強，屢敗宋，雖弱，屢勝，非恃檜爲應，何言之易易也？高宗始聞和議成，二帝太后可返，故屈已從之。及知和議之非，已爲檜所制，搖手不得。檜死曰：「吾今日始免。」檜逆謀，檜之心，帝固已知之也。靖康元年，金人求三鎮，檜力持不可，金人立張邦昌，檜與馬伸爭之。檜之前後，迴如二人，蓋始則但求富貴，國利而已可與，繼則窺竊神器，國滅而已乃與。歸時即倡言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中原歸劉預。」檜目中豈有劉預哉？歸中原於劉，即如金歸玉帶於宋也。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檜視然不以爲怪，然則如檜者，古之爲操莽而不成者歟？」

### 書陸游傳後

宋史稱陸游爲侂胄記南園，見譏清議，余嘗竄之。夫侂胄，魏公孫，智小而謀大，不過易所稱折足之鼎耳，非官寺流者。南園成，延游爲記，出所寵四夫人侑酒，游感其意，爲文加規，勸其禔躬活民，毋忘先人之德。在侂胄親仁，在游勸善，俱無所爲。非宋儒以惡侂胄故，波及於游，然則據宋儒之意，必使侂胄剷除善念，不許親近一正人，而爲正人者，又必視若洪水猛獸，望望然去之。嗚呼！此宋以後清流之禍，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侂胄有好名慕善之心，游因而

導之以正，宜也。漢廉范，名臣也，而依竇憲，陳寶，高士也，而弔張讓。一以成功名，一以救善類，其效皆彰彰可睹。孔子所謂與上大夫言，聞聞如者，夫獨非逐君之季孫黨惡之叔孫哉！然而仲弓，冉有，子路俱爲之宰，聖人不禁。且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聖人非不畏清議也，以爲潔一己之名小，仁萬物之功大，以故。臧公山弗狃，雖不善，皆不厭其召。不特此也，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夫受謝貪，不受謝廉也，聖人之心，又豈獎貪而斥廉哉？以爲受謝可以誘人爲善，不受謝可以阻人爲善，一阻一誘，關甚巨，己之貪廉，抑末也。夫貪尙且不避，而况區區文墨之事乎？使游果有附權貴，希冀倖進之心，則當會觀龍淵柄國時，略與霽接，早已致身通顯矣。而乃大與之忤，遂歸不悔，豈有垂暮之年，反喪其守之理？卒之侂胄自前失，大弛僞學之禁，又安知非游與往來，陰爲疏解乎？彼矜矜然自夸清議者，或陰享其福而不知，蓋宋史成於道學之風甚熾之時，故揚時受蔡京之薦，史無譏詞，胡安國受秦檜之薦，史無譏詞。京與檜之姦，十倍於侂胄，之過小於楊胡，而反詆之不休，何也？游不講學故也。張浚伐金之謀，與侂胄同，符離之敗，與侂胄同，然而張浚誅，士林不議者，何也？則一與朱子交，一與朱子忤故也。善乎寧宗之言曰：「恢復豈非美事？惜不量力耳！」金葬侂胄首，諡曰忠繆，言其忠於爲國，繆於爲己故也。夫侂胄之罪，尙且一敵國，一君父，爲之未減，而游作一記，過乃著於本傳中，不亦苛乎？吾故曰：「史不易讀，讀全史而後可以讀本傳，讀旁史雜史而後可以讀正史。不然，知人論世，難矣哉！」

### 書張郎湖臬使逸事

公張姓，名坦熊，字男祥，號郎湖。康熙湖北辛卯科舉人，發浙江以知縣用，後遷至雲南按察使，有善政。初知湖廣時，過柴埠，有路死者，頸有重傷，吏請報虎傷掩埋，可免緝兇處分。公曰：「爲民父母，畏處分而置民命於度外，

可乎？」命伴作驗明，貼身布襖，有小鈔袋扯落，又見屍傷。有一人在衆人頸後，不看屍而專看官，心異之。即喚二役隨到樹下更衣。公徐步到山凹諭役云：「場上一人穿藍色衣，隱在人頸後瞧我，汝等可訪其人，平日是否良善？」人來稟：「一人仍尾之，勿使逸去。」公再到場驗畢，即命裝棺出山五里，有一小村，公伴腹痛，要在此尋一寓所。衆曰：「有土神廟一間，無門窗，多虎，不可住。」公曰：「用大席攔遮，何害？」即入廟，二役來告曰：「屍場瞧爺者，名郎鳳奇，乃分水人，歷年來此賣栗子，與死者同姦，一有夫之婦，事實有之，死則役不知也。」公即帶郎鳳奇至，問汝爲何把人謀死？低聲答曰：「沒有。」公命鎖押再訊，仍到廟中密諭役曰：「汝尋一間房，要前後各半間，潛窺聽他是何言語，又將其所姦婦人之夫，係縱姦者，亦帶訊送入兇犯同房。」縱姦者見而哭且罵曰：「你爲何帶累我？」犯人曰：「有我在，不要怕。」房後役聞之，即來告公，公命速帶犯訊。吏曰：「爺教他認了，救他性命，不認定行夾死，彼自肯認。」公曰：「萬一犯人認了，我如何救他？」吏曰：「此不過是誘他認，非真救他也。」公曰：「官長可失信乎？處決之日，何顏對他？况我在桐，非止一年，此等之事，非止一件，萬一又有此事，犯人必曰：『此官慣騙人，不可直認取死。』」是此案幸免參處，將來有案，仍不能免也，不若平心再鞫。」隨赴犯人寓，搜尋兇器銀袋不獲，即帶房主問訊。士民曰：「此是好入，決無同謀之事。」余曰：「此人年逾七旬，原可不問，無如兇犯在伊家樓上，止隔一破柴籬，下樓開門謀命之事，彼焉得推爲不知？」批其類。郎鳳奇搖手曰：「勿若此，老犯與死者爭姦一婦，故歐殺之。」問兇棍何在？曰：「擲在隔山。」銀袋何在？云：「藏在谷樹皮內。」乃親往取出，覆訊定案。

柴埠報船上有少年女屍，臉有掌傷，頭上一孔，石傷，衆民聚看。問其船號，小脚船，問屍何來，衆云上游流來，問何處人氏，云不知。公曰：「桐邑婦女好穿大袖，此女袖大，是本邑人，但頭脚乾淨，是良家女也。面側有傷，必此婦跪地，有人從後批頰提髮，故其痕左斜。」問是否船上人，抑是死後送上船者，衆云不知。公曰：「此非船上人也，

必是樓上住人，死後送上船者。」衆云：「何以得知？」公曰：「所穿新鞋，底有微泥，而針眼黑色，是以知之。若是船上人，則新鞋底何至有泥？」吏曰：「公言極是。但此船離富陽止一箭遠，不如將船一撥，順流而下，免得承招緝兇。」公曰：「作朝廷官，逢冤必雪，照汝所行，萬一鄰縣再撥往下流，卽入海門大洋矣，冤沉海底，我心忍乎？」卽命收殮，密諭役將船連夜放至東門鹽船幫內，輪流窺看，有何人弄船，卽拏來。越五日，頭役拏一弄船者來，乃羅禮房之子也。公詢汝何得謀死婦人，其子不服。其父云：是渠弄船，何得推托？非重刑不可。公向其子笑曰：「父不爲子隱，汝尙何說？」乃供曰：「此船因朋友某，託借船買貨，我向相識之鹽船借與之。借畢尙未送還，故代爲收拾。不料卽被拏住。」公拘訊借船者，云實係借船賣貨，貨完將船縛在江邊，送還船主。次早忽聞柴埠有此事，不敢作聲。是實。公將借船之人一並看守，諭頭役查縛船之岸上，有無人家。答云：「有皇甫秀才家。」公卽差役帶訊，囑云：「伺皇甫秀才出門後，衆人有何言語？」役敲門往喚，誤至一寡婦家。寡婦見役，卽曰：「此事與我家無干，要問壁許媽方知。」役詰云：「你既係間壁，若不早說，定遭連累。」寡婦云：「死者係許媽所買少孤之女，因其叔年老無子，將此女配之，陽爲弟媳，仍爲己用。日前磨腐，此女偷食，許媽打他，我去苦勸，誰知許媽平素與我不和，惱他喊我，怕我遮攔，遂取地上石子打去，錯打頂心，喊聲息而人死矣。見小船泊岸，半夜抬放船中，任他流去。但我不便質他，差頭替我代說，替死者申冤。」役飛報，卽差拏婦犯，與死者之夫，訊明招擬。

公署富陽三日，忽接公文，有典吏金某，姦佔乳婦，其夫馬氏控府一事。公思杭州太守魏公定國，正人也，必批得好。果批追取部劄責革，其旁另有文書一角，係本府同知某頂詳求免。公思魏公不應二三其說，應爲改正。商之幕友友曰：「三年纔署一篆，定要開罪本府，似乎不可。」公曰：「稟明何妨？」友色忿然。公曰：「君欺我不能作揭乎？」乃握筆將後詳拆留，前詳入袖。次日排衙，典吏俱來參謁，各呈劄付公，將金姓吏劄檢放案上，取袖內本府前批示之，金戰慄而退。次日接見紳士，門子告云：「此地有楊紳者，歷任官與交好，每年饋遺數千金，現在



赴省故未來見。公素知其惡，陋而不答。早堂後，撫軍黃叔琳檄公海寧相驗。公退堂，先牒本府云：「金吏不法，坦熊久已訪知。不料馬氏一案，憲批前後互異，坦熊竟違前批，追劄發落。其後批一角，同部劄呈繳。」旋即束裝就道，半路見一華輿，彪彪然僕從數十。疑是來往大官，擬卽下轎問子云：「此卽本邑楊鄉紳。」公曰：「是楊六先乎？」曰：「是也。」又低語曰：「楊紳已下轎矣。」意欲公出轎答禮。公在轎看書不動，而轎夫業已將轎杆放下。公在轎中呼楊曰：「現在上憲行文傳汝赴省，何以反回？」楊驚問何事，公曰：「不知汝纔在省來，何以反來問我？」隨諭多役好護送，楊鄉紳交與捕衙，候文起解。遂至省，先見本府，自思本府定不喜我，然醜新婦終要見公婆，何怯焉？及至府署，名紙投入，則中門大開請進。公曰：「此必怒我，故挪揄我也。」徘徊不前，而旁門已閉，不得已於中門側身行。魏太守迎至煖閣，公云：「屬吏如何敢？」魏曰：「只管走。」公從宅門趨進，跪曰：「坦熊有罪，太守過謙。」魏笑曰：「君有功無罪，賴君所投一稟，保全老夫顏面，故敬君迎君謝君，不敢以常禮待，非謙也。」坐定，細述乃知馬姓又已赴院具控本府批詳互異，撫軍不信，云魏太守賢吏，何得有此著將原卷發府，適公所繳金吏之部劄已到，遂加牒送上。撫軍大喜曰：「果然，非魏守原文，同知舞弊。」由此凡杭屬州縣缺出，魏公卽力求公兼攝，訂成至交。次早見撫軍，撫軍云：「富陽有一大猾，汝知否？」公曰：「正爲大猾求見。」問何人曰：「楊六先。」撫軍曰：「汝署事三日，何以得知？」公曰：「桐廬與富陽接界，聞之已久，私收公糧，結交官府，佔人妻女，通邑忿怒而不敢發，故路上相逢，卽擒收監。」撫軍連聲呼好官，賜飯而出。公回富陽，提六先出獄，通縣城鄉百姓探聽審期，雇船來城爭看，男婦千人，高聲呼曰：「今日遇青天，楊六先果有報應。」初公署富陽，到任時月選官業已出京，路上病故，改選一官，故得攝篆兩月，除此二惡人，以爲有天意云。

公知仁和，滿營將軍鄂彌達之婿黑姑山之子某，夤夜入人家，百姓數百人，網縛赴縣，時已四鼓，公出堂問訊。某傲然曰：「多大的官，敢訊我？」挺立不跪，公命打腿始跪，命入獄，又瞋目曰：「你敢監我？」公命收監，連夜通

報。次日滿營各姑山等官俱來，公拒不見。上院回衙，忽撫軍傳去曰：「汝爲何得罪將軍？速去賠禮。」公曰：「押塔犯法，地方官無禮可賠。倘進滿營，是渠等世界，倘或凌辱答罵，職不能忍，勢必直揭部科，反成大案。」司道研詢，答如前語，囑令開放人犯。公云：「事已通詳，候批照行。」旋即批發理事廳鞭責了案。先是杭州滿兵，每三年一送骨殖回都，地方官封民船百數十隻，兼送路費，而滿兵故爲刁措，或嫌船漏船朽，勸換不休。甚將兵工兩辱歐打，有懸梁投水者。并將骨殖種圃住縣官坐處，必需索盡意始行。公查照舊例，用鹽驛道所造紅船若干隻，押伺候，不封民船，仍捐俸一百二十金送行。書役請公勿往，公曰：「我不往，誰能彈壓？」及到北新關，押船姑山大人某，年七十矣，分付衆兵曰：「此官不比前官，辦船遵例，又送銀甚豐，汝即刻開行，不可滋事，獨不聞前日擒擊將軍女婿入獄之事乎？」船行後，握公手曰：「公真好官，我平日久已心服，願爲忘年交。」解荷包贈公，公解佩刀答之。又一日在公所見將軍，將軍曰：「張明府好利害。」公曰：「坦熊冒昧，不知利害則有之，若自己利害，則不敢也。」撫軍司道，一齊大笑。

仁錢兩縣，有赤脚光丁一案，十餘年不結。地方官欲將丁糧攤於田上，有田無丁之家，聚衆鼓噪，不攤，則無產有丁之戶，聚衆鼓噪。公調仁和，毅然曰：「丁出於地，無田何得有丁？其故總緣原業主貪速得價，故賣田留丁，買主圖價賤，故買田遺丁，誰知皆爲子孫憂？平心酌之，應照糧攤丁爲是。若既不攤，又聽其鬧，是取亂之道也。」即指出原委，自作告示，諭勸有產之家，並傳紳士軍民，集明倫堂會議，一面通詳攤丁，貧富協服。錢塘令新到任，又膽怯，不敢照攤。一日公方聽訟，忽錢令來，神色俱喪，挽手云：「現在衆士民鬧入北新關，要毀縣堂，我與本府業已報院，特來告君相助。」公恐百姓驚擾，仍坐堂上，故將先審未完之件，草草帶問。心中思事急矣，新撫李公，公衞者，素強毅，必定發兵，民人受傷，成何事體？乃選役之壯俊者四十名，各帶短棍，藏於身內，掛扣外繫，加紅繩一束，束作記。坐轎急詣北新關，行未四五里，見洶洶然虎而冠者千餘人，鳴鑼揚旗，喝令罷市，閉戶稍緩者，石糞交加。

市鋪俱上板閉門，響聲雷震。班役攔輿請公回署，公曰：「勿怖，大聲開道，照常前進。」姦民直前問來者何官，從役大聲云：「仁和縣張爺。」鬧者齊權呼曰：「好官來矣，作速跪下。」公見衆人以禮相待，卽下轎坐胡牀，問爾等爲何而來？衆曰：「仁和已經攤丁，錢塘竟不攤丁，我們要拆他衙門。」公曰：「攤丁一事，仁邑已攤，錢邑焉有不攤之理？本縣自當催辦，但爾等如此橫行，不但不能攤，且恐頭不能保，豈不知鳴鑼扯旗，乃斬決之罪乎？可速將鑼旗收藏，我保全汝等出城，丁之一事，在本縣身上。」衆人唯唯，叩頭而奔。公督押至北新關外，吩咐管門之滿兵曰：「城門上如何容多人進來？倘有無知續來者，我告知將軍，惟爾等是問。」當是時，撫軍專待公到，同副將帶兵擒拏。見公久不上院，命營弁至仁署窺探。適副將李燦與公不睦，誣云：「張知縣不知潛避何處？」撫軍曰：「張知縣素有風采，不應如此，著副將領兵千人，擒拏姦民，并速拉張知縣來。」旁有院差搖手曰：「不必適自北新關來，親見張知縣押衆出城矣。」撫軍連呼像像，聲未息，而公到。撫軍大喜曰：「好膽量，好才情，如此才是個張郎湖也。」隨令協同錢邑，於十日內將丁照攤，盈城肅然。

雍正六年，公兼攝太平縣事，點保長，見王姓者，面有兇狀，欲懲之，因其人未犯事，強忍而止。未幾有訟三分地畝者，卽批此保查覆，半月不覆，公大怒，召至，重杖革役。暮友諫曰：「公過矣，三分地土，原不拘審，查覆半月，何至杖革？」公亦心悔曰：「如此性情，不可爲官。」卽日減膳，立意告病。逾月，忽報一婦投水，呈稱有縣差上門催糧，不知何故自盡。公往驗畢，無傷，召糧差曰：「汝雖辦公，然報呈有催糧二字，汝必有不妥處。」卽與小管收殮而回。閱半月，忽報某鄉雷擊死一人，公聞雷擊人或背或胸，必有天書十餘字，未知確否，差鬧者往看，歸大駭曰：「一雷打出一個奇事來。雷擊者，卽爺前所杖責之保長也，渠懷恨爺，適本村夫婦口角，婦氣忿死，屍親索其夫買好棺做齋了事，不必報官，夫已依允，有革保王某獻一策曰：「何不借他屍作一好事，只說催差逼死張某係署事官，不敢再催，換新官來，約有一年，留此糧項，可生利息。」衆人從之。不料爺驗後，半月，天忽風雨，雷提革保至

相驗處跪地擊死，豈不是個奇事？」

公遷玉環同知，玉環山誌載開墾事，原議本山造城，內用土牆，不意觀風整俗，使某條議，必用方石大磚。玉環四面高山，山石粗脆，外洋石又不能運來，當事者憂心如焚。忽起颶風，白日天黑，大雨如注，但聞風聲水聲樹聲，並龍吼聲，如洪鐘大鳴，屋瓦皆飛，官民相見啼泣。公卽開倉振濟，往勘各巽災傷，見洋墓陡門前，忽開小河一道，直通大洋。城石從此運入，因名之曰天開河。

公遷靜海道，靜海村有民數十戶，鹽快誣以販私，現獲一人，徑解分司，鹽道鹽院已照販私治罪矣。公巡河至靜海，知縣馮某，讀書人也，告曰：「此案有冤。」公問何由，知曰：「公訊自知。」公適有事上省，卽告制軍，制軍卽李衛也。曰：「鹽院適有札來，說君要翻案，他是貴人之父，不可觸怒，且此是鹽務，與君無干。」公曰：「作朝廷官，百姓無辜被累，不能超雪，不如歸去。」制軍笑曰：「君強項，乃如故耶？意要如何？」曰：「委員會審，纔見分曉。」制軍卽委運司蔣國祥，提犯到城隍廟，士民觀者麻集。巡攔供稱：一村俱是私販，止擎著一犯，其擔袋與鹽俱在。可驗。被告云：「民一村從不販鹽，巡攔將一村搜畢，民妻生產，猶提他起來，將牀下掀翻，實在無鹽。總是商人圖佔地基，故囑其誣控。」公詰巡攔曰：「販子肩上，既挑一擔鹽，稱有九十餘斤，袋中鹽又稱有五十餘斤，與其圍在腰間，難於行走，何不勻在擔上，更覺省事。且看此重袋，腰上如何圍得？汝試挑鹽圍袋，走與衆百姓一看。」巡攔取袋圍腰，袋比腰寬二寸。公曰：「袋短於腰，如何能圍？」命將此袋加帶，縛在巡攔腰上，巡攔委頓不勝，士民拍手大笑，懽聲盈野。當將商人巡攔，詳請治罪。

舊史氏曰：「余八九歲，卽聞仁和令張公之賢，及長入都，官翰林，與公之子名藝者交好，約略問公政績。時公方秉臬雲南，無由得見，中心欽欽，常想書其善政，爲後人法，而省記不全，心爲紆鬱。今年余八十矣，忽在揚州遇其女夫查宜芳，得觀公自編行狀，乃擇其犖犖大者，爲輯而存之。方知循吏聲名，天終不使泯沒，而當其時之令

行禁止，亦平素之恩威有氣燄以取之也。不然，今之從政者，無仁心仁聞，而徒悻悻然鹵莽爲之，其能皆如其意以成事功哉，盍亦反其本矣。」

### 策秀才文五道

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此說相傳久矣。然考之論語，惟從先進，似定禮，正雅頌，似定樂，其餘俱無明文。夫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曰多聞闕疑，曰吾猶及見史之闕文。詩書古也，孔子所信所好所雅言者也，就有所疑，闕之可也，毅然刪之而不學史之闕文何也？春秋之夏五郭公，至無爲者也，逸書之升陞毫姑，逸詩之棠棣，素以爲絢，皆有意義者也，不刪無謂之春秋，而刪有意義之詩書，又何也？今治春秋者，從經乎？從傳乎？必曰從經。然從經者，果束三傳於高閣，試問春秋第一篇鄭伯克段於鄆，鄭爲何伯？段爲何人？克爲何事？鄆爲何地？開卷茫然，雖鬼不知也，必曰不得不考於傳矣。然則傳所載桓公隱公皆被弑，而經皆書公薨，隱弑者之冤，滅逆臣之迹，豈非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歟？若曰爲國諱，小惡書，大惡不書，毋乃戒人爲小惡，而勸人爲大惡歟？當孔子修春秋時，豈逆科將來有公羊穀梁之徒，爲之疏解歟？抑豈與作三傳之人同時發凡起例而爲之歟？左氏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以爲周禮，在魯，以春秋爲魯史，無疑。然楚語莊王傳太子申叔時，教之以春秋，晉語稱羊舌肸習於春秋，其時孔子未修，而春秋一書，楚晉二國，已傳誦之者，又何也？

問若稽古帝堯，此追序之詞也，不千百年，何遽稱古？然則堯典者，夏書耶？商周書耶？康成訓古爲天，稽爲同堯舜，同天可也，皋陶同天亦可。歟？孔安國疏，稽古爲順，考古道而行，夫置閭，古無有也，治水，古無有也，然則堯之所順考而行者，何古也不能先覺，而試鮌九載，民何辜歟？不明試以功，而試以二女，有此試人法歟？納於大麓，果即捐階焚廩，意歟？抑是大錄天下之政，歟？歲二月東巡，至十月，而五嶽已畢，天子之車，吉行三十里，其周流得及歟？

朱子註詩，不取傳箋，頗爲昔人所嘗。然毛鄭以召南平王爲平正之王，周頌成康爲成安祖考之義，改前王之謚，法以張其私說。楚茨諸篇，皆田功祭祀之事，而以爲刺幽王采蘭贈芻，不無男女之思，而以爲刺國政履帝武敏，明似高辛之從，而必以爲感人道，曾孫來止，是成王勸農，而必以爲與王后同行。朱子廓清之功，安可少歟。然朱子所謂寡婦見繆夫而欲嫁之，及淫婦爲人所棄云云，亦卒無考。而黍離一詩，或以作者爲箕子，爲衛伋，爲伯奇，關雎一詩，或以作者爲畢公爲后妃，爲應門失守，其將誰信歟？

問論語古註，訓學字爲誦習，朱註學之爲言效也，因說文學字中有交字，易云：「交者，效此者也。」以效訓學，義蓋本此。然人情誦而習之，悅也，效人之所爲而習之，何所悅歟？子曰：「敏而好學。」曰：「則以學文。」曰：「博學於文。」曰：「思而不學。」曰：「學詩。」曰：「學易。」學似主誦習說，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直指讀書爲學，尤彰明矣。宋儒乃以多讀書爲玩物喪志，何歟？使解學字過高，則聖人十有五而志學之時，已足包括不惑知天命，而又何必再加數十年之閱歷歟？然孔子稱顏淵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似又與讀書有間，豈古之讀書，非今之讀書歟？且今之三尺童子，誰非誦周南召南者，而卒之正牆面而立者，白首猶然，又何也？

問正統之名，始於北宋，道統之名，始於南宋。夫所謂正統者，不過曰有天下云爾，其有天下也，天與之，其正與否，則人加之也。所謂道統者，不過曰爲聖賢云爾，其爲聖賢也，共爲之，其統與非統，則又私加之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曰正，或曰不正，或曰統，或曰非統。果有定歟？無定歟？唐以前作史者，時而三國，則三國之時，而南北則南北之。某聖人也，從而聖之，某賢人也，從而賢之，其說簡，其義公，論者亦無異詞。自正統道統之說生，而人不能無惑。試問以篡弑得國者爲不正，是開闢以來，惟唐虞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以誅無道者爲正，則三代以下，又惟漢高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此說之必窮者也。然論正統者，猶有山河疆宇之可考，而道者，乃空虛無形之物，曰某傳統，某受統，誰見其荷於肩而擔於背歟？堯舜禹皋，並時而生，是一時有四統也。統不太密歟？孔孟後，直

接程朱，是千年無一統也，統不太疎，甚有繪旁行斜上之譜，以序道統之宗支者，倘有隱居求志之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何以處之？或曰：『以有所著述者爲統也。』倘有躬行君子，不肯託諸空言者，又何以處之？毋亦廢正統之說，而后作史之義明廢道統之說，而后聖人之教大歟？

問格物致知，考古書格字，雖有十八解，而朱子以讀書窮理當之，自是不刊之論。惜其所補本傳，不無語病，曰窮致事物之理，以造乎其極，天下物無窮，則格亦無窮，曰一旦豁然貫通，學者格無窮，則通亦無日，未免啓人之疑。按先儒有以知止一節，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爲格致本傳者，此正合乎朱子之說，而其理較精。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非治國平天下者所當格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非修身齊家者所當格歟？多學而識，是非夫子之格物歟？一以貫之，是非夫子之致知歟？然則大學所謂物，豈一蟲一鳥之物，所謂知，豈一寸一節之知歟？子靜陽明求其解而不得，乃創爲尊德性致良知之說，以爲萬物備於我，不必求於物，審是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尊其德性，而不必學夫詩也。子入太廟，子所雅言，致其良知，而不必詩書執禮，每事問也。以孔子之良知，當不在子靜陽明下，而何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者，何耶？又何以必至齊而后能聞韶，必返衛而后能正樂，必問於鄉子老子而后能知官知禮耶？祖陽明者，動云良知二字，本於孟子，不知孟子之語，業已可疑，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愛其親也，愛其乳也。早離其親，而使他人乳之，則雖中上之資，亦未必不以他人爲母，而終身不知其親矣。今將致其索乳之良知而擴充之，則徒近乎告子食色爲性之說，而與聖道愈遠。蓋亦廣咨博訪，必如孔子問柳曼父之母，而后知父墓之所存歟？及其長也，終兄之臂者亦頗不少，是亦足爲良知而擴充之歟？或孟子陸王皆中人以上之語，不可以語下，而論格致者，終當以朱子爲正歟？

論語解四篇

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雖論語吾不能無疑焉。夫子之所最重者仁也，以顏子之資，僅許以三月，其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也，何至於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天下之知禮能儉，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騰口說而持之過堅，使前後不合，後世之慎言語，少許可者，且不然，而謂聖人然乎？然則何以有此？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爲仁者，齊之弟子記之也。故上篇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篇陳成子弑簡公，非齊論而何？魯人素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爲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故上文哀公問社，下文子語魯太師以樂，非魯論而何？均有僞託，未足爲信。」然則聖人之言如何？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焉。善善從長，譽而不過，此聖人之論管仲也。」

論語一書，須知命名之義，論，議論也；語，語人也。自學而起，以至卒章，皆與人議論之語，而非夫子之咄咄書空也。記者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致註疏家往往窒礙。其答弟子問者，則詳於師說，而略於問辭，記言之體應爾也。孟武伯、孟懿子及游夏問孝，聖人答之不同，仲弓、顏淵、樊遲、司馬牛問仁，聖人答之不同，子貢、子路、仲弓問政，聖人答之不同，宋儒以爲就人不足者教之，非也。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而夫子爲之折衷，記言者不詳載問詞，而統括大義，則曰問仁問孝問政云爾。人非木偶，豈有言無枝葉，突然舉一字以相問者？况仁孝政一問可也，何必重複問耶？一人問可也，何必各人問耶？顏淵問爲邦，夫子合三代言之，當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夫子從周之意，惓惓不忘。一旦生今反古，斟酌百王，豈以顏淵爲五百年之王者哉？當時顏子非問爲邦也，論時論輅論冕論樂，如今之論史者然，記者不欲舉其辭，則統括之曰問爲邦云爾。夫子如其問而定之，時則夏，輅則殷，冕則周，樂則韶，亦如今之論史者然，其他爲邦之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不然，豈有南面爲君，僅頒一歷乘一車戴一冠，一樂一部樂，而竟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於此乎？疑孔顏論爲邦，必不簡略至此。然則何以證其各人之



問不相同歟？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此則兩人之問相同也，而夫子答異。其時公西華惑且問矣，若孟懿子、孟武伯、游夏、仲弓、樊遲、司馬牛數人，果問同而答異，則在旁側耳者，豈無公西華其人起而一問其所以不同之故耶？倘諸人於相見時，各述其先生之說，又安能不違如愚，而不互相質難耶？蓋公西華之所以疑者，問同而答不同故也。公西華之所以不疑者，答異問亦異故也。犂牛之子云云，或與仲弓論人才，或與仲弓論郊祀，俱不可知，而仲弓之言不載，從所略也。不明記言之體，而強解焉，於是史遷謂仲弓父賤，何晏謂仲弓父不善，朱子謂司馬牛多言而躁，樊遲、蘧鄙近利，皆以意爲之，不可爲典要。」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問酬知也。會點之對，絕不相蒙，而夫子何以與之？王充以舞雩爲祭名，童子爲歌童，未免附會。吾以爲非與會點也，與三子也。明與而何以實不與？曰：「沂水春風，卽乘桴浮於海也，從我之由，卽吾與之點也。子路聞之喜，卽點之從而後也，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者？層層駁斥，卽由也好勇，無所取材之責也。聖人無一日忘天下，而門下子路能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三子之才雖不言，夫子已素知之，第問之，試其自信否？旣自信矣，倘明王復作，天下宗予，與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之復，期月而已可也。無如轍環天下，終於吾道之不行，不如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畢，而夫子之心傷矣。適會點噉達之言，冷然入耳，遂不覺嘆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而歎。在會點當聲入心通，不達如愚，不當愈問而愈遠，且受噴斥也。蓋歎者有悲憤慷慨之意，無相視莫逆之心。夫子之好學也至矣，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曰賜也，賢乎！夫我則不暇，樊遲從遊於舞雩，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游不忘學爲善，而願乃不學而遊乎？夫子之欲仕也至矣，爲委吏，爲乘田，公山佛肸召皆欲往。其喜人仕也又至矣，仲弓爲季氏宰，季路冉有爲季氏宰，漆雕開不仕，則使之仕，曰吾斯之未能

信，子悅，悅者悅其待能信而仕，非悅其不仕也。三月無君，則皇皇然，而顧能與點遊乎？宋儒非曠達者，震於夫子之與點，而不得其故，則遂夸因物付物，堯舜氣象，上下與天地同流，過矣。然則巢由沮溺，後世稽阮一流，皆聖人耶？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漢宋儒註疏，以子路爲南子淫亂，夫子不當見，故不悅。亦有謂南子爲南蒯者，是以公山弗狃、佛肸兩章例之，非本旨也。王充訓否字，作否卦之否，天厭作厭勝解，亦屬支離。夫內言不出於閭，南子之淫，陰事也，中才之人，不道人曖昧，而况聖賢乎？而况國后乎？夫子何人，而子路以劉楨平視之意測之，太鄙。朱子註，大夫入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語雖不見經傳，然聘禮載同姓之國，夫人使下大夫勞使臣以二竹篋，魯衛兄弟也，君夫人與外臣通問，禮也，原不計夫人之賢否也。孔子不引禮以折子路，而乃急而援天以自明，更鄙。子以爲子路仕孔文子者也，孔文子，出公黨也，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賢而勇，但知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而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聖人固不然，衛君待子爲政之問，意欲夫子之助出公也，不料夫子之忽答以正名也。玩必也二字之神，夫子亦早知子路之意，而故鄭重其詞曰：「必如是則我爲政，不如是則我不爲政也，予不仕於無父之國也云爾。」於是拂子路意，而以爲大迂，其墨墨然不悅也久矣。冉有者，子路黨也，不得已再託子貢探之。子貢又不得已假伯夷叔齊以探之，其不得已何也？兩賢皆知夫子未必爲衛君，而誠慮道破，轉無味故也。乃夫子復有求仁得仁之語，而不爲之意，昭然若揭，則子路聞之，又必墨墨然不悅也久矣。一旦子見南子，子路以爲出公南子所立也。子既不爲出公，又何必見南子言與行違，其所以不悅者一也。南子專政者也，又能敬籛伯玉，而知賢者也。倘敬夫子，而夫子告以正名之迂說，又告以求仁得仁之故事，未必不動其母子之天性，召蒯瞶，黜出公，而孔子且見有旦夕之禍，其所以不悅者二也。公山佛肸章，所稱子欲往者，將往未往之詞。子見南子，明是已見之詞，已見則夫子必有與南子問答之語，記者雖不載，而子路當時必知之，其所以不悅者三也。然則夫子何以矢之？

曰：「此夫子之怒詞也，怒野哉之由，屢說不明，故不得不以中人以下之語教之也。言予之正名，乃天經地義也，使予見南子而不告以正名爲急，則將獲罪於天，而天且厭之矣。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名不正，則不信，不順，而天將厭之。曰由也不得其死然，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厭之之明證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意非不善，而夫子亦呼天而斥之，何也？按儀禮喪服章，家臣爲大夫斬衰三年，以大夫而上同天子，僭也。此後進之禮樂也。夫子平日惡之久矣，然而不言者，居是國，不非其大夫故耳。一旦疾甚，而幾自陷於大不韙，則病間而安得不呼天以怒耶？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但知忠君耳，但知尊師耳，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鳴呼，此聖人賢人之辨也。」

正名者，何晏註，正百物之名。鄭康成以名爲字義，余獨取朱子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之說，語氣較近。

版權  
所有

二 四 年 三 月 再 版

新 式 標 點  
隨 園 文 選

洋 裝 一 冊  
定 價 九 角

源	文	胡	者	輯	選
忙	太	朱	者	點	標
寅	協	胡	者	閱	校
社	應	者	者	者	版
店	局	路	大	所	售
支	書	南	達	所	託
	益	河	大		
	廣	州	海		
		福	上		

！ 歡較蒙之少準檢信。隨一且美潔，印對圖本  
迎，惠弊發確貨添外時，定觀，紙刷嚴書社  
之尤顧，多，照配埠加並價，裝張精格；出  
至所比如塞無數，來碼不劃並訂整良，校版

章 簡 購 函 埠 外

帶，由信局。本件不費每書不因觀免票 不外二洋 足有寶  
力本購資匯社，會洋件掛收之油受須二收國角十二照餘價  
之社書洋款如不掛八另號。揭紙溼覆。郵以足二補寄加  
義無者力購由負有號分加寄如 不寄，油凡 票上通郵。遠三寄  
務代自，書民貴遺之。掛奉欲 開來如紙寄 一者用票，成置  
。付均，信任失郵一號，將 者，不以郵 概及，代 不，照

！ 竭誠歡迎，荷  
善。惠顧，如  
臻。供應，益  
迅速，檢配  
力圖，於  
涇路，口  
河南，路  
批發，所  
另開，本  
展營，業  
。茲為發  
訂購，日  
者。嘉許，  
。狼蒙，讀  
局經，書  
託廣，益  
書籍，原  
各種，標  
本社，出  
版

